

思無邪滙寶。

卷拾伍

韓慶堂博士·王秋桂博士 主編

三續金瓶梅(下) / 清·劉賓士 編輯

思無邪滙寶 ③④⑤ 冊／陳慶浩・王秋桂 主編

[三續金瓶梅]^(下)

／清・訥音居士 編輯

法國國家科學研究中心 合作出版
台灣大英百科股份有限公司
成易圖書有限公司 編輯製作

《思無邪滙寶》

總序

很多中國古籍，因戰亂、政治或其他原因，再加上自然的淘汰，消失在歷史的長河裡，其中尤以被視為俗文學的小說、戲劇、唱本等，流失最多。傳統漢文化輕視這些作品，公私書目中極少著錄，公私藏書亦鮮蒐集，且在元明清三代，屢遭禁止，毀版焚書，時有所聞。在各類書中，豔情小說，受害最烈。除了官方明令禁毀外，社會輿論、各階層的社會組織，都極力制止此類書籍之流通。但另一方面，社會的需要又使這些書籍不斷出版，地下流行。不過，在強力壓制下，很多書籍都消失了；遺留下來的亦往往因不能公開發行的關係，印刷極不講究，錯漏甚多。研究中國古代小說的人，往往從禁毀書目或其他批判資料中，知道這類書籍的存在而無從閱讀，偶然接觸到坊間流行本，卻又質量太差，不僅難以窺見原作的真面目，也難於作為研究的對象。

好在自本世紀以來，西方文學思想東漸，使學術界注意到小說的價值，蒐集資料，編寫書目，從事研究的人愈來愈多。豔情小說作為小說資料，漸漸被發現、介紹。另一方面，不少在本土消失的書籍，因早年流傳到海外，獲得保存，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俗文學書籍，當然有些是豔情小說。但無論是在海內外，這些資料均非一般研究者所能知，即偶有所知也難得一讀，更不要說作整體研究了。因此，直到目前還是中國古典小說研究中一個薄弱環節。

叢書總序

中國小說資料本國保存的不全，閱讀條件亦差，因而研究者往往需要飄洋過海，去域外讀這些書。前輩學人如鄭振鐸、孫楷第、王重民、劉修業、王古魯等，當代學人如李田意、柳存仁、吳曉鈴、馬幼垣、胡萬川諸位，皆曾專門去東西洋圖書館訪讀中國古代小說。本人多年來從事中國古典小說研究，有緣至世界各地讀書，深知其間艱苦，故發願將中外所藏明清善本小說，匯為一編，影印出版，供研究者使用。而身在國外，需覓國內合作者。數年前與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劉世德、石昌渝兩位合作，編纂《古本小說叢刊》，原計畫將明清善本通俗小說盡數收入。然限於出版環境，豔情小說未能廁身其中。因此，將這些小說另行刊印，是必要的。但此類書籍原來印刷多極草率，且以保存未精，常有缺文殘頁；且不少書文字已漶漫，即原書亦不易辨識，影印自難卒讀；若干書版本繁多，亦勢難全部印行。故當務之急，乃出校刊排印本；或據別本校勘，務求通讀；有不同版本者，又需一一校勘，作出定本，方能為研究者使用。將來有條件時再擇其中有價值而清晰者影印。

本叢書計收書五十種，採用版本超過百種，另又收若干附錄。除國內蒐集到部分資料外，大部分資料採自日本、俄羅斯、英國、法國、荷蘭、美國等諸國圖書館及私人藏書。其中如全本《姑妄言》、《海陵佚史》及《龍陽逸史》等，皆為首次面世者。《海陵佚史》為《醒世恆言》第二十三回〈金海陵縱慾亡身〉的前身，而比此回篇幅大一倍以上，主要是豔情描寫部分，這對我們了解《三言》的來歷大有幫助。《姑妄言》為雍正庚戌序抄本，長達百萬言，是繼《金瓶梅》後的一部豔情巨著。此書未見記錄，抄本是從莫斯科的俄羅斯國立圖書館引渡回來的。刊本《僧尼孽海》亦初次應用於校刊中。《肉蒲團》為常見之書，然流行者多為日本刊本或此刊本

之排印本；偶有用清刊本者，亦未經詳細校勘。本叢書所收之《肉蒲團》，根據有代表性之刊本抄本六種校勘，除錄入各版本書影外，又收各種插圖達百幅。各書之出版說明，既述故事梗概，說明所用版本情況及校勘各類技術問題外，關於作者及該書研究之成果，亦加簡述。此叢書所收諸書中，曾於本世紀排印出版者，不超過三分之一。這大概是歷史上第一次中國豔情小說的大結集，所收的超過現存已知的百分之九十以上。大陸近年來有豔情小說熱，出版了一批所謂明清豔情小說的書，其中大部分是言情小說，少數算得上豔情小說，但只採用一般坊本，整理粗糙，又隨意刪削，可稱劣本。禁錮不能抑制人性的需要，只能產生粗製濫造的劣品來。清代豔情小說屢禁不止，只弄得質量每下愈況，目前的情況亦復如此。

豔情小說有文言有白話，有長篇，亦有中篇、短篇。這批資料為我們展示了明清豔情小說的全景，亦讓我們看到文言小說發展到白話人情小說的若干線索。大致上文言小說到宋元，已漸衰落。明初瞿佑的《剪燈新話》，以及紛紛出現的仿作，可視為文言小說的中興。以後一直要待到《聊齋誌異》問世，文言小說又出現新高潮。但有一個過去少為研究注意的現象是元明時出現文言中篇小說如《嬌紅記》、《鍾情麗集》、《天緣奇遇》、《花神三妙傳》、《如意君傳》、《癡婆子傳》等，篇幅較過往的文言小說長，能容納更多的故事情節，有較多的細節描寫和對話；文體也由純粹的文言加入白話詞語。這批作品大多為言情之作，亦有豔情如《如意君傳》、《癡婆子傳》等，時代早的作品，文體較純；後來者則已雜有白話成份了。此類文言中篇，到萬曆年間發展出白話的才子佳人和豔情小說兩大流。由文言而白話的發展過程，在我們這套書中，也是有跡象可尋的。明清小說研究上常有繁本簡本出現先後問題的爭論，過去多從進化的觀點

叢書總序

來處理這個問題，認為簡本在前繁本在後。最顯著的例子是馮夢龍將二十回本的《三遂平妖傳》擴充為四十回本的《新平妖傳》。但研究者也發現有些小說是繁本在前簡本在後。豔情小說同一部小說出現繁簡本的情況甚多，為我們提供研究這一問題非常豐富的資料。其實繁本簡本雖然情節大致相同，但文字則有兩種不同的情況，一是彼此文字大部分相同的，一是彼此文字沒有直接的關係。後者我們還沒有深入研究，印象中似乎都是簡本在前繁本在後的。前者則可肯定是繁本出現在簡本之前，沒有例外。這或可成為我們判定明清白話小說繁簡本出現先後的通則。其原因並不複雜，在著作權沒得到保護的情況下，書商翻刻別家出版的小說時，為了爭奪市場，或以降低售價，或以增加故事情節去招徠，有時甚至是兩種手段並用。要降價勢必要減低成本，最省事的方法是減少篇幅；保存原來的故事梗概而刪去細節描寫和詩詞韻文。刪節者為求省時省力，不會另外寫一本書，而是就手上現成的書加以削減。因而絕大多數的文字是相同的。有的刪節者十分用心，要不是和繁本比較，幾乎找不到刪削的痕跡；也有些甚不用心，使情節斷裂不能通讀。又明清白話小說情節互相因襲情況嚴重，豔情小說更甚，若能分解構成各書相同或相類的故事情節，觀其流變，對了解各書之形成，彼此間的關係及其價值，也是有幫助的。

中國政治史甚發達而社會生活史料較欠缺，明清小說是了解當時社會的重要材料。豔情小說除了提供當時一般社會生活史料外，又特別反映了當時的性風俗、性心理等，為後人研究此一時期的性文化提供豐富的資料。近年國內外興起性文化研究熱，注意發掘歷代房中著作，目前除考古所獲得資料外，又從醫部整理出不少房中著述，有人還注意到道家 and 佛家的有關作品，但對明清豔情小說中之資料所知無多。本叢書不單保存了一些房中理論，更重要的是記錄了許

多此方面的具體例證，展現了明清兩代多采多姿的性文化活動。在世界豔情文學史中，中國豔情小說有很特出的地位。比較西洋豔情小說，中國小說起源早，類型多，表現出一種比較健康自然的性觀念，和西洋處在宗教強大壓力下的反抗性的豔情小說，所表現的被扭曲的性觀念大異其趣。日本的豔情小說，則是從翻譯到模仿明清豔情小說再發展出來的。本叢書的出版，不僅有助於我們研究中國豔情文學，亦為世界豔情文學的比較研究，奠定堅實的基礎。

豔情小說或被稱為風流小說、猥褻小說、穢褻小說、淫蕩小說等，諸家所指內容各不相同。本叢書所收乃是專以敘寫性愛或以敘寫性愛為重點之一的小說。《天緣奇遇》、《三妙傳》等文言中篇，《空空幻》、《都是幻》等白話小說，皆以敘寫男歡女愛為主，因直接的性愛描寫較少，故不選入本叢書中。有些書如《三續金瓶梅》、《梧桐影》等，雖亦未有大量直接的性描寫，然前者為《金瓶梅》續書，屬《金瓶梅》系列之一；後者為《肉蒲團》仿作，皆有助於全面了解此類著作，故亦收入。《情海緣》、《歡喜緣》兩書，雖為民國時期所編，但因雜抄自明清豔情小說，故亦收入供比較研究。本叢書亦收入日本漢文豔情小說數種為附錄，此類資料不多，但亦有參考價值。

西方漢學界較早注意中國性文化研究，五、六十年代，高羅佩就已寫出《中國古代房內考》及《秘戲圖考》兩書。隨著社會開放，性禁忌被打破，中國性文化亦成漢學家注意的焦點之一，豔情小說自然受到重視。有些豔情小說如《如意君傳》、《癡婆子傳》、《金瓶梅》、《肉蒲團》、《繡榻野史》等，皆有多種外文譯本。若干學者且寫出豔情小說的論文。本叢書的編輯顧問，都是研究中國古代小說的權威，無論在資料蒐集翻譯和研究方面，都是出色當行。雷威安的法譯全

叢書總序

本《金瓶梅》，韓南的英譯《肉蒲團》都得到漢學界的讚許。但因為中國豔情小說資料未經全面整理，不論是翻譯還是研究，都只是使用有限的資料。缺乏好的校勘本，自然不能希望有完好的翻譯本；缺乏全面的資料，亦難苛求出現原創性的論文。這套書將過去被禁毀最慘烈、流散在世界各地的明清豔情小說，鉅細靡遺，盡數收集，經過校勘整理，匯為一編，這是研究明清豔情小說的堅實基礎。明清豔情小說之欣賞、翻譯和研究都可開始了，我們期待著高水準的翻譯和傑出的研究成果。

陳鴻凡

一九九四年八月於台北

《思無邪滙寶》

編輯凡例

一、版本 廣收現存各種版本，了解各版本間之關係，比較其價值，並以最初或最優版本爲底本。

二、文字一般按底本錄入；底本有誤時據別本校改者皆出校記。底本不誤而別本文字可供參考者亦酌量錄入校記。

三、俗體字、簡體字不引起誤會者一般依正體錄入；可能引起誤會者則用校勘符號標出或於校記說明，必要時於出版說明統一交代。

四、本叢書一律以「。」號斷句，原書各種符號皆取消。句讀基本依原書；原書句讀有誤時改正，不一一說明。原書無句讀者補入。

五、校勘符號：

(1)原書誤字誤詞應改正者，於該字或該詞後用（）標示。

(2)原書文字衍出應刪去者，用∧∨標出。

(3)原書缺去應補入文字用〔〕標出。

(4)原書文字漶漫者逐字以□號標出。

(5)原書文字缺去者逐字以○號標出；數量不明者於校記中說明。

六、書影 所用各版本之扉頁、所有插圖、首回首頁、印記及其他有助了解版本特徵者皆

編輯凡例

收：序跋則依其重要性收錄，或全收，或只收首末頁。

七、各書皆有出版說明，述故事梗概，介紹作者資料，記版本情況及校勘有關事項。

八、附錄 各書後人序跋及有助於了解該書之資料，皆酌量附錄入書中供參考。

思無邪滙寶 參拾伍冊 目錄

《思無邪滙寶》總序 301

編輯凡例 307

目錄 309

三續金瓶梅(下) 311

思無邪滙寶 ③④⑤ 冊／陳慶浩・王秋桂 主編

「三續金瓶梅」
(下)

清・訥音居士 編輯

三續金瓶梅卷之五

訥音居士編輯

第二十一回 訪嬌娘西門迷本 包女戲屏姐正色

荒言莫敍。

却說西門慶這日才起來。玳安回說。匠人們來了。官人說。叫他們收拾罷。玳安答應。帶進匠人來。一齊動手。棚匠先從上房糊裱。木匠樓上安隔扇。瓦匠勾抹各房。油匠花園粘補油飾。只見房上房下。滿花園自大捲棚。翡翠軒。木香亭。藏春塢。玩花樓。臥雲亭。燕喜堂。芙蓉亭等處。共有三十多個匠人。鬧得滿院都是磚瓦木料。青白石灰。泥土鉋花成堆。只聽得鑄鑿斧鉅（鋸）之聲。擲磚搭瓦連響。西門慶查看了一回。說。細細的做。不可草率了。匠人答應。官人過前邊來。叫玳安備馬。帶上眼紗。同

二續金瓶梅

第二十一回

二九〇

思無邪滙寶

玳安出門往獅子街來。過了花子虛的舊宅。走到西頭。果然有個小胡同。進了南口往西拐。真有一個小廟兒。從小廟前往南。就看見大公館。一直奔到路東第二座店。果然有紅紙報條。來至門前。玳安說。只管進去。在後頭呢。官人下了馬。進入裡面。見前邊一層倒是伙房。兩邊是馬棚。中間一個穿堂門。進去都是一間一間的房子。對面四合。坐北有三間正房。南邊有一眼井。官人說。在那裡坐。玳安說。爹先在正房裡坐着。他們還不知道呢。官人進了上房。只見設擺着桌椅。倒也乾淨。在上首裡坐下。只見各屋裡巴頭探腦。玳安大叫。老板在那裡。只聽一人答應說。出去了。就來。我找他去。官人只得等候。與玳安閒談。等了半日。老板才來了。進門就磕頭。說。不知今日大駕光臨。小的才出去買脂粉去了。他們也不認得。茶還無遞呢。官人說。我又無說下。你怎得知道。不大緊。你姓什麼。老板說。小的姓毛。官人說。你們正角有多少。老板說。生旦淨

末丑是五對。外有正旦。花旦。樣旦三對。還有老外。老旦。翠花生。武生。文丑。大花面。油花臉七對。連柴頭吹歌五對。共二十對。西門慶說。昨者那一個叫美姐的。是什麼旦角。老板說。他是花旦。官人說。還有好的無有。老板說。我們一班中。他是帽兒。人材又好。所有的粉戲。他會得多。餘者一個正旦叫鳳兒。一個樣旦叫玉兒。一個貼旦叫三元兒。都比他次一等。官人說。那兩個我看見了。你把美姐與三元兒叫來我看。老板答應。去不多時。回說。叫了。梳洗了。就來。一面獻上茶來。說。老爹淨吃酒。還是連夜。官人道。明日我才去呢。老板答應。只見從東屋出來了兩個嬌娘。一個是美姐。那一個無見過。大概是三元兒。二人來至客堂。插燭也似磕了頭。西門慶先不看美姐。留神細看三元兒。但見眉目五官雖然端正。無甚風流媚氣。腳兒雖小。配着紅綠衣裙。不見動人春色。官人說。你就叫三元兒麼。婦人答應。是。又問。多少歲了。答道。二十歲了。官人又看

二續金瓶梅

第二十一回

二九二

思無邪滙寶

美姐。另一番出色。自古道。情人眼內出西施。看着他如花似玉。正是。

恍似嫦娥離月殿。

猶如神女到席前。

別說一個三元兒。就是十個也比不上。官人道。留下美姐兒。叫那一個去罷。於是擺上酒。上了十六個菓碟。美姐兒忙斟了酒。尖尖十指。雙手奉與官人。說。酒不好。喝個手（夠）罷。官人接來。叫他坐下。一面喝。一面看。越瞧越愛。說。你會唱什麼。美姐說。會唱崑腔。官人說。還會什麼。答應道。還會唱南曲兒。官人說。甚好。我最愛聽南曲兒。你唱兩個我聽。美姐叫老毛拿了琵琶橫笛鼓板來。老毛彈着。美姐唱了個南疊落。果然另一個味兒。不獨嗓子好。一切發脫賣相。蘇白南韻。十分動人。別說優伶小唱。就是院中的妓女。也不是他的對手。把西門慶喜了個拍手打掌。說。你過來。叫他坐在膝蓋上。一遞一口的吃酒。美姐施展本事。又做千般妖媚。萬種輕狂。把西門慶的魂勾得出了竅了。不知要說什麼。又唱

了個粉紅蓮。官人說。好是好。不如你下地兒。拿着式子。唱兩隻崑腔我聽。美姐答應說。爹聽什麼。官人說。你唱一隻琴調。老板吹起來。官人自己打着板。美姐下地走着。唱了一隻。官人連聲喝采。說。你再唱一隻佳期我聽。老毛又吹起笛來。美姐又拿着式子。唱了一隻。不但字句清楚。一切顫飛哦洩。唇齒喉音。無一不備。把官人聽呆了。一失手。將淮鼓落地。把美姐兒笑成一團。官人說。你笑話我。我就不饒你。順手牽羊。把美姐拉到裡間屋裡。老毛忙把簾子放下來。就溜了。他二人樂極情濃。將美姐按在床上。現成的夾紬帳幔。鋪設着栽絨毯子。一張炕桌。兩個坐褥。美姐說。不用忙。把桌子挪在一邊。兩個坐褥湊成一處。說。我還得告便。去去就來。說罷。往後頭去了。去夠多時。只見他脫了裙子。口含着香茶。笑嘻嘻的不進來。官人急了。跑出來抱入房中。二人殢雨尤雲。魚水和諧。說不盡相親相愛。百樣溫柔。足有兩個時辰。雲雨已畢。二人復又

二續金瓶梅

第二十一回

二九四

思無邪滙寶

入席。老毛又來了。說。請老爹吃飯罷。官人說。有就拿來。於是衆柴頭七手八脚擺了一桌子噉飯。美姐又斟了酒。陪了幾盅。上了羹湯點心。吃了飯。點上燈燭。又唱了一回。官人甚喜。柴頭送了鋪蓋粧臺來。又飲了幾杯酒。官人說。睡了罷。二人進房。把門關了。老毛看着收了傢伙。才吃飯去。這裡二人脫了個精光。復合雲雨。美不可言。原來蘇杭婦女與北方不同。離不了處女丹。揭被香。奇巧的睡情。勾魂的妙法。把西門慶治住了。遍體酥麻。由不得許金許玉。海誓山盟。如漆似膠。顛鸞倒鳳。一夜無眠。直纏至東方大亮。次早。官人先起來。美姐兒頭昏腦悶。爬不起來。官人說。你怎不誇嘴了。有本事再試一試。美姐說。不敢了。你們北方人惹不得。官人說。不妨事。你喝口酒。多躺一回就好了。於是把昨日剩的酒喝了幾口。蒙上頭又睡了。官人在一旁坐着。等了半晌。只見美姐醒了。說。我好了。這才穿衣下床。二人梳洗已畢。老毛拿了三鮮腰子湯來。

每人吃了半碗。官人說。我要回去了。叫玳安拿出五兩銀子來。遞與老板。千恩萬謝。美姐捨不得。苦留不住。官人戴上眼紗。騎上馬。帶着玳安回家去了。來到家中。也不往後邊去。到了書房。換了衣服。叫王經往謝希大家先送壽禮。又騎上馬。往他家做生日去了。整吃了一日酒。也有幾個親友摘不開。至晚回家。到上房坐了坐。說我乏了。就往翠屏房中來。紫燕接了衣服。屏姐說。擺酒罷。官人說。不喝了。在謝子純那裡整吃了一日酒。太多了。喝盅茶罷。紫燕遞了茶。二人坐下。屏姐說。爹昨日在那裡歇了。官人說。在院裡。吃了一夜酒。屏姐說。還謊呢。聽見你把對子戲的美姐兒又掛拉上了。官人說。你怎麼得知道。屏姐說。我有耳報神。虧了是我聽見。若是別人聽見了。爹又要吃不了兜着走罷。官人說。好油嘴。你告訴我。屏姐說。夠你猜半年的。白日裡小工子往棚匠說話。他說。邀你幾天活。棚匠說。在那裡。小工子說。對子戲班裡要糊棚。煩他

二續金瓶梅

第二十一回

二九六

思無邪滙寶

叫匠人說。這裡老爹要常過去。怕屋子冷。棚匠說。散了工瞧去。小工子又說。這老爹才會樂呢。包了他的帽兒解悶兒。比聽戲如何。有錢使得水推磨。我在傍邊坐着瞧糊窗戶。他無心說。我有心聽。你還弄神弄鬼不告訴我。這有什麼。打量我是醋罈子。往理上說。錢是爹掙的。愛怎麼樂。誰敢管着。就是我們幾個屋子。爹愛在那裡就在那裡。講什麼那屋裡多去了幾趟。那屋裡又少去了幾趟。人不是一樣告訴我。怕什麼。官人說。不是瞞你。怕的是人多嘴雜。你既知道。我告訴你。前者那一個唱賣胭脂的。名叫美姐。我很愛他。因此昨日在那裡過了一夜。屏姐說。他們唱戲的也接人麼。官人說。錯了。是我。不能接別人。這個唱戲的比院裡的婊子還好呢。只你知道。別告訴人。屏姐說。幾時你見我說過什麼不是。我也不問。試試你的心。別人我也不管。拿我說。你包着十五個。不與我的筋疼。只不要傷了身子是真的。難以抵換是假的。懶入公門說

一遭兒。老婆漢子是眞的。那個浮萍草有根呢。一席話。說得西門慶心服口服。說我娶着了你了。句句說得入骨。疼殺我了。叫我心裡痛快。叫紫燕泡盅好茶吃。咱們睡覺。屏姐瞅了一眼。說。這們（麼）早就要睡覺。可要老老實實的。丫鬟遞上泡茶。二人喝了。攜手入房。同上牙床。鴛鴦交頸。親親熱熱的睡了。不言屏姐房中之事。且說這日過了重陽節。西門慶在上房坐着。與月娘閒談。說。明年九月節。咱們訂做些花糕吃吃。昨日買的這花糕無有味。我記得前任李知縣送我的那花糕好。是五層翻毛皮。夾着山楂荔枝各樣的菓子。甚實可口。那時叫他們照樣兒做了。一半送人。一半自己過節。月娘說。可是好呢。這幾年也無吃着好的。買搭的不過是個名兒。正說着。玳安進福兒回話說。各處的工程都完了。請爹查看。還欠他們三十兩銀子。工程頭兒還往老爹討賞。官人說。我都看見了。活計做得好。兌給他們三十兩銀子。外給匠人們一頓

二續金瓶梅

第二十一回

二九八

思無牙滙寶

飯吃。多給他們些酒喝。說我說了。做得好。再有了工程。還叫他們做。二人答應。兌了銀子。開發衆匠人去了。話分兩頭。再說袁碧蓮自從捱了打。大病了一場。原有身孕。幸無傷胎。過了半年。將近臨月。不想被鄭婆聞知。忙來見金寶。說。我告訴你一件事。金寶說。什麼事。鄭婆說。袁碧蓮有了孩子。將近臨月。他家無人。趁此機會。我常與他貼好兒。買住他的心。臨期自不請別人。我與他收生。他又是一個頭生兒。偷了他的衣胞來。用陰陽瓦焙了。配上懷胎的藥。你與珍珠兒都吃了。不拘誰。若坐了胎。養個男娃子。把他們都襯下去。比你那胭脂粉計如何。金寶大喜。說。到底媽媽是上年紀的人。想得到。這一向他爹也瞧俗了丫頭。無本事拴不住他的心。白費了我多少工夫。媽媽此計。真乃擒龍捉虎的手段。若我們兩個吃了藥。我倒靠不得。珍珠兒十拿九穩。怎麼說。我在院裡這幾年。未免受了傷。他是個才開花的女兒。有什麼不見效的。若是不拘誰

養了男娃子。不但把他們襯下去。還要賺他許多的金銀。但此物難得。千萬別叫他知道才好。鄭婆說。這個不難。只要我手急眼快。百般的工夫。無有得不了的。金寶說。事不宜遲。先把他買住才好。鄭婆說。還得下本錢。先買些雞蛋。小米。紅糖。白糖。拿了去。我好說話。金寶說。不用買。都現成。說着。叫珍珠兒取出來。見一百個雞子。二斗小米。五斤紅糖。五斤白糖。放在桌上。說。還有核桃。芝蔴。要不要。金寶說。用不着。鄭婆說。這是那裡的。金寶說。事有湊巧。這東西有了日子了。還是鳳凰下蛋的時候。我買了要送去。見別人比我的強。賭氣子無給他。賺下的。婆子說。也用不了許多。拿了五十個雞子。半斗小米。紅糖白糖各分了一半。裝了一盒。小米裝個小口袋。說。我去了。攜男抱女往外廳走。一邊走着。一邊打算。畢竟此去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閒詩不錄。

却說鄭婆鋪謀定計。暗算碧蓮。拿了盒子。使了一身汗。來至進福門首。說。袁妹子在家麼。碧蓮說是誰。出房一看。見是鄭媽媽。嚇了一跳。說。老太太從那裡來。婆子說。特意瞧你來了。碧蓮說。請屋裡坐。忙遞了一盞茶。說。一向未能給你老人家請安。今日不知有何見教。婆子說。你還提呢。我知道你難往那裡去。委屈你病了一場。我也難來瞧你。逢人至人打聽。說你好了。我才放了心。勸你別惱他。那日他喝醉了。言投意不和。起了疑心。與你鬧起來。把我急得了不得。你走了。我說了他半夜。他才明白了。他就是雷聲大。雨點小。有嘴無心。如今好不後悔。倒不好見你了。昨日還是聽見我說。你差些把人家的孩子打掉了。眼看着要臨月

了。他心裡很過不去。叫我拿了這盒子東西與你賠不是。說但願你養個小子。別計較他。等你養了。還來瞧你呢。碧蓮先打量不知什麼事。聽婆子一片□說。把心才放下來。古語云。女人見不了三句好話。見金寶回心轉意。信以爲實。說。主子打奴才是常事。六娘太多心了。又賞東西。實當不起。明日再磕頭去。婆子說。你這幾日怎麼樣。我看着不遠了。碧蓮說。我也不懂得。又無娘家。地北天南。明日要養時才苦呢。他又常不在家。連個作伴的也是無有。風火事要來了。誰請姥姥去。不怕你老人家笑話。至今連一尺布也無有。要張紙在那裡。婆子聽了。正中下懷。說。你說的苦情。我是個心軟的人。你放心。一切應用都交給我。有人就罷。若無人。我就會接小人。碧蓮說。倒不知老太太有這段本事。就只誰敢勞動你老人家。婆子道。這有什麼。你若不棄嫌。我還要認你作個乾女兒。碧蓮說。求之不得。只怕老人家是頑話。婆子說。你果然願意。就叫我

聲娘。碧蓮連忙跪下說。我的親媽。婆子大喜。說。我兒從今不用愁了。接小人熬粥。有什麼都交給我。無有不盡心的。碧蓮說。全仗着母親疼愛。說罷。放了桌子。讓虔婆上坐。有現成的酒。還有兩個柿子。一嘟嚕葡萄。裝了兩碟。說。母親來到屯裡了。喝口空酒罷。說着。斟了一盅。遞與婆子。虔婆說。又生受我兒了。碧蓮陪着喝了兩盅。吃了幾塊柿子。婆子說。這個你倒少吃。看寒了胎。碧蓮說。吃不得就不吃他。婆子說。是親三分向。是火熱爐灰。如今你既是我的女兒。福官就是我的女婿。你們可別拿我當外人。叫你女婿諸事不用管。家裡有我呢。碧蓮說。他算不了人。他還不知叫誰管呢。有你老人家。是他的造化好多了。婆子說。我也不可久坐。還得給你張羅事去。說罷。站起出門去了。回至樓上。歡天喜地。說。好事辦成了。倒湊巧。這就是你們的小造化。不但他願意上當。還認了我做乾娘。既認了親。這事易如反掌。金寶喜得拍手打掌。說。這才是個

二續金瓶梅

第二十二回

三〇四

思無邪滙寶

瞎子。給個棒槌就認了真。得了他的紫河車。我們就有了本錢了。珍珠兒說。吃了就有麼。金寶笑了說。這才是個傻子。春天不下種。苗從何處生。吃了他。如同上地。還得下種兒。才能有呢。你可好生記着。吃了藥。若帶不上身子。挖了你的眼睛。珍珠兒也笑了說。這可由不得人啊。話休饒舌。過了幾日。婆子買了些草紙。白布。藍布。還打了一瓶黃酒。拿到碧蓮屋裡。正遇見進福在家。見他拿了許多東西。心中甚過不去。說。這個乾女兒認不着了。倒叫老人家操了心。婆子說。姑爺說那裡的話。也是娘們的緣法。盡點心也是該的。進福道了謝。就出去了。碧蓮也道了萬福。讓婆子坐下。遞了茶。才待打包袱。忽然一陣肚子疼。站立不住。婆子說。你過來我瞧瞧。看了看手。說。還早呢。這叫轉胎。你把東西收了。過幾日我再來。碧蓮忍着疼說。媽媽忙什麼。婆子說。還有事呢。說罷。告辭回家。見了金寶。說。你大喜了。金寶說。什麼喜。婆子說。袁碧蓮有了信了。金

寶說。怎見得。婆子說。今日我去了。正遇他轉胎。也不過三五日就養了。金寶喜之不盡。過了五日。不見動靜。婆子說。我再看看去。言罷。下了樓。往碧蓮房中來。相離切近。只聽得屋內有人哭。婆子進房一看。原來是碧蓮要養了。疼得滿炕亂滾。婆子說。不要哭。我來了。婦人才住了聲。說。親娘。疼殺我了。婆子道。我來得巧了。說。不用忙。我瞧瞧。伸手一摸。說是時候了。說着。王六兒也來了。說。我說是不是。才我還在這裡。他說還早呢。不是石頭兒說他哭。我還不知道呢。虧了老太太在這裡。不然還了得。婆子說。你來得正好。快上來抱住他的腰。前頭有我呢。王六兒果然把他抱住。碧蓮疼得更緊了。淚如雨下。說。這可了不得。我好了。與他隔了房。再不受這個罪了。婆子也笑了。說。姑娘。這個嘴可落不得。說着。又一陣疼。虔婆寸步不離。又連疼了幾陣。婆子說。把他按住。用手在肚子上。一揣。只聽呱呱的一聲。養了個白胖的男娃子。婆子大喜。也不言語。

二續金瓶梅

第二十二回

三〇六

思無邪滙寶

手急眼快。取下衣胞。褲腰上有個兜子。眼所不見。藏在裡面。這才收拾小兒。王六兒撒了手。說。胎包在那裡。婆子說。等了半日。未見下來。男胎火力大。想是化了。王六兒也不在意。說。人好就好。你老人家收拾着。我給他熬定心湯去。說着。出去了。婆子得了手。說。我兒大喜。養了個男娃子。婦人點頭。要瞧。婆子說。別睜眼。看傷了元氣。碧蓮又把眼閉上。婆子得便。拽藏妥當。王六兒拿了粥來。給他喝了。倒是年輕氣壯。不多時。精神百倍。說。我好了。過幾日親身給二位磕頭。王六兒說。這就不怕了。婆子說。有你看着。我歇歇去。王六兒說。老太太乏了。有我呢。就請罷。婆子得便出房。回歸樓上去了。笑嘻嘻見了金寶。說。這才湊巧呢。寶貝拿來。了。於是從兜子裡取將出來。與金寶觀看。金寶一見。滿心歡喜。說。媽媽真有妙法。海底摸珠的手段。即收藏起來。說。種子方在那裡。鄭婆說。現成的。等我取去。說罷。回房取了來。說。誰打藥。還得囑咐他。有人問。就說

替別人打的。金寶說。知道。即把王經叫了來。說。有替人配的一料藥。快些打來。王經答應。接了方子。說。面子藥還得研呢。說罷去了。去夠多時。將藥拿來。說。這個藥有油性。好容易才研開了。原來是黃面子。通共二兩。婦人收了。婆子找了陰陽瓦。在後院子裡將紫河車扣在裡面。用鹽泥封口。着磚支好了。使炭火慢慢炙去。費了一日的工夫。才炙乾了。拿出來去淨火毒。研成細末。兌上種子仙方。合妥了。用戥子秤來。整三兩五錢一包。分作六包。每人三包。婆子看着金寶與珍珠兒用黃酒次早吃了一服。晌午吃了一服。晚上又吃了一服。一日之間。把三服吃完。可煞作怪。碧蓮三日鄭婆洗三。奶就下來了。一日吃不了。到了第四日。這裡服了藥。碧蓮格登的無了奶。一口也擠不出來。小兒無吃的。慌了手脚。忙把鄭婆請了來。說。母親。這是怎麼了。昨日好好的。今日就無了奶了。婆子假意驚慌。說。必是脚硬的踩了奶去。快買湧泉散七星肘子吃。

二續金瓶梅

第二十二回

三〇八

思無邪滙寶

言罷。虔婆就走了。碧蓮叫進福買了藥來。一連吃了三服。又喝了肘子湯。杳無音信。娃子餓得只是哭。幸而芙蓉兒來看。給他吃了一頓。才不哭了。自碧蓮斷了奶。多虧芙蓉兒每日將養。小兒才保住了。按下不表。再說馮金寶與珍珠兒二人吃了藥。只覺肚子裡發熱。相火攻心。盼官人回家。只不見來。誰知又在東大店戲班裡與美姐兒住了。二人一夜無眠。珍珠兒說。這藥吃了好難受。心裡癢癢楚楚。只想爹來了才好。金寶說。我也是如此。這行貨子又不知往那裡去了。急得人胡夢顛倒。說着。天亮了。二人梳洗。擦了粉又洗了。從新又擦。抹了胭脂又擦了。從新又抹。好容易才梳完了。娘兒兩個對薰香香串香包帶了一身。梳得兩鬢蓬蓬的。纏得小腳兒尖尖的。穿上了紮繡的衫裙。帶上了響鐲環珮。打扮得花朵兒一般。千嬌百媚。別樣溫柔。咬指托腮等候。只不見來。這一日如過一年。躺着也睡不着。坐着只是發戩。直盼至日落。西門慶才

來了。珍珠兒忙跑下樓。迎至儀門。手拉着手兒。把官人接上樓來。金寶一見。眼內發火。恨不能一口水把他嚥在肚內。說。怪行貨子。真無良心。我們是你的受用兒。高了興。十天八天的戲弄我們。遇了新鮮三不知。又不知掛拉上誰了。官人說。無往那裡去。昨日在鋪子裡算賬。天晚了沒得回來。今日又叫謝子純邀到酒樓上。吃了一日酒。故此來晚了。金寶還要說幾句。又怕得罪了他。把話掩住。說。咱們喝酒罷。珍珠兒忙擺上酒。斟了盞。三個人坐下。擺了許多的南菓子。飲了一回酒。官人叫珍珠兒唱曲兒。那裡唱得上來。唱了三個倒錯了兩個。西門慶說。這小肉兒怎麼了。珍珠兒只是笑。金寶鬧得酒也喝不下去。不等官人說話。二人連推帶搯。把官人拉入房中。按在床上。剝了個精光。二人也脫了衣服。這一夜。他們商量着把西門慶翻江攪海。鬧得時刻無閒。官人也笑了。說。這兩個人瘋了。倒像幾年未見漢子的。珍珠兒說。好容易得住你。

二續金瓶梅

第二十二回

三一〇

思無牙滙寶

我們要本利還家。官人說。既如此。可別央及我。眼所不見。吃了一丸三元丹。復合雲雨。藥性發作。把二人鬧得氣喘吁吁。香汗淋漓。無□兒不叫出來。官人說。你們可草雞了。雲行雨施。直狂至東方大亮。三個人起來。金寶還好些。珍珠兒到底歲數小。鬧得頭昏腦悶。兩條腿亂戰。扎掙着下了床。三人梳洗已畢。鄭婆端了三鮮腰子湯來。每人吃了半碗。西門慶穿好衣服。到上房坐了。片時說了此（此三）閒話。叫進福備上馬。帶了玳安上衙門去了。這一來畢竟又當如何。再看下回分解。

第二十三回 祭竈神珍珠見鬼

現世報鄭婆遭瘟

荒言莫敍。

話說光陰似箭。不覺過了三個月。自鄭婆配了種子方。二人吃了。果然是珍珠兒帶上了。每日害口。杏乾山裡紅不離嘴。各樣兒想着吃。吃了又吐。西門慶也喜得了不得。掰着口兒問如何。又請太醫與他安胎。把個春娘聞知。氣得難過。說。我們正頭鄉主都帶不上。怎麼三不知這丫頭就帶上了。要是我們楚雲。我倒無說的。那丫頭算什麼要緊。身無四兩。活像個浪三兒。給我們楚姐拾鞋也不要。偏那行貨子愛他。往着楚雲說。也怨不得你爹。他那裡格得住那丫頭招。你看每日打扮得還像麼。跟着那院裡出身的媽。教得擠鼻子弄眼兒。浪不出水來。如今帶上身子。越發狂得了不得。給他熬藥煎湯。見了他眉歡眼笑。磣殺我了。楚

二續金瓶梅

第二十三回

三三

思無邪滙寶

雲說。他還可恕。都是他娘教的。還無聽見他們說呢。明日養了。一定是個男娃子。長大了叫他念書。也像孝大叔那麼考。考中了。他就是人了。春娘笑成一團。說。別說了。我從腳後跟麻到脖頸子上了。好個不要臉的蹄子。臉都無了。偷着跟着主子睡了幾夜。帶上孩子。還不知臊呢。倒貼在臉上。十幾歲的人就久慣牢成。再過幾年就要成精了。正說着。只見玳安回話說。請示奶奶。明日祭竈。領了錢好去置辦。就照舊。還添什麼。春娘說。老規舊例。有什麼添的。你先辦了。明日再領。玳安答應去了。春娘來到上房。見了月娘。說。差些兒忘了事。明日又是小年下。祭了竈。咱們在那裡擺酒。月娘道。今年天冷。別處都不暖和。你那樓上新收拾得很好。又暖和。就在你那樓上。咱們鬪牌耍子。豈不是好。春娘說。就是這樣。正說着。西門慶來了。月娘說。我們才商量了。明日在二娘樓上過節。好不好。官人說。我正要在那裡。咱們試試新。糟蹋糟蹋他。春娘說。你

糟蹋誰。那只是我常糟蹋你。說得月娘也笑了。又說了些散話。官人說。你們坐着。我睏得了不得。歇覺去。說着。往屏姐屋裡來。紫燕接了衣服。換了便衣。屏姐說。不喝酒麼。官人說。你們慢慢的擺好了。我閉閉眼睛。就來。說着。進到屋中。枕着靠枕就睡着了。紫燕蓋了一件大毛斗篷。屏姐在傍邊坐着。只見官人一翻身。拉住葛翠屏說。睡不成。你吸得我受不得。咱們喝酒罷。於是二人入坐。紫燕斟了酒。夫妻對飲。屏姐說。我聽見珍珠兒帶上身子了。官人說。三個多月了。屏姐說。我不好罵你。大丫頭你一個無放。明日要對養起來。都認不出來了。我們有了。名正言順。他們養了。你臊不臊。明擺着偷餓抹嘴。不打自招。官人說。你們都搭了伙計。都是一樣的麻犯我。我說了。誰要多嘴多舌。我就不饒他。今日你又說。我先拿你開張。說着。把屏姐拉到屋中。屏姐只是笑說。我不敢了。官人那裡肯依。把他強拉入帳中。解衣上床。不免郎才女貌。魚水之歡。

二續金瓶梅

第二十三回

三十四

思無邪滙寶

不在話下。一宿晚景不提。次早起來。梳洗已畢。西門慶往竈君廟行香去了。公事已畢。至晚回家。先到竈王神前擺上祭禮。拈了香。行了禮。衆姐妹也磕了頭。官人過春娘樓上來。衆人一齊上樓。在新安的暖閣內團團坐下。玉香遞了茶。月娘舉目觀看。只見屋內糊得雪洞一般。滿堂的字畫。擺設着硬木桌椅。正中有十二扇圍屏。一張拔步大床。西間是一架落地明地罩。一張大理石面大八仙桌。桌上擺着一個素密花罽。前邊是一個三香菓盤。南床上炕桌上設都盛盤文房四寶。引手靠背俱全。當中一個大罩子盆。八張太師椅子。裡間是新安的八扇碧紗廚。北面是真假門。一對大穿衣鏡。一個月牙桌上設着隨手粧臺。床上掛着繡花帳幔。地下有四盆花。一對梅粧。一對天竺。桌上一個寶鼎。一張瑤琴。湘簾一落。滿樓上香氣撲鼻。月娘說。你倒是個能人。真會陳設。誰屋裡也無你這樓上雅趣。春娘說。有什麼陳設。不過我愛乾淨。一日多

揮幾遍。有何雅趣。說着。中堂上擺上桌椅。上了糖食菜品。官人與衆姐妹團團坐下。滿樓上點起紗燈羊角燈。把酒來斟。妻妾開懷暢飲。下面四個家樂。琵琶箏笛。唱崑腔小曲。飲過數巡。月娘說。別叫他們唱了。咱們打牌罷。於是在東間內另放一張八仙桌。鋪上紅氈子。放上卅二張牙牌。兩個骰子。一齊坐下。告了么。月娘的頭牌。鬪了一回三天九滿了。次是黃姐好牌。打了個全探山後。第三是西門慶。鬪了副對九滿了。第四是春娘。無有牌。滿了個鑽三兒。打了半日。藍姐金姐屏姐都輸了。又添上文武對弟兄點的色樣。打了一回。官人與金姐贏得多。月娘春娘藍姐屏姐黃姐輸苦了。按下這裡打牌不提。且說珍珠兒唱了一回。趁打牌的空兒。到廚房裡與王六兒要酒吃。說。今日天太冷。嘴都唱涼了。這王六兒拿了一壺酒。兩塊關東糖。說。你就着爐子喝倒暖和。珍珠兒接來。也給王六兒斟了一盅。自己也喝了一盅。見炕爐子封着。說。我何

二續金瓶梅

第二十三回

三一六

思無邪滙寶

不烤烤。於是上了爐臺。騎着爐口烤火。兩隻手吞在裡面。騰着衣衫。說。我這才是騎着竈王爺的脖子呢。這一句。誰知惹惱了東廚司命。且說每年臘月廿三日。竈王在各處受享香火。清查人間善惡。彙奏上帝。這日正查至西門慶廚下。見一四眼女子騎着爐口烤火。衝了爐光。急忙迴避。聖心大怒。即看了善惡簿。說。他身懷不正之胎。全是虔婆作惡。吾神未及查出。使他漏網。不知小心謹慎。反衝撞吾神。十分可惡。說罷。用聖手一指。噴了一口法水。只見珍珠兒翻身栽倒在地。目瞪癡癡。口內胡言亂道。二目如燈。王六兒着了忙。跑到樓上叫。六娘。快瞧珍珠兒去。官人說。怎麼了。王六兒說。他說天冷。往我要酒喝。在爐子上烤火。正說着話。只見他打了一個冷戰。就栽倒在地。口內胡言亂語。只是求饒。金寶慌了。大家稱奇。一齊來到廚房。舉目一看。只見他躺在地下。說。天神爺。饒了我罷。衝撞了神祇。是我無心。再不敢了。衆人都詫異說。這是

一件怪事。金寶上前才要扶他。珍珠兒更嚷起來。說。別動。我肚子裡的腸子都折了。正亂着。鄭媽媽也來了。說。怎麼了。我瞧瞧。珍珠兒說。你快躲開。罪魁來了。婆子說。少要胡說。我從不信鬼神。你是撞客了。快拿桃條來。拿硃砂噴他。打着問他誰是罪魁。我把你這邪神怨鬼送到陰山背後。叫你頂冰。試試老娘。還不快走。他這裡胡言亂語。竈君聽得明白。說。他罪重如山。還敢不信神佛。胡言亂語。他要打誰。說着。氣衝兩脇。口中念念有詞。道。急說。快把個屈死鬼拘來。一身濃疥。往竈君叩頭說。拘小鬼那邊使用。竈君道。今有虔婆鄭氏。移花接木。作惡多端。叫你魔障他一個月。現世現報。但他陽壽未終。魔障得他怕了。速去托生。不得有誤。竈君說罷。站起。帶領判官童子往別家查善惡去了。再說濃疥鬼領了法旨。見人多。不敢上前。看着婆子瞎鬧了一回。珍珠兒甦醒過來。大家才放了心。衆丫鬟攙扶着珍珠兒。送至樓上。衆姐妹各自歸房。西門

二續金瓶梅

第二十三回

三八

思無邪滙寶

慶同金寶來看珍珠兒。金寶說。我兒好了麼。珍珠兒放聲大哭說。心裡好難受。腰節骨又酸又疼。正哭着。一陣肚子疼。往茅司裡飛跑。將蹲下。又一陣疼。把胎氣就掉下來了。嚇得亂嚷。金寶下樓一看。見他掉了。說。可惜。還是個男胎呢。灰心喪意。把珍珠兒帶回房中。官人說。怎麼了。金寶說。貓咬尿胞。竹籃打水。想不到他小月了。西門慶嘆氣不語。歎了半日。賭氣子睡了。不言樓上之事。且說濃疥鬼跟了虔婆回到房中。這才得了手。抓了一把沙子。往着婆子一灑。婆子才坐下。哎喲一聲。栽在爐炕裡。官人驚醒。同金寶下樓。聽了聽。是鄭婆的聲音。忙進房一看。見婆子爬上爐炕。滿嘴胡說。起了一身潦漿大泡。滿地磕頭。只叫。天神爺饒命。再不敢了。又見到像有人問他。自己通說。說我姓鄭。名叫胖姐。從十三歲就叫個小官破了瓜。被他拐出來。我當是好意。誰知把我賣到水裡。無法。做了十年買賣。雖坑了許多客商。遇見性暴酒醉的。我也吃了

好少的虧。後來從了良。可好了。誰知是個毛賊。每日與他窩贓。犯了事。又坐了半年監。把他發配了。虧了我偷空養漢。牢頭替我打點。將我作了官妓。做了些沒天理的事。就該改惡從善。不當又買良爲娼。損人利己。太認得錢了。這是我自做自受。我都招了。若問什麼車我無坐過。只求饒命罷。又見他自己抓自己。把衣服撕爛。一身泡都抓破了。黃水直流。說道。招了。招了。金寶說。媽媽。你怎麼了。抓着不疼麼。婆子聞言。大罵說。碰了我的蟒袍了。將破衣脫了個精光。滿地滾得頭髮稀爛。說。都不是爲你。叫我受這樣罪孽。說着。哈哈大笑。說。我可發了財了。這一身珍珠。一輩子使不了。笑罷。又抓。抓得鮮血直流。官人摸不着頭腦。亦不敢上前。無奈。叫王經看守。送茶也不喝。送飯也不吃。每日吃屎喝溺。一連廿幾日都是如此。金寶只是哭。也不敢見面。這日衆姐妹在上房吃飯。金寶不在坐。月娘說。金家樓上也不知怎麼了。珍珠兒掉了崽子。不過

是撞客。鄭媽媽爲什麼瘋了。日子也不少了。春娘冷笑說。姐姐是至誠人。不問也不好說。一樣的姐妹。誰肯多言。今日他不在坐。說句公道話。不算口過。千字文上說的。禍因惡積。福緣善慶。他娘兒們太欺人了。無處不嫉妒。鄭媽媽自己通說。想他是什麼出身。六姐在行院多年。久經大敵。還講什麼仁義禮智。這是天災。叫他出醜呢。衆姐妹點頭。笑而不答。正說着。西門慶來了。衆人站起。官人也不坐下。月娘說。從那裡來。官人搓着手說。了不得。鄭媽媽斷了飯了。王經報來。我親眼看見躺在地下喘氣呢。月娘慌了。同衆姐妹來到樓下。進房一看。只見他倒在地下。叫着不應。月娘說。這可怎麼樣。難道看着不成。大夫也無益。還不請個僧道與他禳解禳解。一句話把官人提醒了。忙叫玳安請了玉皇廟的吳道官設壇拜懺。念了三日經。可巧正遇濃疥鬼魔障已滿。托生去了。鄭婆才得了命了。有勸世文爲證。

善有善報。

惡有惡報。

天網恢恢。

疏而不漏。

大家歡喜。馮金寶看着將養了半個月。漸漸的好了。瘦得不像人。週身的皮都脫了。這一來畢竟後文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十四回 太監府西門行賄 小秋桂女扮男裝

閒詩不錄。

却說這一年到了會試的年頭。西門慶到了學堂與先生聶雨湖商議。二人坐下。官人說。不知小犬文章又長了些。書念到那裡了。先生說。五經早念完了。目今學的是七緯五典。古文性理。官人道。今年會試可以去得麼。先生說。不但去得。還要望中呢。就只一件。會試比不得鄉試。天下人太多。小官人雖學得好。還有比咱們好的呢。學生會了幾次試。把肚子都氣破了。任你文章怎麼好。不合試官的眼。不能中的。南京若認得人。託人往試官說說。一來有望。二來還有照應。如今的時候。空口說不得白話。還得點人事。保管萬無一失。官人說。這倒不難。臨安御前都總管是我的舍親。老師寫一封密書。先差人上南京。下到太監府。藍內

二續金瓶梅

第二十四回

三三四

思無邪滙寶

相看了。滿朝文武那一個不貼着他。俟點出試官。不拘是誰。只用一句話。無人敢駁他的回。先生大喜。說。如此更好了。寫書時不但託人情。還求老太監青目。有這樣坐主。不但中。必然另有好處。官人說。就是這樣。我派人去。說罷。出了學房。來到書房。叫春鴻叫來興兒。去不多時。來興兒見官人。磕頭。官人說。眼看要會試了。你還得上臨安走一趟。到太監府裡下書。還有些人事帶了去。事完即速回來。得了你的回信。好叫他上京會試。再看看路上好走不好走。從那裡走好。明日就是好日子。雇了頭口。收拾妥了就去罷。明日領書信人事。不得有誤。來興答應。辦理去了。這裡官人叫春鴻開個單子。春鴻拿了紙筆。官人說。你寫金器八隻。銀器八對。古玩十六件。掛屏四扇。彩燈四對。圍屏一架。穿衣鏡一對。石花盆八個。春鴻一件一件都寫完。遞與官人。西門慶說。你把這單子拿到二娘樓上。告訴把金銀器找一分。外兌五百兩銀子。一百兩路費。

明日來興兒來了。我交給他。春鴻答應。樂得跳鑽鑽的。拿着單子往春娘樓上來。楚雲一見。說。有人來了。春娘問。是誰。楚雲說。哥兒來了。春鴻瞅了他一眼。一笑。入房給春娘叩了安。且不回話。只是笑。春娘說。怪囚根子。笑什麼。春鴻說。我笑小楚兒。他說我是哥兒。春娘說。他說的不錯。不是哥兒。恁長耳朵。春鴻說。耳朵大。有造化。將來掌金銀庫。春娘聽了。說。這兔崽子。說起我來了。叫楚雲把他按住。春梅下了床。說。囚根子。你敢動。拉下楚雲的腿帶來。把春鴻捆了個四馬攢蹄。叫玉香給他擦了一臉粉。抹上紅嘴唇。楚雲研了墨。在腦蓋上畫了個王八。才把他放起來。春娘笑成一堆。拿了個把兒鏡。說。你照照。像個縫窮的老婆。春鴻接來一看。也笑了。說。我就這麼着。有人問。我就說不知那個小捱煙袋刀兒的畫的。玉香說。你說誰捱煙袋刀兒。你捱一千煙袋刀兒。一萬煙袋刀兒。春娘說。別饒他。罵他個足興。春鴻說。說正經話。把單子拿出來與

二續金瓶梅

第二十四回

三二六

思無牙滙寶

春娘過目。春娘說。是了。我知道了。叫玉香。拿我的洗臉盆。取一盆水來。說。這是什麼樣兒。叫人瞧着好看。說着。拿了水來。春娘說。滾過來。我給你洗三。於是將春鴻掐着脖子。按在銅盆架上。撩着水。與他洗臉。搓了胰子肥皂。連脖子帶臉洗了一個乾淨。叫楚雲。拿手巾來。楚雲說。他不配使手巾。拿我的裹腳條子給他擦罷。春鴻說。快拿來。灌了一肚皮水了。楚雲說。灌些才穩不了呢。說着。拿了手巾。有半日（盅）茶底兒。趁他低着頭。往脖子裡一灌。從脊梁流至腰裡。春娘只是笑。不撒手。春鴻說。我饒了你。你就是我媽。楚雲說。好孩子。真嘴乖。春娘與他擦乾了。才撒了手。春鴻說。把我鬧得餓了。二娘賞些點心吃。春娘說。罷了。也夠他受了。把我的饽饽賞他幾個吃。玉香說。有太陽糕。芙蓉糕。槽子糕。南蜂糕。你吃那個。春娘說。都拿了來。揀着吃罷。丫鬟裝了四碟。春鴻每樣吃了一塊。喝了茶。與春娘謝了賞。說。我回去了。春娘戀戀不捨。說。無事你可

來。楚雲伸着一個小拇指說。不來就是這個。春鴻答應說。就是你。笑了。笑。回書房去了。到了書房。謝希大常峙節在那裡坐着。春鴻說。單子給二娘看了。說知道了。官人點頭。叫擺酒。希大道。寡酒難當。不如咱們到院裡走走。官人說。院裡去俗了。咱們還往獅子街戲房裡去。不好麼。常峙節說。更好。自從那日去了一次。一向無到那裡。不用商量。咱們走罷。說叫備了三匹馬。西門慶戴上眼紗。帶着王經。三人到了獅子街。轉彎抹角。來到女戲門首。三人進入裡面。老毛迎接進房。美姐道了萬福。遞了茶。官人說。還是叫他們兩個陪酒。老毛答應去了。不多時。只見三元。玉兒。鳳兒。打扮得油頭粉面。穿紅掛綠。與三人磕頭。柴頭放了桌子。擺了一桌子菜碟。四人上來斟了酒。西門慶帶着美姐。三元。謝希大帶着鳳兒。常峙節帶着玉兒。開懷暢飲。酒過三巡。老板拿了傢伙來。四個人下了地。兩個兩個的對唱。每人唱了一個帽兒。官人說。美姐與鳳兒打

二續金瓶梅

第二十四回

三八

思無邪滙寶

花鼓子。三元同玉兒唱雙漁婆。老毛吹起來。先打花鼓子。不但唱得好。鼓打得如迸豆一般。三人連聲誇獎。次唱雙漁婆。一句高似一句。把笛都壓下去了。官人連連喝采。說。不知三元有這等一條嗓子。每人各乾了三盅。謝希大道。別瞧不起茄皮眼的臭蟲。他們誰知竟比婊子強多了。婊子淨會唱。不會下地兒。他們這不穿行頭的戲更好聽。又會跟着睡。行市都叫他們襯足了。美姐兒打了他一下。說。謝花子羊角葱靠南牆。越發老辣了。你把我們比作婊子。我們可不是朝接暮送的。你們二人不是借老爹的光兒。想聞聞味兒也不能罷。常時節也笑了。說。我又無說你。連我都們上了。我往你划一拳。你贏了便罷。若輸了。罰酒三盅。於是二人划起來。美姐兒輸了。連飲了三杯。官人看着饑了。說。我也往你划一拳。二人划了半日。不見勝負。謝希大道。我擋一拳。一伸手就輸了。與官人每人飲了一盅。又划了一回。是西門慶輸的多。一連喝了數

盅。二目乜斜。二人見官人酒至半酣。從溺遁裡溜了。官人見他們不來。趁着酒興。順袋中取了一丸三元丹。用酒送下。把四個婦人都帶到屋裡。脫了衣衫。樂了個夜度四美。只見美姐。三元。鳳兒。玉兒。爭強賭勝。頂針續麻。侍奉官人。把西門慶喜了個事不有餘。自日西直狂至四更。滿床雲霧。香汗淋漓。樂極情濃。雲行雨施方睡。次日。王經拿馬來接。官人才起來。梳洗已畢。戴上眼紗。回家去了。將到書房。來興兒來了。官人叫把書札。金銀器。六百兩銀子交與他。說。就是昨日說的話。到那裡見了太監老爺。將書遞上。一切備細都在書內寫着。說什麼話。好好的記着。送的人事到湖州照單置買。仍照上次一樣辦法。再有回書。不可着外人瞧。就去罷。來興磕了頭。領了東西。裝載妥當。上南京去了。這裡西門慶回到上房。吃了飯。與月娘衆姐妹正說來興兒上臨安之事。玳安說。韓主管與吳二舅賁四叔來了。官人讓至書房。三人進見。說。我們交賬。

二續金瓶梅

第二十四回

三三〇

思無邪滙寶

來了。吳二舅與賁弟付說。我們藥鋪一年清算。除本銀。今年共賺了七百五十兩整。韓二說。昨日與來夥計算明。我們紬緞鋪一年清算。除本銀。今歲共賺了一千三百五十兩。官來的俸銀六十兩。養廉銀四百兩。支來薪紅銀四十兩。紙筭銀一百兩。共銀六百兩。領來地丁銀三千兩。雜稅銀五百兩。通共交銀六千二百兩整。官人說。都拿進來檢點檢點。三人從外一箱一箱。共六箱。外有小口袋一個。都拿進來。開了鎖頭。一包一包。共數了一百廿四包。都放在桌上。官人叫春鴻擺酒。文珮放了桌子。擺了許多的嘎飯。斟上葡萄酒。官人讓坐。韓二不敢坐。說。爹在這裡。怎敢同坐。官人說。你是主管。是坐得的。韓二謝了坐。四個人坐下。看着銀子下酒。西門慶說。今日不同往日。必須盡醉方休。才有趣。叫春鴻文珮唱南曲兒。拿了一枝橫笛。吳二舅吹着。官人打着板。唱了一回。四人又划拳耍子。賁弟付輸的多。划了半日。吳二舅說。酒夠了。我們鋪中

還有事呢。官人說。拿飯來吃了再去。吹口之力。上了羹湯點心。吃了飯。三人告辭。官人說。再謝。步送至書房門。說。失送了。官人叫玳安王經。叫了進福進祿。同春鴻文珮。把銀子一包一包的仍裝在箱子裡。連口袋送到春娘樓上。春娘檢點了。立刻分出每房盤費銀一百廿兩。脂粉銀三十兩。共銀九百兩。聶先生銀六十兩。佛堂銀五十兩。祠堂銀五十兩。廚房銀九百六十兩。茶房銀二百四十兩。馬圈銀七百廿兩。花園香燭銀一百廿兩。柴炭銀三百六十兩。家人僕婦月規銀共二百兩。斗糧折銀二百兩。共使銀三千八百六十兩。餘下的叫楚雲上了賬。收入裡間暗樓大櫃內。封了封皮。正分着。只見秋桂亂挽着頭髮。端着一盤南茱萸花。說。俺娘叫給二娘送來薰茶葉的。春娘笑道。又生受你娘了。你怎麼還不梳頭。秋桂道。才洗了正要梳。俺娘叫送這花兒。怕稔了。我就跑了來了。春娘說。你別走。我給你梳梳好不好。秋桂說。怎敢勞動二娘。春

二續金瓶梅

第二十四回

三三二

思無邪滙寶

娘說。這有什麼。叫玉香開了粧臺。取出梳抿等物。春娘打開秋桂的頭髮。足有四尺長。只聞撲鼻的桂花油香。與他梳通了。才要挽起。忽說。小肉兒。我給你梳個辮子。看像個小娃子不像。於是分作三絡。縷（編）成一個大辮子。用紅絨紮了。轉過臉一看。說。有趣。倒像個小戲子。叫玉香。快去與春鴻文珮借一套衣衫。連靴帽都拿了來。玉香答應。跑了去。不多一時。拿了一套氅衣。襯襖。包巾。皂靴來。說。春鴻哥不在書房。與文珮哥要了來的。春娘說。好。他的才對身量。叫秋桂穿上。秋桂說。他們小子的衣服。穿他怎的。春娘說。怕什麼。打扮上。糊弄你爹。秋桂果然穿上靴子。三寸弓鞋還不夠。一頭用棉花塞滿了。包上頭巾。穿上衣裳。繫上絲緜。春娘一看。滿臉堆下笑來。見他身穿月白氅衣。大紅襯襖。白臉紅唇。襯着他一雙俊眼。兩道蛾眉。活像個書僮兒。春娘說。你先得在這裡藏着。等爹來了。我帶了你去混他一混。楚雲說。那裡來的個小旦。你有老板

無有。秋桂趕着打他。說。小蹄子。你才有老板呢。你有十二個。叫你黑家白日不閒着。說得春娘也笑了。叫玉香拿兩碟饽饽給他吃。秋桂磕了頭。可巧西門慶回來了。春娘說。看他往那屋裡去。楚雲爬着欄杆。說。那不是往三娘屋裡去了。春娘說。小肉兒。跟我來。於是大家往藍姐屋裡來。官人見了春娘。說。銀子收發完了麼。春娘說。早完了。我使了十兩銀子買了個小戲子。你瞧好不好。官人擡頭一看。見進來了一個粉白的娃子。低着頭。拜了四拜。官人說。那裡的人。擡起頭來。衆人只是笑。西門慶說。笑什麼。春娘說。不必管。你要不要。官人說。看着倒罷了。不知他十幾歲了。秋桂憋不住。一笑。官人走到跟前一看。也笑起來。說。差些叫這小油嘴混了我去。秋桂笑得蹲下。藍姐說。裝扮得倒像。我也無看出來。秋桂問春娘說。我脫了罷。官人說。不許脫。擺上酒。叫他唱曲兒。把楚雲也叫了來。一個裝生。一個裝旦。唱兩隻崑腔我聽。於是擺上酒。官人上

二續金瓶梅

第二十四回

三三四

思無邪滙寶

坐。春娘藍姐下陪。把酒來斟。一個裝張生。一個裝紅娘。唱了一齣寄簡。官人說。雖唱得好。不如秋桂裝潘必正。楚雲裝陳妙常。唱一隻偷詩。楚雲說。他太便宜了。我們倆換衣裳。春娘說。唱罷。那裡就把你占了。說得官人也笑了。二人拿着式子唱起來。果然美耳中聽。秋桂真像個出色的小生。且女扮男裝。比小生分外的嬌媚。官人越瞧越愛。酒至半酣。不覺得按納不住。說。今日在地無閒柱。咱們辦個連床大會。春娘說。不好。這行貨子又來了。說着站起來。帶了楚雲一溜煙的走了。這裡西門慶見春娘去了。拉着藍姐秋桂。三人進房。不分皂白。強拉上床。放下帳幔。魚水和諧。鳳友鸞交。千恩百愛。琴瑟和鳴。這一夜相親相愛。直纏至四鼓方睡。金雞報曉。天亮了。西門慶下床。梳洗已畢。這日無事。到書房看着春鴻文珮更換字畫。玳安回說。南邊的花兒匠來了。問爹用花草樹木不用。官人說。正好。臨節近了。我要在花園裡添些花樹點綴點綴。既

來了。叫他進來。不多時。玳安把花兒匠帶進來。與官人磕了頭。一傍侍立。官人道。你幾時到的。花兒匠說。小的昨日才到來。又問。你販的都是什麼花樹。花兒匠道。小的從南販了些紫竹。毛竹。桂花。梔子。柘榴。玉蘭。西府海棠。碧桃。丁香。南茉莉。夾竹桃。夜來香。盆景是長春。月季。芍藥。牡丹。白玉棠。十姐妹。仙人掌。金綠桃。金銀藤。玫瑰花。繡球梅。西番蓮。蘭蕙梅粧。官人說。還有什麼花。花兒匠說。還有芭蕉。棕櫚。木槿。百日紅。老爹用什麼。種在那裡。官人說。我的花園內要堆一個土山。挖一道曲河。山上種些花兒樹。山懷裡安一個石床。前面有個木香亭。這曲河要繞過亭子。亭前修一道小橋。河邊安上曲欄。河口藏在土山後。井上安了欄漏。引過水來。倚亭種一片竹子。配幾棵花木。連工帶料。一包在內。得多少銀子。包種管活。花兒匠道。小的看看。無有不成的。於是西門慶同花兒匠來到花園。到木香亭。挨次略估了。花兒匠通盤一算。說。除了石

二續金瓶梅

第二十四回

三三六

思無邪滙寶

床石墩木料灰磚是老爹的。連工帶樹。淨銀一百八十兩。官人說。謊太大了。好銀子給你一百兩整。多不出去了。匠人說。辦不來。土工用得。花木運脚重。官人說。辦不來就罷。匠人爲難多會。說。老爹再升升。官人說。不添了。匠人說。賠上罷。小的效勞。幾時用好動工。官人說。早動手。節下完了才好。匠人說。那用許多的日子。一個月報完。官人甚喜。說。旣如此。明日你們就來我這裡辦下磚石木料。工完一總再算。花兒匠答應去了。官人回後。不提。次日。花兒匠帶了幾個夥計。各行匠人。十數個土工。先挖曲河。堆起土山。石匠開了材料。鑿出石床石墩。瓦匠砌起小橋。木匠安上欄杆。油匠上了顏色。花兒匠將樹木竹子運來。土山上種上碧桃。海棠。桂花。玉蘭。亭子傍種了兩塊竹子。山坡上種了些芍藥。牡丹。丁香。玫瑰。木槿。金銀藤。沿河原有幾棵山川柳。茶樹。又點綴了幾棵芭蕉。棕櫚。井上放進水來。將曲河灌滿。花草樹木都坐了奄（堰）子。澆灌

停妥。各行都上了細。不上一月。諸事完成。大官人甚喜。兌了一百兩銀子。看了一遍。果然好。打發匠人們去了。這一來畢竟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十五回 把兄弟追歡行院 張二官勞命傷財

荒言莫敍。

却說西門慶次早起來。與月娘說。花園的工程完了。倒可觀。臨節近了。仍叫碧蓮蒸了粽子送節禮。熬些杏仁茶。涼藕粉。那日在新修的木香亭擺酒。叫下對子戲班。四個帽兒。打軟包來唱崑腔小戲。各門上貼靈符。插上蒲艾。灑了雄黃酒。咱們投壺行令。好不好。月娘說。今年比往年好多了。木香亭修了。比芙蓉亭又好了。有山有水。清目爽神。大家可好好的過過。官人分派已畢。備了馬。往衙門中去了。走至半路。遇見謝希大。官人下了馬。說。你往那裡去。希大道。才要到宅裡會哥去。可巧碰見了。官人說。有事麼。謝子純說。無事。要找哥說話兒。官人說。既如此。我不往衙門裡去了。無甚公事。咱們喝酒罷。希大道。要吃酒。請哥到院裡去。

二續金瓶梅

第二十五回

三四〇

思無牙滙寶

鄭愛月想哥想得不得了。託我遇見哥。千萬請過去坐坐。還有話說呢。官人說。一向有事。無得閒。我也要瞧瞧他去。你無騎馬。我先去等你。你慢慢的後去。希大說。如此更好。說罷。西門慶上了馬。帶着王經往院裡去了。不多時。到了院中。鴇子接入房中。愛月兒一見官人。眼圈兒紅了。說。爹好狠心。搭上了對子戲班。就不認得我了。說着。淚珠兒滾下來。官人說。誰說的。我還不知他們在那裡住呢。一向有事。未得瞧你。你就疑惑了。愛月兒說。還瞞着我呢。那日我媽媽從他門首過。看見王小官從店裡出來。不是接爹是接誰。官人說。我無去過。必是王經那日訂戲去。他碰見了。正說着。謝希大來了。鴇子遞了茶。說。常二爹來了無有。鴇子說。無見來。話未了。常峙節同賁弟付進來。說。好快腿。我到茅房裡。遇見賁四哥。不大工夫就趕不上了。說罷。大家坐下。希大道。今日湊巧。適才來時。正遇見老常找我。把他帶了來。他又遇見四哥。不約而同。官人說。

這倒有趣。但咱們四條大漢。愛月兒一個人。那裡搪得開。叫鴛子把李桂姐。吳銀兒。他姐姐。都叫了來。大家熱鬧熱鬧。鴛子答應。不多時。只見三個人〔道了〕萬福。官人吩咐擺酒。咱們喝着說話兒。登時擺上桌。上了十六個菓碟。愛月兒先與官人斟了酒。李桂姐。吳銀兒。鄭愛香。按次斟了盞。自己各陪一盞。大家搶坐。愛月兒說。你們三個花子聽見了麼。我才問了。爹說沒往那裡去。還不認得門呢。常峙節道。我說無有。你不信。今日可說開了。愛月兒說。雖說開了。到底信不得。官人說。不信就罷。常言說得好。心中無病。不怕冷粘糕。咱們且喝酒。這小淫婦。他不麻犯我受不得。還不唱個曲兒。愛月兒說。我們淫婦家有什麼好曲兒。喊乾了嗓子。那有那南邊的蘇白內造崑腔好聽。希大道。瞎說什麼。老爹們偏愛你的巧腔兒。乖乖的唱幾個與四位爹聽。愛月兒也笑了。說。唱給老爹聽。是正禮。你們三個花子。有曲兒也不唱給討吃鬼聽。說得

二續金瓶梅

第二十五回

三四二

思無邪滙寶

官人大笑。說好好的唱罷。叫搗子拿過琵琶來。說誰再胡說。罰酒三盞。先是李桂姐。吳銀兒。鄭愛香。各唱了一個吉祥曲兒。次是愛月兒改了平調。唱了一個心中樂。希大道。我說的不是瞎說。聽這個唱得對不對。官人乾了一盞。說再唱一個。還要比這個對景的。愛月兒定了定弦。又唱了一個煙花寨。把官人唱動了。疼得無可不可。把愛月兒攬過來。說你真想我了。灌了他一盞酒。復又坐下。西門慶說。咱們行個令兒。誰要說不上來。罰酒三盞。我作令官。要一句文話。下家接說。頂針續麻。不可重了。說慢了。罰酒一盞。好不好。賁四說。別算我。我不會說文話。情願喝酒。衆人說。算他輸了。咱們聽令。官人說。我先說。雲淡風清近午天。謝希大接說。天官賜福到門前。該常峙節說。說前門接了後門送。李桂姐打了他一扇子。說對得巧。鄭愛香說。送出花子變老元。(龜)謝常二人齊聲大笑。說好淫婦。罵了爹。不怕天打雷劈。官人賁四都笑了。各飲了一

盅。官人說。又該我說了。說道。二八佳人怕上床。希大說。這個難續。想了半日。總對不上來。吳銀兒說。這有什麼。我替你對了罷。說道。床上恩情似海長。謝希大說不上來。罰酒三盅。該常時節說了。忙說。長遠相交一口氣。愛月兒接說。棄舊迎新薄倖郎。西門慶大笑。說。好小油嘴。敲打起我來了。要饒了你就饒了蝎子。於是也不管有人無人。與愛月兒拉拉扯扯。謝希大。常時節。賁弟付見官人有了酒。呶了個嘴。一齊溜了。官人見三人走了。正中下懷。說。一向未能瀟灑。今日咱們赴個連床大會。李桂姐道。我們有什麼本事。不過是潮銀子搭個戥兒。官人說。你又來了。可不要央及我。順袋裡取出一丸三元丹。用酒送下。把四個人拉到屋中。關上門。按次剝了個精光。自己也脫了個乾淨。一齊上床。官人裝醉。枕着愛月兒假睡。不多時。藥性行開。也不言語。李桂姐。吳銀兒。鄭愛香。那裡受得。先是吳銀兒把官人推醒。四個人一齊動手。爭強賭勝。這一

二續金瓶梅

第二十五回

三四四

思無邪滙寶

場把西門慶也鬧迷了。正是。

任你終朝好似鬼。

今日也喝洗腳水。

此話怎講。西門慶雖有藥力。怎當得四個行院。都是久慣牢成。翻江攪海。頂針續麻。只狂得滿床雲霧。香汗淋漓。官人說。你們以多爲勝。算我輸了罷。四個人那裡肯依。千方百計。到底把官人鬧草雞了。才雲收雨散。少歇片時。官人說。我也不能久坐。他三人在外等着。我還有事呢。天不早了。愛月兒道。好容易來了。怎麼不過夜就要走。官人說。由不得我。這還是忙裡偷閒。改日再來。愛月兒苦留不住。說。爹吃碗湯再去。說着。鴛子端了一盤雞蛋湯來。每人喝了半碗。官人說。我去了。整理衣巾。戴上眼紗。四人戀戀不捨。無奈。送至門首。看着騎上馬。帶着王經回家去了。到了家。已掌燈時候。與月娘坐了坐。說。我乏了。往黃姐房裡來。素蘭接了衣裳。吃了半日茶。不住的打哈氣。(欠)官人說。今日酒多了。咱們

睡罷。說罷。攜了黃姐的手。二人上床。並肩疊股。鴛鴦交頸的睡了一宿。晚景不提。這日到了端陽節。月娘早在木香亭擺了酒席。請官人看新堆的山子小河。衆姐妹也來了。只見滿門上插了菖蒲艾子。貼着靈符。亭子上掛了彩燈。擺設的齊齊整整。大家散坐了。八個大小丫鬟按次遞了杏仁茶。官人說。此處堆了這山子。挖了河。好不好。春娘道。無有花錢的不是。你看添了這些樹木。配着這曲欄。才像個花園。原先雖有花草。敝囉托的不收眼。山原有石山。土山。這土山接上藏春塢的石山。才連得上氣。得了風水。園子就要興旺了。月娘說。咱們先安了坐。還有軟包戲呢。於是西門慶上坐。衆姐妹按次坐下。斟上雄黃酒。官人先吃櫻桃。桑椹。說。你們也嘗嘗新。你一盅。我一盞。開懷暢飲。下邊美姐。三元。鳳兒。玉兒。磕了頭。老板們吹彈起來。在紅氈上穿了行頭。唱崑腔南曲。四個家樂也幫着扮了角次。合唱單齣雜戲。一連唱了幾摺。煞了响臺。官

二續金瓶梅

第二十五回

三四六

思無邪滙寶

人說。咱們別閒着。到山懷裡投壺耍子。衆姐妹答應。一齊走到石床前。在石墩上坐下。每人抓了一把籌。投了一回壺。都是官人贏了。丫鬟捧上五幅（福）粽子來。大家吃了。月娘說。誰與我下盤棋。官人說。我與你下。叫他們打勝家。丫鬟擺上棋盤。兩個黑白棋盒。夫妻下了半日。官人輸了五招。次是春娘打勝家。下了一回。月娘輸了七招。次是藍姐打勝家。下了半日。藍姐數子兒。共輸了三招。又次是屏姐打勝家。下了一回。屏姐輸了十五招。正下着。來了一對侶鳳球。玉香。紫燕說。娘們快瞧。新栽的芭蕉樹上。一對鳥兒哨呢。衆姐妹趕了來看。果然一對鳥兒。寸步不離。在那裡對哨。春娘說。怎麼能得了才好。玉香拿了一根門門。走到樹下一捅。那鳥兒一翅飛在玫瑰花上。官人上前雙手一握。得了一個。原來那一個竟不動。一回手。兩個都得了。衆人大喜。春娘接過來。叫楚雲找了個籠子裝上。大家玩賞。金寶說。這叫相思鳥兒。若失了群。那一

個就活不成了。最老實。從不亂飛。人不能像他。棄舊迎新。官人說。怪油嘴。了不得。說着好話。吃魚帶上刺了。衆姐妹都笑了。一齊點頭說。六妹子說得很是。正說着。玳安跑進來說。實任守府與新任提刑賈老爺秋老爺都到了。離此不遠。官人說。此話早了。總未到任。怎麼今年才來。快備馬。到接官廳去。衙役伺候。出了城。來到了接官廳。等了半日。二人才到來。敘了禮。說。勞駕遠迎。實不敢當。坐了一會。賈仁義秋正明說。我們先接印。到城中登門拜謝。說罷。出了官廳。擺開執事。三人同進城。各自歸衙。二人上任。不提。西門慶到家才吃飯。玳安回話說。來興兒與進祿兒一同回來了。官人說。來得快。忙到書房。說。喚進來。二人進見。與官人見了禮。西門慶說。你們怎麼一搭裡來了。來興兒說。小的到南京見了太監老爺。禮物都收了。藍老爺甚喜。說又生受你家主人。些須小事。何須費心。叫多上覆爹。請放心進場。託了試官。無有不中的。出了榜。見景

二續金瓶梅

第二十五回

三四八

思無邪滙寶

生情。自有道理。一切備細有書信。爹看了自然明白。說罷。將書呈上。進祿兒說。我領了書信。因事緊急。抄道加站到了臨安。見了太監老爺。看了書。說。此事可惡。即交刑部發一角公文與淮安府。立刻要人。不上十日。船頭作眼。拐子未出省。落得煙花巷撈毛。人可得了。審了三天。賊銀已被花盡。一分也無追出。太監老爺大怒。叫刑部立刻起解。杖打八十。流徙三千里。懲治結案。還有書信一封。問（兼）程回來。走至黃河過渡。我二人遇見。一同來的。言罷。將書遞了。官人展開兩封書信。一一看了。與二人說的不差上下。來興兒書內還有可託的事。六月內有姪兒藍世賢由都察院御史奉旨代天巡狩。大約六月底到貴處。你等原係至親。不可以上司待他。他還要到府上看他叔伯姐姐。借此倒好認親。賢婿亦不可過費了。總以實誠爲本。斷不可客套了。官人看完。喜出望外。說。早聽見你三娘說他有個兄弟。是藍內相胞弟之子。在京做正卿。未

得見面。今得了御史奉旨巡狩到咱這裡。又得了一門親戚。倒要會會。來興兒說。小的在太監府裡見過。好一個風流人物。見人很謙恭。一些兒不大道。且善談。官人說。道路如何。荒亂不荒亂。來興兒說。今年雨水調勻。路上很好走。年景好。並無歹人。官人甚喜。說。歇罷。另日接風。二人答應。各回鋪中去了。一面叫玳安將書送與張二官看。玳安到了衙中。見了二官。將書呈上。張二官展開細看。長嘆了幾聲。說。傷財惹氣。倒叫你爹爹費心。回去替我候安。說我感之不盡。面見再謝。正是。

得人一牛還人一馬。

來之不善去之亦易。

玳安回家。一一說了。西門慶這才來到藍姐房中。將來興兒回來。你兄弟不久到此的話。細說一遍。藍姐喜之不盡。說。活該骨肉重逢。我三叔養着他了。官人說。你們到底弟兄幾個。藍姐道。我是大哥的女兒。當太監的是老二。這新陞了御史的是我三叔的兒子。我們三門只看着

二續金瓶梅

第二十五回

三五〇

思無牙滙寶

他一個。今年才二十歲。從小兒我們一學攻書。比親的還好呢。我想他。怕見不着。如今來了。倒是件奇事。正說着。玳安拿着兩個帖說。張二老爹與知縣太爺拜會。官人見是手本。一帖寫副千戶張懋直頓首拜。一帖寫清河縣李昌期頓首拜。官人說。什麼事用官銜帖。先讓至書房。我冠帶了就出去。於是穿了衣服。忙到書房迎接。三人敘禮歸坐。二官說。前事費心。感之不盡。長揖到地。特來面謝。官人說。略盡寸心。何勞掛齒。知縣說。我們衙門得了一角文書。是都察院御史由京巡狩兩廣。兩湖。河南。山東的信牌。大約六月底到咱這裡。奉旨欽差。非同小可。咱們得細細商量才好。應用公館。車馬。道路。橋樑。是本縣承辦的。一切下程支應。都是咱們的差使。必須前辦妥。方保無事。稍有不到。誰擔得起。官人笑了說。二位放心。我也得了信了。此人是在下的舍親。他來了。不過草草了事。雖是欽差。他與我是姐夫郎舅。也不用支應下程。叫他在

舍下住。吃食一切都有我呢。不過李老兄預備車馬。跟來的在公館打發飯食。也無人敢勒索。驛站上若有訛詐等情。告訴我。舍親亦不是那樣人。不過咱們些微備點人事就完了。叫春鴻文珮擺酒。今日不約而同。大家暢飲一杯。二官府大喜。說。我們不知是長官的至親。欽差最大。愁得了不得。若辦得不好了。老大的考成。今聞長官之言。我二人喜出望外。不但省銀子。還要賺個滿臉。長官賜酒。倒要痛飲幾杯。於是搭了桌子。擺了廿個菓碟。春鴻文珮斟了金華酒。三人對飲。官人叫他二人唱南曲子。一面說。又一面笑。二人說。這事才先難後易。若不是長官之親。這一來事就費大了。西門慶道。差官最怕不認得。深了不是。淺了不是。又飲了一會。上了南北碗菜。羹湯點心。二官府說道。擾了。舉筯便吃。又上了四紅四白。要了飯。須臾吃畢。上了茶。一齊站起說。我們要回去了。言罷出門。騎馬坐轎。衙役圍隨。鳴鑼喝道。回衙去了。官人送了回來。

二續金瓶梅

第二十五回

三五二

思無邪滙寶

說。我可要歇歇了。來到藍姐房中。秋桂接了衣服。藍姐說。喝酒不喝。官人說。酒多了。咱們睡罷。說罷。上床安寢。一宿無話。次日。西門慶與賈守備。秋提刑接風。在燕喜堂擺酒。結彩懸花。掛了紗燈。宮燈。叫了名班大戲。還有四個唱的。是李桂姐。吳銀兒。董嬌兒。韓金釧。請了張二官。李知縣。張團練。劉學官作陪。還有喬大戶。吳二舅。謝希大。常峙節當知客。都先來了。女眷是大戶娘子。應二娘子。大妗子。二妗子。帶着鄭三姐。段大姐。與兩個姑子也來了。衆姐妹打扮得花枝招展。香氣撲鼻。出堂迎接。讓至堂後碧紗廚內坐下。只聽得喝道鳴鑼。二新官坐轎一同到來。官人與衆官接入裡面。二人說。同寅契友。何必多禮。官人說。遠路風塵。略表寸心。說罷。大家入坐。開了大戲。上了菓桌。把酒來斟。官人全了禮。開懷暢飲。先唱了三齣吉祥戲。小旦下了臺。官客堂客點了戲。按次唱畢。跳了加官。放了賞。上了四平八穩的筵席。割刀點心。開了軸子。只聽得

鑼鼓齊鳴。好不熱鬧。天晚了。吃了飯。二官與官人道了謝。大家散去。衆堂客到上房。又擺了酒。衆姐妹斟了盃。大家消飲。春娘說。今日咱們無事。可要湊個趣兒。多吃幾杯。四個唱的說。我們新排了幾摺花鼓子。霸王鞭。鳳秧歌。金線蓮花落。演與衆娘們聽。衆人大喜。說。這才有趣兒。說着。四人改了裝。都是藍紬裹耳。挽起袖子。拽了衣襟。露出小小金蓮。先是李桂姐。吳銀兒。打花鼓。配着霸王鞭。鼓如迸豆。鞭響金錢。十分好看。後是董嬌兒。韓金釧。打起鑼兒。板兒來。唱鳳秧歌。打蓮花落。美耳中聽。四個家樂幫腔合唱。衆人連聲喝采。酒入歡腸。直唱至二更方散。這一來畢竟如何。且看下部分解。

三續金瓶梅卷之六

訥音居士編輯

第二十六回 翡翠軒芙蓉蒙愛

林太太情獻生活

閒詩不錄。

且說這日是清河縣年例過社火之期。滿街上人山人海都來瞧看。西門慶帶着妻妾在玩花樓擺酒。衆姐妹都穿着紵繡的衣裙。滿頭珠翠。打扮得嬌嬌嬈嬈。體態輕盈。大小丫鬟都是新衫新裙。鑲沿比甲。五色汗巾。在傍執壺打扇。消飲着。等候社火。少時。街上喧嚷說。來了。只聽得鑼鼓齊鳴。好不齊整。衆姐妹舉目觀瞧。只見正面上遊人如蟻。團團圍繞。看不真切。只見花紅柳綠。十分熱鬧。衆姐妹齊聲喝采。說。看到了。面前近看更覺好看。春娘說。怎麼得叫進來細細看看才好。官人說。這有

二續金瓶梅

第二十六回

三五六

思無邪滙寶

何難。即着玳安告訴會長。說我說了。叫他們進來。叫王經帶到樓下。要我看。玳安答應。去不多時。把社火從花園門帶到樓下。會長與官人磕了頭。打起鑼鼓來。按次演唱。先是幾對太平車過去。後跟高蹺秧歌。五虎棍打得熱鬧。耍叉的半空飛舞。跨鳳的對音吹簫。還有獅子滾繡球。各樣的擡歌。吵子。十番。令人看花了眼。官人甚喜。搭了桌子。別者的官中放了賞。有四個扮丑的唱旦的小娃子。衆姐妹甚愛。叫上樓來盤問了一會。賞了香包點心。打發下樓。會長謝了賞。仍是王經帶出大門遊街去了。這裡猜拳行令飲酒。樓下衆丫鬟也放了桌子。把剩下的菓子裝了攢盤。飲酒作樂。也是合當有事。楚雲多吃了幾杯。正在竹葉穿心。桃花上臉。可巧醜丫頭石頭兒吧（扒）着桌子要菓子吃。碰打了酒杯。酒灑了楚雲一身。楚雲說。下作黃子。完了我的新衣服了。這丫頭放聲就哭。說不是我。跺着腳兒放起刁來。把楚雲登時紫脹了面皮。酒往

上撞。說。我倒無說什麼。你仗着什麼。敢與我放刁。你媽也不敢錯待我。反縫了眼皮子。認認我是誰。別茄子黃瓜一例數。打量我與你們一樣。別叫我告訴爹。剝你的皮。說得石頭兒不敢言語。一溜煙兒跑了。衆丫鬟做好做歹才勸開了。官人在樓上聽得吵嚷。正要問是誰。細聽是楚雲的聲音。就不言語了。又飲一回。官人說。天不早了。歇了罷。酒闌席散。西門慶往春娘樓上來。歸了坐。見楚雲無精打采。官人這才細問。你怎麼了。楚雲抽抽打打說明緣故。才知是石頭兒得罪了他。與他擦抹眼淚。說。你別委屈。立刻把王六兒叫了來。告訴一遍。王六兒打了醜丫頭一頓。與楚雲賠了不是。才不哭了。官人攬在懷內。百般溫存。說。咱們睡覺罷。與春娘同入羅幃。三人上床。才說和了。一宿晚景不提。次日早起。官人無事。信步閒遊。進了花園。從聚景堂穿堂走至芙蓉亭。見百花盛開。看了一會。順着松牆繞過翡翠軒。木香亭。上了盤道。走至臥雲亭。四

二續金瓶梅

第二十六回

三五八

思無邪滙寶

下觀看。甚實眼亮。獨自坐了一會。從山子後曲彎下來。穿過山洞。到了藏春塢。見芙蓉兒抱着二姐兒。帶着小丫頭石頭兒在那裡頑耍。官人說。你們倒會樂。石頭兒要跑。官人喝住。芙蓉兒站起。往二姐兒說。咱們的爹來了。你說我想爹了。官人接過來抱了一回。二人眉來眼去。打牙訕嘴的。笑容可掬。都有了意了。官人說。你帶了石頭兒把他打發睡了。我在翡翠軒等你說話。芙蓉兒答應說。知道。我去了就來。笑着帶了石頭兒送二姐兒去了。官人又往前行。繞過竹籬。從小捲棚復過芙蓉亭。順着新堆的山子。又過了木香亭。從葡萄架後來到了翡翠軒。走了個渾身是汗。進入屋中。坐在椅子上。歇息半日。只不見來。躺在床上就睡着了。睡了多時。正在舒服之間。只覺有人摸他。誰知芙蓉兒送了二姐兒回去。白是不睡。費了半日工夫。好不容易才睡了。將溜出來。藍姐又叫他給大娘送活計去。送到上房。月娘往他說話兒。給東西吃。芙蓉兒那

裡嚙得下去。胡亂吃了兩個。千方百計才得脫身。忙跑到翡翠軒。見官人睡了。躡手躡腳坐在身邊。悄悄的伸手摸他。西門慶醒了。說。你怎麼去了這半日。等得我火冒鑽天。芙蓉兒將小姑娘不睡。在上房不得脫身的話。說了一遍。官人說。我量你不來了。才睡了。於是把婦人拉到屋中。手忙腳亂。解衣上床。學竊玉。試偷香。巫山歡會。雲雨已畢。穿好衣裙。將出房門。見春娘驀地走來。楚雲拿着像枝梔子花。把二人嚇了一跳。春娘見官人同芙蓉兒從翡翠軒出來。假裝無看見。用手往北指着說。楚雲你看。那對蝴蝶兒飛過牆去了。一面說。一面趕。一直往北去了。官人說。幸而他無看見。你快回去罷。芙蓉兒羞得滿面通紅。一溜煙就跑了。官人走出花園。不放心。來到春娘樓上。玉香說。俺娘掐花兒去了。大概就來。正說着。春娘來了。手內拿着個馬尾。小花籃內盛一籃南茉莉花。見西門慶在此。就知他懷着鬼胎。故意說。爹無上衙門去麼。官人將

二續金瓶梅

第二十六回

三六〇

思無邪滙寶

機就計說。才從衙門中來。春娘往地下唾了一口。說。沒臉的行貨子。還謊。將才打量我無看見你與奶子在翡翠軒做什麼。官人無得說。說。適才我走到那裡。碰見他。有什麼做的。春娘說。早做完了。再要做也不能。官人笑了說。小油嘴。單管胡說。春娘說。口說無憑。叫楚雲。把你爹按住。我要驗驗。楚雲果然把官人按住。春娘動手一摸。說。楚姐你來看。是真是假。楚雲說。爹還說什麼。官人說。沒什麼。都是叫你們娘兒倆氣的。春娘打了他一下。才要撒手。被官人一把揪住。將春娘楚雲按在床上。先把春娘的衣服剝了。後把楚雲剝了個光兒。春娘只穿着漏紗膝褲。繫着繡花汗巾。大紅兜兜。三寸弓鞋。把楚雲臊得蹲在地下。西門慶說。我要帶着藥。斷不饒你們。暫寫一筆欠賬。晚上本利歸還。說罷。撂下二人。一溜煙兒下樓去了。官人回後。不提。次日。西門慶吃了飯。正要往衙門去。吳二舅來看月娘。官人讓至上房吃茶。說了些買賣的光景。添

了多少貨物。正說着。玳安回話說。張團練與爹請安。差人送了四桶金魚。說與二姐兒頑的。官人說。又叫人家費心。既送來。拿進來我看。玳安答應。不多時。擡進來。官人與吳二舅大家觀瞧。只見一桶文魚。一桶龍睛魚。一桶柘榴魚。一桶鴨蛋魚。共十六尾。五色金鱗。十分好看。官人說。拿帖道謝。賞了來人二兩銀子。官人說。好是好。也得一個好缸。才不辜負這個魚。吳二舅說。現成我那裡有。原先當舖當老了的青花白地大缸一口。是素密古器。是我賺下的。我那裡無有用處。差人取了來養魚。甚好。官人大喜。即着進福弟兄登時取到。官人叫擡到翡翠軒陳設。倒了四十擔水。將魚放入缸內。衆姐妹齊來觀看。但見搖頭擺尾。遊魚戲水。藍姐說。我頑過。還得配上閘草。金絲荷葉。做一個架子。插上五色旗。叫丫頭們每日執旗教演才有趣。官人即着王經辦去。這裡擺了酒。大家賞魚。叫四個家樂下邊彈唱。越瞧越有趣。大家划起拳來。直飲至日

二續金瓶梅

第二十六回

三六二

思無邪滙寶

落西山。酒闌席散。話不可重敘。日往月來。到了六月半頭。衙門中來報。巡按業已出京。不久到這裡。官人聞知。即派吳典恩帶領衙役執事迎出三站。接着了。遞了手本。差人送信。不得有誤。吳典恩答應去了。這裡着人打掃花園。在大捲棚預備床帳陳設。交周老看守。叫下廚子備辦豬羊鵝鴨等類。懸花結彩。搭了個大戲臺。與賈守備借了三個鐵銃子。諸事已畢。官人到書房歇息。玳安說。文嫂見爹說話。官人說。叫他進來。文嫂進房與官人萬福。低言悄語說。小媳婦奉林太太之命。叫與爹請安。說一向無過去。無事請爹。有句話說。官人說。我也要瞧他去。因欽差巡閱。忙了這幾天。今日倒有空兒。你先去。我隨後就到。文嫂答應。又到上房與月娘請了安。月娘說。一向少見。文嫂說。也不知做些什麼。總未得閒。今日抓了個空兒。瞧瞧衆位娘們。月娘待了茶。文嫂說。我還到各屋裡都看看。說罷。先到春娘樓上。春娘說。貴人。那陣風把你刮了來了。

文嫂陪笑說。二娘怪小媳婦少禮。該打一頓才是。春娘說。我說頑話呢。你們買賣人。那裡得閒空兒。坐下罷。文嫂道了萬福。叫玉香遞了茶。文嫂說。他們幾個倒投娘們的緣。我瞧着都出脫了。秋桂珍珠兒我知道爹收用了。這兩個還是女兒麼。春娘也笑了說。不是女孩可怎麼樣。難道有一百他都要了不成。文嫂也笑了說。爹就是坐家女兒偷皮匠。逢着就上。也是他老人家的造化。差些的也擎受不起。把個玉香臉上一紅一白。又說了些散話。文嫂站起。說。再來罷。還到三娘四娘五娘六娘屋裡瞧瞧去。春娘道。忙什麼。文嫂說。我都瞧了。還有事呢。於是下了樓。到各房裡打了卯。先往招宣府等官人去了。不一時。西門慶到來。下了馬。文嫂接入裡面。誰知林氏早在花亭上等得不耐煩了。官人一見。拉着他的手說。一向未得看你。你可好麼。林氏眼圈兒紅了。說。好人兒。若不着人請去。還不來呢。想殺我了。說着。進了臥房。二人並肩坐下。小丫

二續金瓶梅

第二十六回

三六四

思無邪滙寶

頭遞了茶。林氏說。我也不說。真了有了心愛的。還稀罕我麼。俗語說。癡心老婆忘恩漢。想得我神魂顛倒。連個影兒也見不着。官人說。怎麼能忘了你。這一向好不忙呢。眼看着欵差到來。不獨我。連知縣通不得閒。林氏說。到底不放在心裡。若真惦着。忙破了腦袋也要摘個空兒走走。說着。文嫂放了桌子。擺上南鮮菓品。婦人把盞斟上木瓜酒。遞與官人。自己也斟了陪坐。二人對飲。敘了些離情軟語。把官人也說動了。婦人說。我請你不爲別事。因想你。親手兒打了一條香絡子。還繡了一對護膝。也是我的癡心。夏天熱了。看見我的絡子涼爽。冬天冷了。想起我的護膝暖和。不知你要不要。官人說。在那裡。婦人叫小丫頭從櫃子裡取出來。果然好活計。如魚子一般。西門慶連聲誇獎。說。難爲你的心。連忙收起。又飲了一會。婦人說。我有兩罇酒。名甕頭春。是官藥房得來仙方。此酒有通宵不倦的好處。補血養氣的奇功。我與王爺用了一罇。還有

一罇。總未肯動。還有一本冊頁。是南邊虎丘女孩兒畫的。王爺的千秋。外邊隨禮進的。你何不嘗嘗甕頭春酒。看看虎丘冊頁。這都是外頭無有的。官人甚喜。說。你有這樣好東西。怎不早說。快拿來。這倒有趣。於是林氏親自帶着文嫂抱了一個小磁罇來。打開七層封皮。只開得滿室奇香。文嫂灌了一壺。官人說。溫了來我嘗。文嫂答應。去不多時。溫來與官人斟了一盅。又與婦人要斟。林氏笑了說。傻老婆。我喝不得。文嫂會意。與婦人斟了木瓜酒。官人飲了一盅。說。好酒。婦人說。你喝罷。好處多着呢。叫丫鬟。把我常看的冊頁拿了來。小丫頭答應。從屋內案上取出來。遞與婦人。官人接來一看。見外是綠錦板皮。展開是細絹沿邊。果然畫得像活的一般。精工五彩。點綴入神。二十四頁都有名色。且神情式樣百般奇巧。看得二人心癢難撓。勾起了藥酒發作。西門慶遍體如焚。十分按納不住。酒也不喝了。說。拿到屋裡看罷。二人攜手進入內室。上

二續金瓶梅

第二十六回

三六六

思無邪滙寶

了牙床。脫得乾乾淨淨。放下紗帳來。打開冊頁。如法行事。雖不能件件俱全。也學演了大半。把個林氏喜得沒口子叫達達不絕。舌尖冰冷。口不能言。他二人翻江攪海。只狂得氣喘神昏方罷。少睡了片時。飯也無吃。連了夜。復又顛鸞倒鳳。海誓山盟。直纏至四更。樂極情濃。雲行雨施。方睡。次日。睡至日出三竿才起來。官人說。好利害酒。婦人只是笑。丫鬟遞了茶。二人梳洗已畢。文嫂拿上三鮮燕窩湯來。每人吃了半碗。王經拿了馬來。官人才告辭回家。婦人戀戀不捨。送至後門。看着上了馬。去遠了。才回房去了。這一來畢竟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荒言莫敍。

却說西門慶出了招宣府。將走至門首。只見衙役迎來。回話說。巡按大人差人與老爹請安。說又勞差人迎接。面見再敍。官人聞知。忙到裡面換了衣冠。囑咐預備。復又上馬。帶了玳安王經十數個牢子。飛奔十里亭。不多時。到了那裡。見賈守備。秋提刑。張二官。李知縣。張團練。吳巡檢早來了。還有官軍衙役。大家會在一處。不一時。只聽大砲驚天。鳴鑼擊鼓。一把大紅傘先行。後是旗鑼傘扇。肅靜迴避牌。令旗。令箭。引馬。對子馬。藍大人坐着四人大轎。後跟一對標鎗。有三四十人圍隨。又聽十三棒鑼鳴。來到面前。守府。提刑。知縣。千戶。團練。巡檢。都跪在道傍。唱銜遞手本。獨西門慶站在一邊。看着轎臨近。強一跪。遞上手本。藍大人忙叫

二續金瓶梅

第二十七回

三六八

思無邪滙寶

住轎。官人迎上。虛要行禮。只見藍大人滿臉陪笑。說。姐夫少禮。拉着手說。至親幾年。今日才會。官人說。請大人上轎。到舍下再敘。藍世賢道。恭敬不如從命。有罪了。上了轎。逕奔清河縣來。進了城。只見軍民百姓擁擠不動。穿街過巷（巷）來到西門慶的大門。放了三個鐵銃子。直至儀門下轎。官人下了馬迎接。戲臺上笙吹細樂。讓至聚景堂。敘了親情。禮畢坐下。春鴻文珮獻了茶。與藍大人磕了頭。一傍侍立。內司回稟。大人在那裡住。好卸馱子。藍世賢道。我就依實了。叫從人把鋪蓋衣箱留在這裡。只留兩個人。餘者都往公館裡去罷。內司答應。傳話去了。世賢道。姐夫帶着我先與姐姐請了安。回來再敘。官人說。不勞老弟大駕。他大概就來。正說着。只見藍如玉扶着秋桂。帶着芙蓉兒來到大捲棚。見了兄弟。不由得悲喜交加。世賢跑上來。叩了安。托（拖）地一揖。藍姐說。幾年未見。發達得白胖了。三叔身上安。弟婦可好。自娶了來。還無見呢。我

知道他是十七歲娶的。今年廿一了。比你大一歲。世賢說。姐姐記性不錯。說着。入了坐。丫鬟也磕了頭。藍姐又問。二叔可康健。世賢說。益發鶴髮童顏了。說。你怎麼就得了巡按。世賢說。也想不到。自從那年中了進士。在翰林行走。全仗着二伯父的鼎力。把我補了學士。未滿三年。得了御史。因奏了幾件事合了聖意。特旨叫兄弟巡查四省。不是有山東。還不能見姐姐呢。官人說。如今難以官稱。既是至親。不敢客套。老弟裡邊坐。還有房下也都見見。我家與你家一樣。不可拘泥了。藍姐說。別處他是大人。來我這裡他可大不成了。在家時都叫他舍人。稱舍人比大人文雅多了。說着。笑了一回。藍舍人跟着藍姐來到上房。月娘迎接。見禮坐下。小玉獻了茶。月娘說。大人一路鞍馬勞遁。(頓)我們還未去請安。倒先來看我。叫丫鬟。快到各房請他們姐妹來見見新親。丫鬟去不多時。衆姐妹都穿了新衣新裙。打扮得花枝招展。帶着一群丫鬟來到上

二續金瓶梅

第二十七回

三七〇

思無邪滙寶

房。都見了禮。月娘說。這一個穿月白的是我們二娘。這一個穿紅的是我們四娘。這一個穿藕色的是我們五娘。這一個穿綠的是我們六娘。藍世賢都叫姐姐。又拖地一揖。舍人坐了客位。衆姐妹按次坐下。春娘說。請問大人貴庚多少。舍人道。虛度二十歲。又問。府上幾位娘子。答道。除房下還有兩個。說着。丫鬟上了茶。茶罷。舍人說。我到我姐姐屋內看看。衆人站起。藍姐陪着來到房中。姐弟坐下。秋桂遞了茶。世賢說。姐夫好所宅子。這屋裡也是一樣。藍姐說。你才到了兩處。他二娘六娘住的都是樓。比我這裡還好呢。你住的是花園大廳。後面還有七處。雖不甚好。收拾得都是內造款式。說着。叫丫鬟擺酒。搭上八仙桌來。上了南鮮菓品。斟上金華酒。姐弟閒談。藍姐說。天氣熱。把大衣脫了罷。別往我拘着。舍人答應。脫了紅袍。解了玉帶。穿着月白襯衫。真紫氅衣。說。錯了姐姐這裡。那裡也不能脫衣衫。整日家衙役三班。把兄弟管了個筆管條。

直。藍姐說。你這一路也是好事兒。到那裡不送下程。乾禮兒也收了不
少。舍人說。這叫作肥豬拱門。這一趟差。少說着也得他幾千兩銀子。不
用要。他自己送來。無什麼別的給姐姐。帶了三十顆珠子。一百片葉子
金。二十疋大緞。四十疋庫紬。留着做件衣裳。打隻首飾罷。我都帶了來
了。姐夫難送他什麼。我已說明了。我們二人折了乾了。叫秋桂。到大廳
上。叫我的人把物事都拿了來。丫鬟答應。去不多時。一包一包。一卷一
卷的。都拿進來。放在桌上。藍姐說。倒生受你。我這裡送你什麼。舍人說。
姐姐還要回禮麼。說着笑了。藍姐說。你多少吃一杯。算我的禮罷。等你
回來。再給你接風。還給二叔叩安呢。舍人未及回言。藍姐又問。你有了
小的無有。舍人答道。只有兩個女兒。一個三歲。一個才懷抱兒。正說着。
玳安拿進五個手本來。跪着說。閤城官員給大人請下馬安。世賢說。知
道了。叫他們歇着罷。玳安答應。退出去了。隨後西門慶進來。舍人忙讓

二續金瓶梅

第二十七回

三七二

思無牙滙寶

坐。官人說。請老弟前邊坐。擺上飯了。二人出了廂房。來至聚景堂。官人讓上坐。舍人執意不肯。二人對坐了。臺上開了大戲。唱的是六國封相。上了十二海碗的筵席。盡是海參。燕窩。魚翅。鴿子蛋。整鴨。整雞。鮮魚。火肉等等。還有看桌二張。四紅四白。燒豬蒸豬。燒鵝釀鴨。又上了蒸炸小吃。斟上金華酒。開懷暢飲。小旦下了臺。請大人點戲。舍人說。隨便唱罷。官人讓至再三。才點了一塊整本長生殿的軸子。叫內司賞銀十兩。戲子磕了頭。回後臺去了。春鴻文珮席上巡酒。臺上開了軸子。舍人說。至親之間。何必如此費心。太盛設了。官人說。老弟初次到此。別叫從人笑話。下次就是家常飯。不敢違命。說着。春鴻又巡酒來。舍人見他眉清目秀。粉嘴粉眼的。說。此童是姐夫的麼。官人回答。就是。問春鴻。多大了。春鴻答道。十九歲了。又問。你是那裡人氏。答道。小的是江蘇人。說着。文珮也來巡酒。世賢舉目一看。這一個也是白面紅唇。俊俊俏俏。就知是兩

個小官。又問文珮。你多大了。文珮說。小的十八歲了。說。你是那裡人氏。答道。小的是安徽人。舍人點頭不語。原來藍世賢最好小官。說着話。目不錯珠。只是端詳他二人。官人見他看上春鴻文珮。說。大人的內司都辛苦了。你二人晚夕就在此伏侍大人。他們還會唱南曲詞呢。一面要了鼓板來。叫二人唱了兩隻南詞。把藍舍人喜得眉歡眼笑。西門慶道。老弟幾時上衙中查點倉廩府庫。舍人道。明日先察清河縣。後日連守府刑所咱們衙門一併看看。大後日就可起身。官人說。斷無此理。若在別處查了就走還使得。好容易來我這裡。剩了一省的差使。忙什麼。住十天不多。舍人說。我倒使得。從人太多。知縣難支應。官人說。太體情了。你我若不是至親。知縣再添十倍也不夠。吃他點子算什麼。舍人說。既如此。我就多住幾日。弟兄們談談心。官人叫春鴻文珮。問大人愛聽什麼。點了再唱。舍人說。誰會南疊落。二人答應說。小的們都會。於是二人

二續金瓶梅

第二十七回

三七四

思無邪滙寶

合唱了一回。舍人連聲喝采。說。你們會鎖南枝不會。二人答道。小的們更熟了。說罷。又合唱了一摺。把藍舍人都聽呆了。唱畢。上了羹湯涼菜。吃了飯。滿堂上點起燈燭。撤去殘席。漱了口。遞上茶來。又看了一回戲。天有起更時候。官人往春鴻文珮使個眼色。說。老弟乏了。可以隨便歇歇罷。我到前面。暫且失陪。言罷。出門去了。這裡春鴻文珮鋪了床。藍世賢又坐了一回。天交二鼓。二人與他脫了衣服。打發他上了床。放下帳子來。春鴻文珮與他捶腿。一面捶着。一面眉來眼去嘲他。又與他揉肚子。手貼着肉皮磨蹭。列公。萬不出那理字。藍世賢最好男風。又有了酒。三人在一個帳子裡捱肩擦背。世界上那有點不着的柴薪。纏至了三更。舍人十分按納不住。也顧不得是姐夫的人了。把二人攬入被中。叫他們脫了衣裳。二人半推半就。做出百般的嬌媚。頂針續麻。如婦人一樣。討他的喜歡。自三更整狂了一夜。把舍人喜得都忘了。捨不得起來。

奈天亮了。只得下床。二人伺候着淨了面。文珮又與他篋頭。才知他是待詔出身。更加一番憐愛。每人賞了十兩銀子。一對羅緞。二人謝了賞。遞了茶。冠帶已畢。上了大轎。三聲砲響。全副的執事。往縣裡盤查去了。不必細說。整查了三個時辰。這裡聽得大砲驚天。就知回來了。官人迎至大門。下了轎。二人攜手攬腕進了儀門。早有藍姐親身出迎。說。兄弟請在我屋裡吃飯。舍人答應。跟着藍姐入房。與官人同入了坐。擺上了南北碗菜。山珍海味的筵席。斟上葡萄酒。三人共飲。下面四個家樂。吹彈歌舞。還有郁大姐。申二姐。兩個瞎姑兒。說書唱曲兒。酒過三巡。菜上五味。官人說。縣裡查了如何。舍人道。有姐夫在這裡。查什麼。不過草草了事而已。官人說。多謝了。感之不盡。又飲了一會。藍姐說。你餓了。吃飯罷。上了羹湯點心。三人吃了飯。漱了口。丫鬟遞上茶來。下邊又唱了一回。舍人說。姐姐真好戲兒。他們四個人排了個十全。藍姐說。不是我。都

二續金瓶梅

第二十七回

三七六

思無邪滙寶

是你姐夫排的。官人說。我要會排曲兒倒好了。也是叫教習教的。說着。笑了一回。舍人說。前邊坐罷。官人陪至聚景堂。春鴻拿了淨面湯來。文珮搥着手巾擦了臉。換了衣服。官人說。老弟歇歇。我去去就來。藍世賢送出官人。拉着春鴻文珮敘了回家常。枕着靠枕就睡了。少時。西門慶進房。舍人站起。二人坐下。官人說。老弟該吃飯了罷。世賢說。也該吃了。官人叫擺飯。仍是肉山酒海。把酒來斟。下面四個家樂扮了崑腔小戲。春鴻文珮也合唱雜齣。舍人連聲誇獎。賞了一桌香囊手帕。上了應時小吃。三鮮五香羹湯。吃了飯。又唱了一會。官人過後邊去了。這裡點起燈燭。仍是春鴻文珮陪着睡了。這一夜枕上綢繆。被中恩愛。比婦人尤甚。不必細說。藍舍人離家日多。久曠之人。鐵器見不了磁石。吸住了輕易難開。正是。

春點杏花紅綻蓋。

風欺楊柳綠翻腰。

兩個人施展本事。把舍人迷住了。次日不願下床。奈時刻管着。無奈起來。還是文珮篋了頭。春鴻伺候淨面冠帶。吃了茶。用了點心。往文武衙門查點去了。西門慶冠袍帶履。也上了衙門。預備差使。話休饒舌。各處都是懸花結彩。放炮迎接。不過草草了事。查點一回。都到公堂略坐片時。從人收了門包。衆官送出衙門。三聲大砲。喝道鳴鑼。回到官人宅內。西門慶也回來了。讓至翡翠軒。彈唱歌舞。吃了飯。舍人說。別聽曲兒了。看看姐夫的花園如何。官人說。在下奉陪。說罷。二人攜手。帶着春鴻文珮。過了葡萄架。順着松牆到了芙蓉亭。遠遠望見玩花樓。臥雲亭。舍人說。怪不得我姐姐說姐夫會點綴。話不虛傳。果然不錯。用手指着說。這樓前那一所是何處。官人說。那是燕喜堂。又問。那亭下大山子叫什麼所在。官人說。是藏春塢。舍人點頭。連聲誇獎。說着。過了土山。繞過竹籬。看見花神廟。從木香亭傍穿過茶蘼架。來到了小捲棚。十分幽雅。舍人

二續金瓶梅

第二十七回

三七八

思無邪滙寶

說。此處有趣。咱們何不歇歇。說罷。上了臺堦。看了一回。見是座萬字廳。中間設着桌椅。二人進內坐下。春鴻文珮遞了茶。舍人說。這叫什麼去處。官人說。無名。都叫作小捲棚。舍人說。爲何不掛塊匾。配副對聯。官人說。無人會寫。也無想起來。老弟若高興。何不賜一匾額。永遠留傳。舍人說。不甚好。小弟獻醜。現成的文房四寶。春鴻文珮取了紙來。鋪在桌上。研好了墨。用大抓筆走龍蛇。寫了怡情齋三個大字。又用紫毫括好。寫了一副對聯。寫的是。重簾不捲留香久。古硯微凹聚墨多。後邊都落了款。畫了圖書。官人看了。連誇好字。不知老弟博學弘詞。字字珠璣。舍人道。這是姐夫過獎。獻醜了。官人叫春鴻。把這個字交給玳安。拿到刻字處刻了。交給油匠。要石青地赤金字。擇日懸掛。春鴻答應。拿出去了。舍人說。什麼好字。也置（值）得費事。官人說。這樣字求之不得呢。又坐了一會。西門慶說。不早了。咱們吃飯罷。世賢說。就在這裡倒有趣。於是官

人叫文珮傳了飯來。仍是四平八穩的筵席。割刀點心。略飲了幾杯酒。吃了飯。春鴻文珮遞了茶。二人閒談。說了些兩湖的地理。那裡乾淨。那裡查出空頭來。直坐至紅日歸宮。方回聚景堂安歇。話不可重敘。一連住了十日。藍世賢見了藍姐辭行。藍姐說。忙什麼。多住幾日何妨。世賢說。王命在身。不敢久留。明日就拜別了。藍姐說。我打量你還回來。問了你姐夫。才知從這裡就回去了。此一去不知幾年才見呢。世賢說。我也是官差不由自身。藍如玉見苦留不住。姐弟難捨難分。說。我已修下家書一封。見了二叔三叔。都替叩安。說我這裡好。不必惦着。你媳婦若添了男娃子。千萬寄一信來。舍人答應。走出前廳。這裡早有縣裡送來的四百兩銀子。守府團練也是四百兩。提刑所送銀三百兩。張二官與大官人湊了銀五百兩。共湊了一千六百兩銀子。世賢收了一千整。餘銀六百兩。留下五百兩與官人掛匾。閤家男女賞銀一百兩。官人很爲難。

只得收下。在大廳上備了餞行飯。藍姐戀戀不捨。遞了三杯酒。姐弟灑淚而別。西門慶跟出大門。看着上了轎。三聲大砲。喝道鳴鑼。全副執事。出了清河縣。來到十里亭。衆官遞了手本。西門慶也來了。遞了三杯酒。藍世賢都道了謝。說。轉年再見。慢在了。還要巡閱呢。言罷。上了大轎。只聽馬蹄亂響。前呼後擁。一窩蜂逕奔河南大路去了。衆官進城回衙。不在話下。畢竟後文如何。再看下回分解。

校記

❶「沾」原作「蒙」，據書前目錄改。

第廿八回 大比年南京赴試

欺和尚喬通生災

閒詩不錄。

話表日往月來。過了七月十五日孟蘭聖會。月娘說。日子近了。也該打點孝哥上京趕考的皮棉衣裳。昭文袋。狀元籃。鋪蓋雨具。琴劍書箱等類。官人說。盤費要緊。拿上三百兩銀子。還叫玳安王經跟了去。還得與老太監修書一封。雇下包程的騾子。寫下船隻。臨期就不用忙了。這裡孝哥在本縣報了考。行了文書。會了本處會試的舉子。定於七月二十日起程。諸事已畢。聶先生先置下餞行酒。教了貢院入場的規矩。展眼之間。到了二十日。閤家早起。孝哥穿上行衣。先拜了祖先佛堂。又拜了大官人與先生月娘衆姐妹。月娘說。途長路遠。諸事小心。晚行早下。登山涉水。須要留神。不可大意了。孝哥說。母親放心。我們一班二十餘人

二續金瓶梅

第二十八回

三八二

思無邪滙寶

同行同住。還有幾個去過的。萬無一失。衆姐妹各有人事一分。都遞了三盅錢行酒。玳安王經按次磕了頭。月娘掉了幾點淚。孝哥也眼圈紅了。官人說。你去罷。只是不走。大家都不舒服。孝哥無奈。起身出了大門。官人月娘衆姐妹送至門口。看着上了馬。玳安前行。王經騾夫在後。步下的挑了琴劍書箱。還有兩個馱子慢慢而行。出了城。會上衆舉子。一同上了大路。往臨安會試去了。這裡官人進了書房。衆姐妹各自回後。不提。再說喬大戶家有個小官名毓秀。生得面如敷粉。眉彎八字。年方一十六歲。原是花檔兒出身。自十四歲賣與大戶家當書僮。千伶百俐。大戶甚喜。這日。喬大戶同大官人約定往城外藥王廟出善會。帶了書僮毓秀與喬通。會了西門慶同往。官人帶了進福進祿。到了廟裡。說。你二人先回去餵了馬再來。二人答應去了。和尚擺了齋。只聽得鑼鼓齊鳴。開了大戲。各坐上鴉靜無聲。連聲喝采。正在熱鬧中間。誰知喬通把

毓秀帶出廟來。說。前面有一片好景致。書僮正在頑皮。況從無出過城。喜得歡天喜地。跟着喬通繞了半日。到了一個幽僻之處。幾間土房。有牆無門。喬通說。你看這裡頭有個古蹟兒。哄得書僮進入裡面。喬通不容分說。把毓秀按在土炕上。說。你愛殺我了。家中人多。總無得手。今日可要叫我好生樂樂。毓秀不肯從。被喬通硬招脖。殢雨尤雲。狂作起來。書僮那裡當得起。滿眼流淚說。說。大叔。饒了我罷。喬通那裡肯依。一場大作。把個書僮鬧得放聲大哭。喬通怕人聽見。說。好姪兒。你別哭。我給你個好的兒。說着。從懷中掏出一包銀子。遞與書僮。說。你留着買東西吃。毓秀見了錢。就不言語了。接銀到手。說。你可別告訴人。喬通說。你先去。我還要走動走動。書僮忍着疼。先出了破房。那裡邁得開步兒。扎掙着。好不容易來到廟中。才開軸子。喬大戶與大官人也無理會。隨後喬通也來了。少時。各桌上擺了素麵。大家吃了。戲房裡煞了臺。大眾散

二續金瓶梅

第二十八回

三八四

思無邪滙寶

了。官人與大戶各自歸家。書僮與喬通也跟回來。大戶問喬通說。適才你往那裡去了。和尚收會印。我找你要銀子。不知去向。還是親家老爹與我墊上了。人家餵馬的都回來了。你還無來。帶了你做什麼去了。我的銀子呢。還不拿來。喬通跪下說。奴才該死。將才在廟臺上打了一個盹。不但誤了差使。銀子在懷裡揣着。不知什麼人掏了去了。大戶大怒說。你今年多大了。喬通說。奴才四十歲了。大戶說。豈有此理。您大人會叫人從懷裡掏了東西去。你不實說。我將你送官審問。喬通說。大概是和尚偷了去了。大戶說。既如此。很好。叫人把喬通看起來。忙寫了個帖。叫人送至大官人家。西門慶看了。批交張二官。立提城外藥王廟和尚與喬通當堂聽審。張二官抓簽差人立刻將二人提到。坐了堂。細細追問。和尚說。冤枉。冤哉。並無見什麼銀子。又問喬通。咬定牙是他偷了去了。張二官說。口說無憑。叫衙役帶了他二人到廟中。看他在那裡睡來。

有什麼形跡。即刻驗來。二人跟了衙役來到廟中。喬通說。我就在這裡睡來。除了和尚。再無別人。衆人都在前殿聽戲。誰往後殿做什麼來。不是你。是誰。和尚急了。說。敢與我在佛前起誓麼。喬通說。別說起誓。你叫我上那裡。我都敢去。於是二人來到殿前。點上整股的香。打起磬來。二人跪在佛前。一口同音說。誰要偷了銀子。求藥王爺叫他生災害病。現世現報。訛人的也是一樣。說罷。連連叩首。衙役說。不用瞎鬧了。跟我去交差。把二人仍帶回了衙門。張二官還未退堂。衙役說。小的奉差到了廟裡看了。喬通在後殿堦石上睡來。衆人都在前殿看戲。後殿除了和尚。再無別人是真。張二官大怒。問喬通。丟了多少銀子。喬通說。一包四塊。整銀十兩。二官說。不打。他如何肯招。喝令左右。先打他二十大板。兩邊答應。不容分說。五板一換。打了二十大板。把和尚打得叫苦哀哉。說。我實無偷他的銀子。張二官動了無名。說。還不實招。與我枷起來。只聽

二續金瓶梅

第二十八回

三八六

思無邪滙寶

得衙役喊堂。擲下了大刑。把和尚就枷起來。枷得殺豬也似的叫喊。上面說。實招。和尚受刑不過。說。我招了。銀子是我偷了。只求饒命。張二官說。招了就是了。放了他。叫他畫招。追出贓銀。物歸本主。可憐和尚屈打成招。回到廟中。將衣物折變了十兩銀子。交官完案。喬通心中暗喜。說。饒樂了心。還白得十兩銀子。樂樂的回家。一面走。一面笑。說。不但冤了和尚。連藥王爺也叫我騙了。誰知天網恢恢。疏而不漏。人間私語。天聞若雷。正遇藥王採藥回來。見喬通自言自語。聖心大怒。說。喬通可惡。他在廟外龍陽。吾神無暇查照。就該愧悔。在我駕前起誓。膽敢說騙了我。若不報應。如何感應衆生。即喚藥聖。速到喬家。他原是龍陽起見。移禍於人。叫他立刻生出蓮花痔。底漏三年。蛆蚱臭爛。步履艱難。朝夕受罪。以彰報應。不得有誤。藥聖答應。脚駕祥光來到喬通房內。見喬通將銀子擺在桌上。意思要捏下兩塊。藥聖用手一指。吹了一口仙氣。喬通只

覺打了一個冷戰。身底下疼起來。用手一摸。立刻腫起。疼得哎喲連聲。面目更色。他渾家問他怎麼了。喬通說。你看看。屁股都腫了。婦人一看。見起了無數的肉錐子。腫得像鼓琉璃一樣。伸手一摸。隨手就破。流出臭濃紫血。婦人說。這是什麼瘡。來得利害。喬通疼得哎聲不止。站立不住。藥聖見報應已成。歸位交旨去了。這裡喬通一日比一日重。整疼了七天才略輕些。自此三日好兩日歹。總不收口。長了管子。生出蛆蚱。臭不可聞。婦人急了。請了幾個太醫胡鍼亂灸。醫藥罔效。就只嘴壯。吃了豬的想羊的。日往月來。整受了三年罪。還是想起訛和尚起誓。大概中了誓了罷。叫渾家藥王廟上供燒香。正對着三年限滿。花了個精光才好了。此是後話。不提。有諺語四句爲證。

使心弄心。

自弄自身。

暗使虧心。

神目如電。

二續金瓶梅

第二十八回

三八八

思無邪滙寶

不言喬通之事。且說這日到了八月十五日。是月娘的生日。西門慶在小捲棚掛了匾。名怡情齋。就在那裡擺酒。衆姐妹與月娘慶壽。有吳二舅。喬大戶。謝希大。常峙節。聶先生。賁弟付。大妗子。二妗子。大戶娘子。應二娘子。薛姑子。王姑子。都有禮物。還有李桂姐吳銀兒。也來上壽。叫了南十番。與李銘吳惠預備了供月兒的香蠟紙馬。衆客到齊。在大捲棚聚景堂安席。西門慶讓了坐。擺上南北碗菜。把酒來斟。衆人與官人拿了酒。說。今日與往日不同。新掛了匾是一喜。大嫂子的日子是一喜。中秋節這樣好天氣又是一喜。一連三件喜事。可要吃個盡醉方休。官人說。多謝吉言。說着。十番奏動。真有繞樑之音。李銘吳惠與春鴻文珮唱南曲兒。十分幽雅。怡情齋也是一樣筵席。衆姐妹與月娘斟了酒。丫鬟僕婦都拜了壽。月娘與衆親眷安了席。大家坐下。李桂姐說。我們無別的奉敬。好好的唱兩個壽曲兒與老媽祝壽。說罷。與吳銀兒每人唱

了一個。月娘說。乾女兒乏了。叫他們唱罷。四個家樂答應。只聽得琵琶三弦。彈得美耳中聽。扮了崑腔。又唱小曲。甚實熱鬧。飲了一會。衆姐妹猜拳行令。擊鼓傳花。春娘說。今年倒有趣。這裡掛了匾。咱們就在此處供月光。還要多熱鬧熱鬧。大家多吃幾杯。大戶娘子說。這塊匾寫得實在好。是趙字體罷。藍姐說。像歐字。古語云。一字值千金。白得了三千兩銀子。應二娘子道。我只要一半銀子。不要這三個字。說得大家都笑了。又飲了一會。上了羹湯點心。吃了飯。月光上來了。月娘叫衆丫鬟擺上祭禮。點上香燭。月娘拈了香。衆姐妹行了禮。點上宮燈。羊角燈。衆親眷一同賞月。薛姑子王姑子唱佛曲兒。果然是燈月交輝。一天如水。正在熱鬧中間。官人見四個家樂唱完了。想起了玳安不在家。抽空子往小玉呶了個嘴。先就溜了。走到玳安房中。黑影子裡坐着。少時小玉進房。把隔扇就關了。官人一見。滿心歡喜。說。好一個隨機應變的小肉兒。終

二續金瓶梅

第二十八回

三九〇

思無邪滙寶

日撈不着你。今日咱們可自在耍耍。說着。二人脫了衣衫。上了竹床。雖是下屋。倒也乾淨。鋪着潞紬被褥。也薰得香香的。官人說。你先躺下。順袋裡取出了三元丹。吃了一丸。才安放枕頭。鑽入被中。二人並肩疊股。鳳友鸞交。藥性發作。小玉禁當不起。說。爹饒了小玉兒罷。官人益發興起。說。玉兒。你是誰的兒子。小玉說。是爹的兒子。又問。是誰的寶貝。小玉拿着聲兒說。是我親親的爹的寶貝。官人大喜說。你好生侍奉我。明日我與你三娘要幾顆珠子。與你鑲簪子戴。還給你做套好衣服。小玉說。我不能磕頭了。復又做出百般的風情。撒嬌撒癡。把官人哄得心癢難撓。真是千般恩愛。萬種綢繆。整纏了兩個時辰。樂極情濃。雲行雨施。方罷。二人穿了衣服。小玉抿了頭。官人說。我先去了。衆人還無散呢。小玉說。趁廚房裡無人。爹先去。我隨後就到。於是西門慶來到大捲棚。衆人早已散了。復又回歸舊路。往春娘樓上來。楚雲說。爹來了。官人進房。春

娘說。怎麼不在別處過團圓節。來我這裡做什麼。官人說。我來睡覺。春娘說。往誰睡。官人說。往你們倆人睡。春梅睡了一口。說。我也不說破了。

楚姐問他臉往那裡去了。楚雲說。爹四面都是腦杓子。臉叫熊恬（舔）了去了。官人也笑了。說。誰與你們胡咧。弄點酒兒喝罷。春娘說。他答應不上來就饒了他。賞他點酒兒補補元氣。叫玉香放了桌子。擺了一桌子月餅菓子。官人春娘楚雲三人對飲。賽着告乾。左一盞。右一盞。把楚雲灌得竹葉穿心。桃花上臉。撒嬌撒癡。燒得受不得。借着燒性。脫了個光脊梁。露出了桃花瓣一般的白肉。兩隻小胳膊像嫩藕一般。戴着兩個金響鐲。穿着蘋菓綠掐金膝褲。大紅繡鴛鴦兜肚。杏黃五色排穗汗巾。配着大紅高底三寸弓鞋。襯着美容粉面。兩鬢堆鴉。醉眼乜斜。櫻桃含笑。雙眸流盼。越顯得千嬌百媚。活是個酒醉的楊妃。燈兒下的美人。官人一見。十分按納不住。又有三元丹餘性未解。把楚雲抱起來。推着

二續金瓶梅

第二十八回

三九二

思無邪滙寶

春梅進入暖閣。把春娘也剝了。三人上床。放下了青紗戳花帳幔。這一夜非尋常可比。小玉香在帳外看得真切。只見三人郎才女貌。如魚似水。顛鸞倒鳳。笑語聲喧。把丫頭看得如癡似醉。咬指托腮。一陣迷亂。就睡着了。這一來畢竟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荒言莫敍。

却說西門慶這日無事。在書房與春鴻下棋。三盤兩勝。春鴻輸了一盤。官人倒輸了兩盤。正在觀招點眼之間。進福兒跑進來說。報喜的來了。小官人中了第一名文舉。正與濟南府歷城縣出了缺。立時補授了知縣。不久到來。還要上任接印去呢。官人聽了。喜得說不上話來。說。這才是想不到的事。忙到上房。說。大娘子萬千之喜。月娘說。喜從何來。官人說。你兒子不但中了。還吹陞了知縣了。月娘道。是真麼。官人說。難道我哄你不成。月娘大喜。說。這可是祖宗的吉星。西門之大幸也。說着。衆姐妹也來了。都與官人月娘道了喜。春娘說。小官兒真是個爭氣的。明日要趕過他爹去。官人道。好的不用多。一個頂十個。你明日也養個比他

二續金瓶梅

第二十九回

三九四

思無邪滙寶

強的。我才樂呢。月娘說。這比不得。上省還得人迎迎他去。官人說。你說得是。即叫進福進祿。你二人先打發了喜錢。明日一早起身。接出三站。迎着了。先回來一個報信。不得有誤。二人答應。出門去了。這裡西門慶預備接風。置辦酒席。又叫劉包叫了吳道官商量在玉皇廟打醮之事。吳道官即來與官人道喜。二人敘禮坐下。吳道官說。老爹要打醮。怎麼個辦法。官人說。小犬連登之喜。全賴上天佛祖感應。才能改換門庭。下官要煩衆位替我打一百廿分□天大醮。念幾卷經。答謝天地。吳道官說。老爹虔誠。這是小道分內的事。小官人來了。即可起經。說罷。告辭去了。別人未得准信。吳二舅喬大戶先來道喜。聶先生只喜得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整亂了三日。第四日。進祿兒先回來說。奴才迎出兩站。就接着了小官人。說先與爹叩安。明日即可見面。官人說。他是單來的。還是同人來的。進祿說。是單來的。祭了祖。還要上任呢。西門慶說。知道了。歇

着去罷。官人走到上房。告訴月娘。進祿回來了。孝哥明日到家的話。說了一遍。月娘說。如此。這就放心了。說着。擺上飯來。衆姐妹也都來了。大家坐下。丫鬟斟了酒。奶子芙蓉兒抱着二姐兒。說。我們也來趕嘴來了。月娘說。恁大還叫人抱着。你不會走麼。伸手接過來抱在懷中。說。跟着我吃罷。春娘挾了一塊肉。說。你嘗嘗好不好。我這裡還有肉呢。跟我來。二姐兒果然奔了春娘來。餵了半碗飯。遞與芙蓉兒抱了去。大家才吃飯。須臾吃畢。天晚了。各自歸房。官人在藍姐房內歇了。次日。西門慶早起。吃了早飯。正然盼望孝哥。只見進福兒先來了。說。小官人到來了。慌得官人月娘衆姐妹都迎到儀門。等候多時。只見滿街上軍民百姓齊來看新中的舉人。又吹陞了縣令。真是奇聞。攜男抱女。擁擠不動。又聽得鑼鳴鼓響。細樂聲吹。玳安打着頂馬。後面好少的人簇擁着。孝哥騎着馬。好不威武。原來張二官李知縣都接出去了。派了數十個牢子。都

二續金瓶梅

第二十九回

三九六

思無邪滙寶

是青衣紅帽。半分執事。板子鎖子擺列兩傍。一把藍傘先到了大門。孝哥下了馬。見他頭戴圓翅烏紗。身穿圓領藍袍。腰橫犀角玉帶。足登粉底皂靴。兩朶金花。十字披紅。見了官人。父子遠離。不免眼圈兒紅了。請了安。叩了喜。拜了月娘。落了幾點淚。又拜了衆姐妹。都喜得眉歡眼笑。這才進入裡面。先拜了祖先。後拜了佛堂。復又與官人月娘長揖。又與春娘藍姐屏姐黃姐金姐奉了揖。衆僕婦大小丫鬟都來磕了喜頭。這才訴說路上行了多少日。幾時到了南京。怎的見了藍太監。怎的留在府裡住。如何款待。怎的與試官說了人情。幾時入的場。怎的中了第一名。將住了三日。怎的太監老爺奏明聖上。將兒子補了歷城縣知縣。怎的給了假回家祭祖。定於十月半一准到任的話。從頭至尾。細說一遍。又將太監寄來回書遞與官人。面簽上寫着。賢婿大人玉展。後面打着兩顆圖書。拆開一看。件件寫得明白。與西門孝說的無異。滿心歡喜。叫

丫鬟擺了香案。西門慶拈了香。答謝了天地已畢。一面叫玳安打發了喜錢。賞了排軍牢子二十兩銀子。王經回說。賈守備。秋提刑。張團練。李知縣。張二官。劉學官。具帖與爹賀喜。官人說。多禮。不敢當。不多時。喬大戶。吳二舅。黃莊磚廠薛劉二相也來了。將讓至書房。未能敘禮。又有謝希大。常峙節。孫寡嘴。祝麻子。吳典恩。白賚光都來道喜。還有吳道官。任醫官。潘道士。和尚道堅。賁弟付。二搗鬼。聶先生。來興兒都來迎奉。西門慶接送不了。女眷是左鄰右舍。大戶娘子。應二娘子。大妗子。二妗子。帶着鄭三姐。段大姐。薛姑子。王姑子。帶着妙鳳。妙趣。月娘讓至上房。都道了喜。又有李桂姐。吳銀兒。鄭愛香。鄭愛月。劉婆子。蔡姥姥。鄭媽媽。賁四嫂。馮媽媽。陶婆子。薛嫂。文嫂也來了。末後是李銘。吳惠。鄭奉。韓畢齊來叩喜。官客在書房待茶。堂客在上房款待。把西門慶月娘春娘衆姐妹忙得手脚不閒。大門上馬車成群。正是。

三續金瓶梅

第二十九回

三九八

思無邪滙寶

運轉一番新氣象。

時來萬物有光輝。

少時。衆親友散了。堂客也散了。就只喬大戶。吳二舅。大姪子。二姪子。鄭三姐。段大姐。兩個姑子與妙鳳妙趣未去。官人與孝哥謝了先生。叫聶雨湖與孝哥寫下新授知縣恩科文舉晚生西門孝頓首拜的全柬帖。叫孝哥先到五里原拜了祖。進了城。衆親友都要去拜。孝哥答應。冠帶了。騎上馬。玳安打頂馬。帶着王經進福進祿。八個鼓手在前引路。吹吹打打。往親友家遊街誇官去了。這裡西門慶煩先生寫了三十多分帖。請了衆親友。定下名班大戲。叫了李銘吳惠與兩個乾女兒。叫了廚子殺豬宰羊。預備在聚景堂大捲棚賀喜。晚夕西門孝回來。說天太短。走不過來。那裡都要坐坐。三天未必走得完。我出去先到了墳上。進了城。走了十來家。日頭就沒了。明日早出去。才好多趕幾家。去遲了。人家都要思量。官人與月娘都說。說得是。我兒辭不得辛苦。拜完了大總兒歇

着罷。月娘說。他今日作了官。歲數也不小了。難叫他哥兒了。叫他小大官罷。官人說。很好。就這麼叫罷。於是都稱孝哥小大官人。說着。放了飯。衆姐妹也來了。大家吃了飯。丫鬟遞了茶。孝哥說。我在西湖看了好景致。還帶了虎丘人自行船來。月娘說。你今做了官。還改不了孩子氣。說得孝哥也笑了。官人說。這濟南府與他丈人到了一處。也該商量着娶親事了。那裡有個上了任現娶官娘子的禮。月娘說。你說得是。等明日完了事。再從長計議。這時天晚了。大家歇了罷。說罷。衆姐妹回房。官人在黃姐屋裡睡了。一宿晚景不提。到了第二日。孝哥又去拜客。還無拜完。一連拜了三日。城裡關外走遍了。才拜完了。第四日。西門慶起得早。梳洗已畢。叫玳安看着在聚景堂設擺圍屏桌椅。自大門起都是結彩懸花。搭了個大戲臺。滿堂遊廊上掛了燈。正亂着。吳二舅聶先生先來了。次是謝希大。常峙節。韓主管。賁弟付。當知客幫忙來了。少時。賈守備。

二續金瓶梅

第二十九回

四〇〇

思無邪滙寶

秋提刑。張團練。劉學監。李知縣。張二官都來了。官人安了坐。未及上茶。又有喬大戶。任醫官。孫天化。祝實念。吳典恩。白賚光。吳道官。和尚道堅都來了。各按次序入坐。先上了菓酒。把酒來斟。衆人與官人把了盞。開懷暢飲。兩廊下堂客是大戶娘子。應二娘子。大姪子。二姪子。鄭三姐。段大姐。薛姑子。王姑子。蔡姥姥。鄭媽媽。還有李桂姐。吳銀兒。左鄰右舍的娘子姑娘也來了。月娘安了席。衆姐妹巡了酒。開了大戲。只聽得鑼鼓喧天。先唱了一齣天官賜福。第二齣是連中三元。第三齣是五代恩榮。裡外都是四平八穩的筵席。家僮使女巡酒。正唱着。黃莊磚廠薛劉二相來了。說。我們可來遲了。因交皇差。不能脫身。才來晚了。官人說。不晚。才唱了三齣戲。大家入了坐。說。隔席不讓了。吳二舅聶先生看着。換了席面。二人與官人拿了酒。各趕了三盅。才消飲看戲。小旦下了臺。衆客點了戲。上了笏板。後臺扮了。開了小戲。一連唱了五齣。跳了加官。放了

賞。開了整本麒麟閣的軸子。是夜打登州。大鬧瓊花觀。十分熱鬧。直飲至日西時候。才擺了飯。上了羹湯點心。大家吃畢。才煞了臺。衆客與官人道了謝。各自散去。衆堂客又聽李桂姐吳銀兒與四個家樂。琵琶三弦。唱了一回。官人與吳二舅。聶先生。賁弟付。韓主管。謝希大。常峙節。道乏。另擺一席菓酒。七人共飲。叫春鴻。文珮。李銘。吳惠唱南詞南曲兒。女客散了。才撤了殘席。衆姐妹各自歸房。不在話下。且說雲裡守在濟南府作參府多年。這日看京報。見上有新授本城知縣姓西門名孝。甚實詫異。說西門孝又是東平府清河縣人。此事奇怪。莫不是女婿孝哥罷。但聞得他出了家。又說他回了家。有說他父還了魂。有說他又做了官。未見真假。幾次我要另招女婿。奈甘雨兒誓不重婚。因此無心理會了。這幾年我這裡本缺禮法。截着省。不得通信。別的是小事。萬一他考中了。截取了知縣。豈不有誤大事。須得修書一封。詢聽詢聽才好。主意已

二續金瓶梅

第二十九回

四〇二

思無邪滙寶

定。即叫伴當告訴稿房。如此如此。快寫書信一封。裝了官封。用了印。叫馬牌子按站遞至東平府清河縣提刑衙門告投。不得有誤。伴當答應。叫稿房辦妥了。行遞去了。不上數日。李知縣得了官封。見是提刑衙門的公文。即差衙役與官人送來。西門慶正與孝哥閒談。玳安說。縣裡差人與爹送公文來了。官人走至儀門。衙役將文呈上。官人見紅筆圈點。印封一角上寫。濟南府城守營參府加一級雲公文一件。飛遞至東平府清河縣提刑西門大人衙門告投。沿途勿損。至于查究。速速。官人看了。知是親家私書。說道。收下了。與縣令請安。說罷。來到書房。拆了封皮。內有書信一封。展開細看。見是打聽孝哥幾時得中。因截省未能全禮。本處新授知縣是否女婿不是。再賀親家回陽官復原職之喜。閤家候安。還要回書。從頭至尾。細看一遍。即到上房。見了月娘。把來書與月娘看了。月娘說。這倒好了。咱們也修書一封。一面答覆。一面議論親事。豈

不兩全其美。官人說。正該如此。即叫孝哥。與你岳父修書一封。你的親事就在任上娶了才好。途長路遠。難道娶了來又回去不成。就說我還去呢。與你母親一搭裡到任上辦完了事。我們再回來。孝哥答應。下學堂修書去了。將出門。聶先生來見官人。二人敘禮坐下。先生道。小官人兩場都中了。業已入了學。做了官。學生在此無事。請示老爹還用我不。官人說。此話從何說起。明日小子赴任。還要求老師作個幕賓。教導着他辦事。還要大大的謝候。未能呈遞呢。先生道。有何德能。敢勞望謝。若說隨任一節。學生倒甚願往。一來師徒還在一處。二來在下亦可養生。官人甚喜。又說了些散話。先生辭去。西門慶送至院門。回至上房。與月娘說。幾乎忘了正事。月娘說。忘了什麼了。官人說。今日見了先生。才想起還無答謝他呢。月娘說。這可是要緊的事。不虧人家。官從何處來。須得好好的一分禮。才下得去。官人說。我這就辦去。即到春娘樓上。叫

三續金瓶梅

第二十九回

四〇四

思無邪滙寶

兌了二百兩銀子。兩套皮衣裳。兩套棉衣裳。十片葉子金。十疋大緞。二十疋洋布。叫玳安王經用盤子裝了四盤。官人帶着孝哥到學堂見了先生。說。小子連登金榜。身受皇恩。皆係老師教授。深費心機。我父子無以爲報。叫你徒弟磕個頭。備了些須薄禮。望老師笑納。先生說。這可不當。教書上進是學生的本等。得登金榜。是老爹府上的陰德。老爹太多禮了。官人說。不可過謙。請收了罷。先生說。怎敢不收。但却之不當。受之有愧。說。我叩謝了。才要強跪。官人連忙攙起。先生才受了。叫胡秀收起。大家坐下。胡秀獻了茶。孝哥說。書內有黃金。今日才信了。又說了些書的好處。官人說。我還有事呢。失陪了。先生說。容日拜謝。送出月亮門。西門慶孝哥都回後去了。不在話下。這一來畢竟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校記

❶「書」原作「信」，據書前目錄改。

第三十回 吃螃蟹金寶獻媚

就親事父子同車

閒詩不錄。

且說過了幾日。聶雨湖與孝哥商量。將書寫妥。與官人看了。即差進福往濟南府下書。給了卅兩銀子。定於次日起身。進福答應。收拾行囊。雇了頭口。次早領了書札。與官人磕了頭。官人說。到了那裡。將書投上。一切備細都在書上。問什麼答應什麼。不可多言。進福答應。出了門。上了騾子。往濟南府去了。西門慶來到上房。說。日子也不遠了。咱們也得商量娶媳婦之事。幾時起身好。月娘說。不過在十月初間。所有應用紬緞首飾倒都現成。不過多帶銀子。到那裡短什麼買什麼。我帶了兩個丫頭去。叫誰跟着你們。官人說。進福兒先去了。再叫玳安王經進祿同去。也就夠了。雇上一頂大轎。兩頂小轎。備上幾匹馬。用幾個馱騾馱上鋪

二續金瓶梅

第三十回

四〇八

思無邪滙寶

蓋箱子就是了。正說着。玳安回說。李知縣差人送了兩個長隨來。還有手本在此。說這兩個人很好。聽見小官人不久上任。恐爹這裡人少。送了來伏侍小官人的。西門慶說。很好。我正愁無人使呢。叫帶到書房裡我瞧瞧。玳安應諾。官人來到書房。見二人進來。與官人磕了頭。西門慶一看。說。你叫什麼名字。多少歲了。一個答應道。小的叫李德。二十歲了。又問那一個。叫什麼名字。多少歲了。這個答應道。小的叫楊安。廿一歲了。官人見他二人都是眉清目秀。伶俐聰明。滿心歡喜。叫春鴻把小大官叫了來。不多時。孝哥到了書房。官人說。此二人是縣官送來伏侍你的。看看好不好。孝哥一看。說。好兩個聰明人物。留下罷。到任上用人的地方多。還怕不夠使呢。官人說。既如此。我就道謝了。拿我的愚弟帖子給縣令道費心。收下了。賞來人四兩銀子。玳安答應。拿了賞封。交了帖。回覆去了。官人叫李德楊安。你二人先在學房聽候差使。先生也是要隨

任去的。把胡秀換出來。隨我使用。廚房裡乏人。王經跟我回來。叫他專管廚房買辦日用。省得跟了我。他姐姐鬧不過來。二人答應。往學房裡換胡秀去了。官人叫春鴻看曆書。十月幾日是出行吉日。春鴻答應。看了一會。說。初二日是極好的日子。星神也好。又宜出行。官人說。既然好。就定了初二日罷。正說着。文珮說。六娘請爹說話。西門慶出了書房。見珍珠兒在那裡等着。說。你娘叫我做什麼。丫鬟說。請爹吃酒。買了好多的大螃蟹。蒸熟了等着爹呢。官人說。又叫你娘費心。於是跟着珍珠兒來到金寶樓上。馮金寶見了官人。堆下笑來說。無什麼好的。今日買着了頂大的螃蟹。一斤才秤三個。又肥又大。蒸熟了。請你吃酒。官人說。甚好。我正想他吃呢。丫鬟放了桌子。擺上薑醋碟。放上兩大盤熱氣騰騰大紅螃蟹。官人說。真好螃蟹。必是頂蓋子的黃兒。金寶斟上酒。叫珍珠兒也坐下。三人共飲。官人指着螃蟹說。誰會掰腿兒。拿來我吃。珍珠兒

二續金瓶梅

第三十回

四一〇

思無邪滙寶

瞅了一眼。說。我們都不會。爹自己搵罷。官人笑了。說。這小肉兒。一句話不讓。往我要嘴。金寶說。也是你慣的。他怎麼不敢往我說。說着笑着。大家搵開螃蟹。吃了一回。官人說。小肉兒。過來坐下。咱爺兒倆個唱着喝。珍珠兒撒嬌撒癡。躺在懷裡。唱了一會。官人說。到底是你唱的。珍珠兒說。爹愛聽麼。官人拉着手說。你唱得比別人唱得好。又會哄我。唱一句愛聽一句。珍珠兒抽了他一個斗子。說。那話我可不信。有你們楚姑娘唱得好麼。別說我一個。就是十個也比不上他。官人說。六兒。你聽見了。這都是你教的。我要饒了你們。就饒了蝎子。金寶說。瞎扯臊。我好意請你吃酒。又無招你。拿人家的屁股遮自己的臉。你們好得一口氣兒。噙到口裡怕化了。頂在頭怕嚇了。還說人家說得不是。官人說。你護着他。我就不饒你。於是不容分說。把二人拉到屋中。剝了衣服。官人且不上床。自己拿着壺斟酒喝。把二人急得了不得。西門慶裝看不見。金寶上

前奪下壺來。倒搬漿。把珍珠兒壓在底下。三個人顛鸞倒鳳。殢雨尤雲。狂了個不亦樂乎。金寶說。你眼看起來了。便宜了你。也不知情。兩個人頂針續麻。把官人鬧得手脚不閒。飯也無吃。連上夜。抖擻精神。施展平生武藝。自起更直纏至四鼓方睡。話休饒舌。這日過了重陽節。西門慶在春娘樓上坐着。與春梅說。剩了廿幾日。我們就要起身了。家中一切都交給你。我們至快也得個半月的工夫。門戶要謹慎。小心火燭。不可往那裡去。諸事留神。春娘說。何勞囑咐。一切都有我呢。有什麼難辦的事。就只你們倒得費心。比不得白出門子。到那裡娶媳婦。都要想到了。天冷了。多帶皮衣服。路上涼。銀子多帶幾兩。官人說。我已都分派了。沒什麼難事。就只得先打了包。閒空兒都查點妥當。裝了箱子。看臨期忘了。正說了半截話。胡秀回話說。親家老爹差人請爹與小官人明日吃酒。叫爹早些過去。官人說。又叫親家費心。告訴明日必去。胡秀答應。回

二續金瓶梅

第三十回

四二

思無邪滙寶

覆去了。西門慶來到了上房。通知了孝哥。吃了飯。在屏姐屋內歇了。一宿無話。到了次日。父子梳洗已畢。冠帶整齊。騎了馬。帶着玳安。胡秀。進福。進祿。往喬大戶家吃酒去了。大戶家擺席唱戲。整吃了一日酒。至晚回家。孝哥仍回上房。官人來到藍姐房中。秋桂接了衣冠。藍姐說。喝酒不喝。官人說。不喝了。我瞧瞧妞子想我不想。芙蓉兒抱了二姐兒來。笑嘻嘻。官人抱在懷內。摟着親叫爹爹。又學賣饅饅。西門慶喜之不盡。秋桂遞上茶來。官人喝了。又與二姐兒頑耍多會。天交二鼓。官人說。歇了罷。芙蓉兒抱去二姐兒。官人與藍姐攜手入房。上床安寢。不提。這日到九月廿五日。月娘說。日子近了。叫小玉將頭面首飾。紬緞布疋。過禮之物。都搬出來。又將官人月娘孝哥應用衣服袍帶。如意牙笏。金條銀兩。零星事物。共裝了八個大箱。還有鋪蓋帽盒。衣包粧臺。都打點停妥。衆姐妹各送孝哥人事一分。獨春娘藍姐外有給媳婦的禮物一分。都

是珠翠首飾項圈鐲子之類。月娘說。太多禮了。又叫妹妹們費心。自廿六起。每日各房請官人月娘孝哥吃錢行飯。整吃了五日。到了初一日。是吳二舅的東道。借大廳擺酒。大妗子。二妗子。大戶娘子。應二娘子先來了。少時。喬大戶。謝希大。常峙節。賁弟付。聶先生。都來作陪客。與官人拿了酒。大家坐下。堂客在上房擺酒。都是一樣筵席。四個家樂。吹彈歌舞。唱崑腔小戲。衆親眷也與月娘斟了盅。大家暢飲。正飲中間。薛姑子王姑子來了。衆姐妹一齊站起來說。二位師傅從那裡來。二人道。我們才往二舅爹那裡去。聽見在這裡與老爹大娘送行。我們趕了來了。月娘讓了坐。二人入席。說。小大官真是雙喜三登科。春娘說。雖是重喜。就只娘兒們朝夕廝守。一但遠離。輕一（易）難見。叫人遇不得。說着。秋波落淚。衆姐妹也覺傷心。孝哥巡了酒。拖地一揖。說。但請放心。我也無了法了。盡忠難以盡孝。作了皇王的官。就由不得已了。月娘說。雖是如此。

二續金瓶梅

第三十回

四一四

思無邪滙寶

但母子遠離。實難割捨。我更難過。說着。流下淚來。官人說。喝酒罷。天下事都是如此。那裡有家內養老的。不上任怎麼就親。不娶媳婦多咱抱孫子。說得閤堂都笑了。這才舉筯開懷暢飲。四個家〔樂〕調動絲弦。唱了一回。直飲至日色平西。面帶春色。衆人說。吃飯罷。官人前後照應。都不喝了。上了羹湯點心。大家吃了。上了茶。又唱了一回。衆人說。歇了罷。明日還要起早呢。說罷。大家散去。官人與吳二舅道了謝。也回了家。衆姐妹各自歸房。西門慶同春娘來到樓上。又擺了酒。楚雲斟了盞。三人共飲。官人說。小肉兒。我不在家。不許想我。等回來加倍的還你。楚雲瞅了一眼。眼圈兒就紅了。說。娘。咱們今日記下個記號。要錯了一絲。一倍罰十倍。官人笑得了不得。說。這孩子是個護食狗。難纏貨。於是酒也不喝了。把楚雲抱入房中。說。我問你。怎麼記記號兒。把春娘也叫上床。三人不免遠別之情。難割難捨。郎才女貌。整纏了半夜。天交三鼓。三人

才睡。到了次早。轎馬騾夫都來了。上了馱子。西門慶月娘孝哥都冠帶整齊。先拜了祖先堂。又拜了佛堂。月娘孝哥到各屋裡拜辭了衆姐妹。王六兒。如意兒。袁碧蓮。芙蓉兒。楚雲。秋桂。珍珠兒。玉香。素蘭。紫燕都與官人月娘孝哥磕了頭。春鴻。文珮。劉包。周老。胡秀也來拜見了。小玉。天香拜別了衆姐妹。玳安。王經。進祿也拜辭了孝哥。又與春娘。藍姐。屏姐。黃姐。金姐行了禮。衆姐妹與官人月娘孝哥各遞了三杯酒。灑淚而別。官人說。我們去了。衆人送到大門。早有聶先生帶着李德楊安在大門等候。還有喬大戶。吳二舅。韓主管。來興兒都來送行。官人都見了禮。才上了馬。與月娘孝哥上任去了。將出了城。到了永福寺。早有大戶娘子。應二娘子。大妗子。二妗子。薛姑子。王姑子。李桂姐。吳銀兒在那裡等候。官人與孝哥下了馬。月娘下了轎。衆人各遞了三杯酒。官人說。回來再謝。我們還要趕路呢。言罷。上了轎馬。揚長去了。到了十里亭。又有賈守

二續金瓶梅

第三十回

四一六

思無邪滙寶

備。秋提刑。張團練。李知縣。張二官。劉學官。謝希大。常峙節。賁弟付。吳典恩。孫天化。祝實念。白賚光。吳道官。任醫官。和尚道堅都在那裡。官人與孝哥下了馬。各遞了三杯酒。讓在亭子上坐席。官人說。都領了。回來再謝。天氣短。晚了趕不上宿頭。說罷。上了馬。孝哥也上了馬。玳安在前引路。李德楊安打前站。進祿王經跟着轎子。後跟十數個馱子。官人孝哥聶先生三人並馬而行。飢餐渴飲。曉行夜宿。看了些荒山凍水。野店村莊。雖也有趣。奈隆冬天氣。寒風透體。山徑崎嶇。道路難行。這日起得早。正走中間。前面一座大山。往還三十里上下。名長蛇嶺。只見彤雲密佈。一陣涼風。鵝毛大片飄下一天瑞雪。騾夫說。不好。走不得了。山下有一個腰站。今日萬不能過山。趕到那裡宿了罷。官人說。怎麼走不得。騾夫說。此山名長蛇嶺。山路陡處極多。頂着雪走。看不出路來。住了雪。山上都凍了。萬不能行。只看天晴了。淒（清）了道兒。才走得呢。官人說。既如

此看了店住下罷。說罷。往前奔走。雪益發大了。好容易趕到腰站上。只有五座店。餘者都是飯鋪。王經進祿問遍了。都有客商。住得滿滿的。再無有房子。官人說。這可怎了。一陣寒風刮得站立不住。衆人也無了主意。先生說。這可了不得。若無有住處。我先活活凍死。性命休矣。孝哥也凍得亂戰。叫玳安不拘那裡。找半間房子避避才好。玳安答應。去了半日。都不宿客。渾身都濕透了。正在爲難之際。只見南店裡出來了一個。手裡拿着一捆炭。低着頭走。玳安上前說。尊駕是住店的麼。裡面可有閒房無有。那人擡頭一看。見是玳安。玳安認出是進福。二人大笑。玳安說。爹娘小官人都來了。遇見大雪。找了半天。無有下處。你這裡容得下麼。進福說。我住着兩間房子。爹娘住了。咱們只可在伙房裡罷。玳安說。幸而遇見你。不然就無處住了。跟我來。請爹娘下馬要緊。於是二人見了官人。喜出望外。進福引路。一齊進了店。在熱炕上坐下。把小玉天

二續金瓶梅

第三十回

四一八

思無邪滙寶

香兒都凍哭了。官人說。你幾時回來的。進福說。到了濟南府投了書。親家老爹甚喜。賞了飯。見了兩面。住了三天。就回來了。今日將過了山。就遇見大雪。才住下了。若不是碰見奴才。再無有住處了。官人甚喜。說。福星高照。什麼好不好。將就着住了罷。這一來畢竟後文如何。且看下部分解。

三續金瓶梅卷之七

訥音居士編輯

第三十一回 二優童任意縱橫

濟南府婚成大禮

荒言莫敍。

話說西門慶遇了大雪。在長蛇嶺住了三日。好不容易天晴了。騾夫說。走得了。起程罷。官人叫進福仍跟回去。夫妻父子帶着從人過了山。至晚投宿。才會着了李德楊安。又行了幾日。這日到了濟南府的交界。早有歷城縣縣丞帶領衙役三班。在驛站交界外迎接。遞了手本。還有教官四衙。也遞了手本。西門孝下了馬。大家見禮。一齊進了公館。早有辦差的伺候飯食草料。不必細說。次日起身。又行了兩日。離府城不遠。有雲參府道臺。知府。千戶。百戶。舉監。生員。都在金亭驛館迎接。西門孝與官

三續金瓶梅

第三十一回

四二〇

思無邪滙寶

人下了馬。進了驛館。與岳父見禮。又見了本府本道。打躬長揖。西門慶也見了禮。兩親家敘了寒溫。獻了茶。少坐片時。外邊早有衙役三班。預備了大轎。黑紅帽。旗鑼傘扇。伺候多時。西門孝站起說。接印要緊。進了城再敘罷。出了驛館。上了大轎。喝道鳴鑼。上任去了。這裡官人在金亭驛館與雲裡守敘話。衆官都進城去了。雲裡守道。在報上見了。我說是女婿。果然不錯。親家就親。更辦得好。但我實在短禮。也是越省之故。諸乞原諒。官人說。親家多心。你我是把兄弟。又結了親。有什麼說的。正說着。西門孝差人來接官人。說。大老爺接了印了。差小的們請太老爺太夫人進衙安息。官人說。知道了。與雲裡守一齊上馬。月娘上了轎子。不多時。進了濟南府城。見好一個省分。三街六市。各行買賣俱全。人山人海。都看新官到任。又走了條街市。來到了縣衙。只見門上掛着塊立匾。上寫斗大的歷城縣三個大字。又見黑紅帽子閃了門。進了儀門。兩邊

是科房。進了大堂暖閣。才來到二堂。過了二堂。才是臥房。兩邊廂房是廚房茶房。各處懸花結彩。新貼的對聯。大官人與雲參府在二堂坐下。門子獻了茶。西門孝又與官人岳父行了禮。下首坐下。參府說。你我文武無轄。我才說得話。此處是個沖繁疲難的要缺。諸事要小心。案件要公道。府道都與我好。有什麼難辦的事告訴我。我自有道理。別無他囑。我回去了。安頓了。日子多着呢。說罷。告辭出門。官人與西門孝送出暖閣。回來到了臥房。見了月娘。行了禮。又到書房與聶先生問了安。又有府道來拜。都有飯食禮物。讓至書房。坐了一會。說了些地理情形。西門孝道了謝。二官告辭。送出府道。又有縣丞四衙舉監生員來拜。都收了手本。西門孝忙着上了轎。閃了門。擺開執事。喝道鳴鑼。拜客去了。到了參府道臺。知府衙門。又拜了縣丞四衙教官千戶百戶各衙門。整亂了一日。至晚回衙。才用飯歇息。安頓了行李。滿堂點上燈燭。官人夫妻父

二續金瓶梅

第三十一回

四三二

思無邪滙寶

子都乏了。丫鬟鋪了床。各自歸房安歇。不提。且說春梅自從西門慶起了身。就把春鴻留在樓上辦理家務。白日裡支發賬目。晚夕留在樓上過夜。一黑了就關了院門。與春鴻同起同坐。每日晚上擺酒。連楚雲也掛拉上了。三個人打得如漆似膠。但願官人一年不來才好。一日春鴻喝醉了。與春娘跪下說。兒子有句話說。春娘說。你說什麼。春鴻說。今日我也要學個連床會。不知娘你依不依。春娘笑了。說。你這囚根子。越發膽子大了。你與楚雲偷饑抹嘴。我不說什麼就罷了。還敢說什麼連床不連床。春鴻說。好親娘。咱們樂一樂。春梅雖嘴裡如此說。心裡吧（巴）不得一聲兒呢。說。你敢把楚雲抱進去。我就依你。春鴻趁着酒性。說。這有何難。把楚雲抱住。要往屋裡去。楚雲臊得紅了臉。打挺豎直立。那裡肯依。把頭髮都滾散了。着吐沫唾着說。這小兔子瘋了。娘還不打他。叫他上房。春鴻的酒也鬧上來了。那裡管得。把楚雲剝了個精光。只穿着

大紅膝褲。鸚哥綠的兜兜。繡花汗巾。襯着丁香小脚兒。還與春鴻支持。把春鴻按在地下。把他的衣服也剝了。露出一身白嫩肉。穿着月白紬膝褲。大紅汗巾繡花兜肚。帶着一個鴛鴦香袋。二人滾在一處。春娘看着。笑成一團。說。楚姐。那不算。把他都給我剝了。楚雲才要解他的汗巾。不防春鴻把楚雲的褲腰拉開了。楚雲臊得撂下春鴻。往屋裡就跑。被春鴻趕進來。春娘也跟來看熱鬧。春鴻就把隔扇關了。不容分說。把春娘也剝了。拉到床上。楚雲要跑。被春鴻拉住胳膊。按在床上。半推半就。三個人殢雨尤雲。狂成一處。春梅又把西門慶的三元丹給他吃了一丸。把春鴻燒得下身火熱。不由翻江倒海。顛鸞倒鳳。把二人鬧得吁吁氣喘。香汗淋漓。都顧不得了。直狂至日落。飯也無吃。連上夜。盹睡片時。復合雲雨。三個人都在少年。狂至四更。各逞精神。雲行雨施。方睡。自此更熟了。每日三個人寸步不離。不在話下。再說文珮見春鴻搭上了春

二續金瓶梅

第三十一回

四二四

思無邪滙寶

梅。這小優兒心如火熱。雖與金寶有首尾。一心愛上了秋桂。總無得手。這一日。信步走入花園。可巧遇見秋桂從裡往外來。文珮說。姑娘那裡去了。秋桂說。管我呢。找你哥哥去了。文珮說。誰是我哥哥。秋桂從袖子裡掏出一個白兔兒。說。這不是你哥哥。我買了一對。不知什麼時候這一個跑到花園裡來。整找了這半日。才從太湖石窟窿裡掏出來了。這一個小兔子淘氣得很。他準是想他爹了。文珮笑個不了。你罵得巧。說。我問你一句話。秋桂說。什麼話。文珮說。你瞧見藏春塢的紅耗子無有。秋桂說。別說瞎話了。世界上那有紅耗子。文珮說。我也說無有。前日我與春鴻特意去瞧。不但是紅的。都有一尺多長。你不信。跟我瞧去。秋桂說。這倒是個新樣兒。咱們就走。於是二人過了山洞。來到藏春塢。秋桂說。在那裡。文珮把門關上。說。在這裡頭呢。秋桂這才明白上了他的當。羞得面紅過耳。說。你這囚根子瘋了。看有人來。文珮說。好妹妹。想殺我了。

你行個好罷。秋桂說。我不好罵你。爹不在家。你們都要成了精了。你看春鴻小兔崽子。天天在二娘樓上眼熱了。今日你這小娼婦又來纏我。我可不像楚雲。招漢精兒似的。招着我是打。文珮說。我情願意叫你打殺了。想出去不能。於是不管青紅皂白。把秋桂按住。硬會巫山。秋桂要嚷。文珮搗着嘴哀求。先前還扭別着不從。後見他軟語柔情。按納不住。只得半推半就。樂極情濃。越看越愛。原來秋桂是個端正女子。雖朝常與春鴻文珮在一處。從不正眼看他。就是嘔鬪頑笑。也不過伙伴中取笑而已。從無真心。故此不甚理會。今日因前緣註定。臉對了臉。才細看出文珮的好處。秋桂動了憐愛之心。才實意貼在文珮身上。說。我今日從了你。千萬不可壞了良心。以後我也不罵你了。斷不可告訴人。文珮說。不勞囑咐。我知道。兩意相投。百般恩愛。二人海誓山盟。雲雨已畢。秋桂繫了裙子。先出去了。文珮看無人。也溜出來。出了角門。往書房裡去。

二續金瓶梅

第三十一回

四二六

思無邪滙寶

了。話分兩頭。單說西門孝到了任。過了十餘日。大官人騎馬來拜雲裡守。門上通報。雲參府出迎。讓至書房。敘禮坐下。內司獻了茶。西門慶說。今日特來商議娶親之事。早些辦了。我還要回去呢。雲裡守道。親家那裡定了日子。我這裡俱已齊備了。官人說。我們看了。冬至月初三日是上吉嫁娶不將吉日。定於本月廿五日過禮。好不好。雲裡守道。好極了。就是的。說着。叫人搭了桌子。擺上山珍海味。南北筵席。讓官人上坐。雲參府作陪。把酒來斟。雲裡守道。咱們是舊日的弟兄。今雖都做了官。不可太客套了。我這裡備些粧奩。一切應用都在小弟身上。官人說。既如此。多謝盛情。又飲了一會。上了割刀點心。吃了飯。遞上茶來。只見月窗上一片竹影。遠遠有鶴唳之聲。官人說。窗外是何所在。參府道。是我的小花園。親家高興。何不看看。官人說。正要賞鑒。二人出了書房。進了鑽山門。後邊便是。進了花園門裡邊。雖是隆冬景況。有幾處甚實幽雅。只

見太湖石。松竹。梅粧。仙鶴。麋鹿。像軸古畫。走了好一會。過了花神廟。來到一個亭子上。只見堆着一塊山子。週圍都是梅花。紅白相映。甚實有趣。二人進入裡面。四面都是玻璃窗戶。放下簾子來。滿屋裡噴香。伴當獻了茶。官人見架上詩書。牆上字畫。說。親家太樂了。有這等好所在。夏天還不知怎樣好呢。雲裡守道。夏天還無春天好。我這一片桃杏垂楊柳。甚實茂盛。開了花。十分可觀。又敘了回散話。官人說。我回去罷。還有事呢。雲裡守道。既有事。不敢強留。二人步出花園。送出暖閣。西門慶回衙去了。來到後堂。見了月娘。把前後話說了一遍。月娘說。就娶在這屋裡。咱們挪在罩房裡。那裡又乾淨又暖和。說着。西門孝退了堂。月娘將定了月外初三日娶親之事。告訴明白。西門孝道。父母定期。謹遵嚴命。話不可重敘。到了廿五日。官人下了四套衣裳。兩副頭面。還有鋪蓋被褥。袍帶尺頭。棉花羊酒等類。雲裡守次日又請女婿赴席。叫了一臺戲。

二續金瓶梅

第三十一回

四二八

思無邪滙寶

連西門慶月娘都請了去。大擺筵宴。坐了一日。到了初二日。參府送了十六個皮箱。還有床帳桌椅。粧臺衣架。古董玩器。冠袍帶履。擺了半街。衙門裡結彩懸花。大擺酒席。請了府道四衙縣丞教官迎粧。搭了一個大戲臺。叫了名班大戲。守府千戶百戶團練送到了嫁粧。坐了席。吃了攔門杯回去了。這裡開了戲。閣堂歡樂。六房經承主簿帶領衙役三班叩了喜。直吃至日落西山。是晚。這裡用八人大轎。全副執事。十六個燈籠。十二個鼓手。月娘娶親。三更天請雲小姐上了轎。兩個陪房。雲夫人送親。燈球火把。將小姐娶到縣衙。拜了天地。西門孝揭了蓋頭一看。見這小姐。真有沈魚落雁之容。閉月羞花之貌。就只棗糖色身子略胖些。西門孝甚喜。暗想道。此人美而豐厚。必主大貴。又見兩個侍女。倒是粉團一般。都有十六七歲。益發歡喜。列公。雲裡守只有這個女兒。愛如珍寶。雖他澀吝。待小姐說一不敢奉二。生他的時候。天降細雨。故乳名叫

甘雨兒。今年才十八歲。自幼讀書。詩詞琴棋。樣樣都是好的。女工針指。無所不會。且又性格純良。陪了來的女子。一個叫青鸞。一個叫丹鳳。都是小姐自幼伴讀的丫鬟。兩個都是千伶百俐。且會彈唱歌舞。西門孝見了。怎不歡喜。天明了。前邊開了大戲。衆官都來賀喜。二堂上調開桌椅。上了四平八穩的筵席。西門孝斟了酒。大家開懷暢飲。小戲唱完。跳了加官。放了賞。開了軸子。上了割刀點心。吃了飯。茶罷。至晚。衆客散去了。西門孝入了洞房。月娘與喜婆打發合巹。坐了帳。吃了子孫饅饅長壽麵。月娘回房去了。喜婆伏侍新人上了床。帶上隔扇。在窗外聽喜。半晌。聽得甘小姐哭泣。又聽得床響喘息之聲。喜婆溜到單房。見了月娘。道喜說。娶着了。月娘說。怎麼。喜婆說。我在那裡聽了半日。只聞得小姐哭泣。總無聽見說話。又半會。才聽見床響喘息之聲。豈不是大喜。月娘說。參府的千金。有什麼差遲。你乏了。歇着去罷。一宿晚景不提。到了次日。

二續金瓶梅

第三十一回

四三〇

思無邪滙寶

新人下床。青鸞丹鳳伏侍着梳洗。雲夫人來了。上了頭。冠帶已畢。帶出來與官人月娘磕了頭。拜了堂。擺上了緣飯。月娘讓親家母坐了席。外邊鼓樂齊鳴。吃了飯。雲夫人告辭。母女難割難捨。囑咐了好少的話。才出了房門。月娘遞了攔門盅。新親去了。這裡閤衙歡慶。大擺筵宴。不在話下。這一來畢竟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閒詩不錄。

却說春梅與春鴻打得火熱。與楚雲三人纏成一團。這日。春鴻與春娘要了二十兩銀子。這小優兒一心不足。搭上文珮兩個人。白日裡花街柳巷胡串。晚夕不是在春娘樓上纏繞。就是在書房與文珮私合。二人每日吃得無酒三分醉。這日。二人商量着要到獅子街女戲下處逛逛。二人穿了新衣。搖搖擺擺到了那裡。老板認得是大官人的倖童。怎敢怠慢。二爺長。二爺短。百般迎奉。叫美姐與三元陪着擺酒。四人對坐。拿了樂器來彈唱崑腔小曲。春鴻帶着美姐。文珮帶着三元。真像兩對美人。飲了一會酒。春鴻說。爹不在家。怕你們想他。我們來與你們接短。要好好的叫我們樂樂。要怠慢了。爹回來。你們不得便宜。美姐說。說那裡

二續金瓶梅

第三十二回

四三二

思無邪滙寶

的話。二位小爺是爹的什麼人。我們敬敬錯了。不是說我們雖是爹包着。咱們倒是親人。說得二人大喜。文珮叫三元坐在懷裡。一遞一口吃酒。春鴻拉着美姐的手。說說笑笑。文珮說。咱們今日打個官鋪好不好。春鴻說。就是。那才有趣兒。又飲了幾盅。美姐說。這個盅子不濟事。咱們飲個套杯。叫老毛換了套杯。只見杯上畫的都是春意。二人大喜。自小杯飲起。還未到大杯。二人酒有八分。說。咱們照這個式樣。看他們會不會。二人把美姐三元拉到屋裡。春鴻剝了美姐。文珮剝了三元。二人也脫了個精光。四個人像一本冊頁。男女都賽粉團兒。配着紅綠兜肚。三寸金蓮。白臉紅唇。恰似巫山佳境。別一洞天。叫老毛滿滿添了一盆炭火。放下簾子來。春鴻與美姐顛鸞倒鳳頑耍。文珮與三元鳳友鸞交調笑。四個人纏成一處。萍水相逢。如漆似膠。此話怎講。萬事不出道理二字。他四人都在青年。春鴻文配（珮）又生得粉嘴粉眼。且終日跟着西

門慶學得千般風月。萬種輕狂。美姐與三元怎不歡喜。翻江攪海。湧浪翻波。直狂了兩個時辰。少睡片時。兩個婦人把他二人混醒了。復整旗鎗。一場大戰。鬧了個一床雲霧。香汗淋漓。春鴻文珮軟癱熱化。輸了個滿盤。看了看。天不早了。才下了床。穿好衣服。老毛端了茶來。二人喝了。定了定神。說。日已落了。看關了門。咱們回去罷。說罷。二人留了六兩銀子。回家去了。春娘正盼着。只見春鴻進來。春娘說。你往那裡去了。春鴻說。一個朋友邀我吃酒。耽隔（擱）了半日工夫。楚雲說。信他的話。不知往那裡浪漢子去了。說罷。擺上酒。三人共飲。只喝了兩三盅就睏眼朦朧。楚雲在春娘耳朵上說。別叫他等他睡着了。自有道理。說着。春鴻睡着了。春娘說。怎麼收拾他。楚雲說。咱們把他擡進去驗驗。春娘說。正合吾意。於是叫玉香幫着。三個人將春鴻擡起。鼾睡如雷。七手八腳擡到床上。春娘動手剝了個精光。才要驗看。春鴻驚醒。說。你們要怎麼着。既

二續金瓶梅

第三十二回

四三四

思無邪滙寶

剝了我。你們往那裡跑。說着。不容分說。把二人也剝了。拉入被內。纏成一團。玉香得便。帶上隔扇跑了。話分兩頭。且說秋桂自從與文珮相處一次。每日只想着他。就只不得方便。可巧這日藍姐與二姐兒頑耍了半日。二姐兒單要跟着娘睡。將點上燈。藍姐就帶着二姐兒躺下了。叫奶子秋桂。你們也睡個早覺兒。秋桂說。芙蓉兒早睡了。我去關門。藍姐說。睡去罷。秋桂得便。把隔扇倒掩。出了院門。一直往書房裡來。一面走着。心中暗喜。說。這是天緣湊巧。笑嘻嘻來到書房。只見文珮一個人打開了鋪蓋捲。頭朝裡躺着。秋桂躡手躡腳。坐在床上。推了他一把。文珮嚇了一跳。見是秋桂。喜上眉梢。說。你從那裡來。秋桂說。我想你非止一日。今日得空兒。特來瞧你。問。春鴻在那裡。文珮說。他有好地方去了。自爹出了門。那一夜在這裡。秋桂說。他往那裡去。文珮說。你還不知道呢。他與二娘那裡搭上了。每日只在樓上吃喝彈唱。離不開了。秋桂說。我

怎麼不知道。故意的問你。文珮說。今日你來得巧。這裡無人來。跟着我睡罷。秋桂說。不是俺娘睡得早。我如何能來。你把門關上。咱們自在自在。文珮忙關了門。說。還有吃喝呢。書隔上取下一壺酒來。火盆裡添上炭。還有兩包乾菓子。一包瓜子兒。一包核桃仁。把酒溫了。無有碟子。就着紙包兒。二人對飲。文珮說。爹去了廿幾日了。好歹的別來才好。但願多耽誤些日子。咱們多樂幾日。要來了就難了。秋桂說。就是不來。我也輕易出不來。總得遇了巧。咱們才得到一處。我家娘管得太緊。不像二娘六娘的丫頭。由着性兒。你可怕什麼。不見我。還有六娘呢。文珮說。這是那裡的話。秋桂說。你別哄我。早就知道你們有首尾。前日在玩花樓下親眼目睹。你與六娘做什麼來。文珮無言可對。說。你怎麼瞧見了。秋桂說。打發了晚飯。無心走到那裡。聽見樓下有人。從窗縫兒一看。原來是你們二人弄鬼。一個像急狼見肉。一個像偷油的耗子。瞧了個足興。

二續金瓶梅

第三十二回

四三六

思無邪滙寶

我才回來了。文珮也笑了。說。既你看見。不必瞞你。千萬不可告訴人。秋桂說。君子不奪人之美。與我腿事。咱們喝酒罷。又飲了兩盅。文珮說。別喝了。留兩盅咱們躺下喝。怪冷的。坐個什麼勁兒。秋桂說。很好。躺着喝暖和。於是二人脫了衣裳。把燈放在炕桌上。上了床。鑽入被中。斟上酒。一面喝。一面頑耍。每人才喝了一盅。酒就沒了。文珮說。咱們倆口子睡罷。秋桂打了他一下。說。小兔子。越發好了。誰與你是倆口子。文珮說。你不與我是倆口子。怎麼跟着我睡。秋桂無言。他二人打牙訕嘴多時。文珮等不得。把秋桂按住。不免郎才女貌。魚水和諧。整狂了半夜。睡不多時。文珮醒了。又與秋桂暖床熱被。親近不了。把秋桂鬧得舌尖冰冷。香汗滿床。雞叫了方罷。忙起來穿好衣服。秋桂說。趁無亮。我去罷。文珮難捨難分。無奈開了門。秋桂看無人。一溜煙兒就跑了。少時。春鴻進來。說。你倒起得早。今日無事。咱們吃了飯。逛逛去。文珮說。往那裡逛去。春鴻

說。咱們到院裡走走好不好。爹在家不得出門。他們常在那裡。我總無去過。我很愛韓金釧。你愛那一個。文珮說。我愛董嬌兒。只不認得他們的門。春鴻說。你太竊（怯）了。到了麗春院。還愁無人帶了去。文珮說。既如此。快吃飯。咱們就去。說罷。忙着吃了飯。茶也不喝。二人出了大門。往院裡來。將進了院門。早有幫閒的認得春鴻文珮。說。二位逛來了。要往誰家去。二人說。我們要到韓家董家逛逛。幫閒的說。二位跟我來。小的送去了。春鴻文珮大喜。跟着他走。不多時。說。這就是韓家。董家與他一牆之隔。二位略站站。等我叫出人來。說罷。進入裡面。說。有客來了。鴛子答應。迎出來說。二位裡面坐。幫閒的說。二位進去。用小的叫一聲就來。二人進門。直入房中坐下。鴛子說。有客來了。姑娘快來。韓金釧答應。走來一看。大家笑了。說。我打量是誰。原來是二位小爺。說。可見是爹不在家。若不然。請也請不至。先遞了茶。忙叫鴛子擺酒。春鴻說。我們兩個人。

二續金瓶梅

第三十二回

四三八

思無邪滙寶

你一人那裡張羅得過來。還得把董姑娘叫了來才好。金釧說。更好了。即叫人叫董嬌兒去。這裡二人滿屋裡細看。只見是三間廂房。糊得雪洞兒一般。外間設着桌椅火盆。也有字畫盆景。裡間設着床帳被褥。衣架粧臺。撲臉的熱氣。滿屋裡噴香。少時。董嬌兒來了。道了萬福。四人入了坐。擺了十二個菓碟子。把酒來斟。董嬌兒說。今日是天緣奇遇。想不到二位光臨。春鴻文珮說。渴想多日。特來打攪。酒過三巡。拿了琵琶來。二人彈了一回。各唱一曲。春鴻文珮甚喜。叫韓金釧董嬌兒彈着。賣弄喉嚨。自唱自飲。叫婊子捱近身邊。春鴻帶着金釧。文珮帶着嬌兒。又唱了一回。越看越愛。一對一口的吃酒。又划了回拳。都是春鴻文珮輸了。被婊子一連灌了幾盅酒。又見他百般迎奉。那裡受得。把他們帶到屋中。蜂狂蝶戀。殢雨尤雲。狂了個不亦樂乎。金釧與嬌兒愛得受不得。拿出平生的本事來。二人那裡當得起。跑出房來。笑成一團。光着脊梁。復

又進房。穿好衣裳。正在拉拉扯扯之間。只聽外面來了兩個人。大聲道。什麼人在此。還不出去。春鴻文珮從窗戶眼往外一瞧。見兩個人凶眉惡眼。揎拳擣袖走進來。連叫鴇子不絕。鴇子嚇得亂戰。說。二位爺息怒。不干我事。你老進去瞧。二人說。你們雖是道傍的驢。有錢就騎。他們姐兒倆原是我們包下的。誰許他接人。快給我趕出去。春鴻文珮大怒。從屋裡跳出來。說。你們是什麼東西。要趕出誰去。二人一看。是兩個後生。那裡放在眼裡。說。我們不打你就是造化。還敢出口傷人。還不滾出去。省得太爺們動氣。春鴻文珮開言大罵。說。你認認我們是誰。二人那裡受得。只氣得連聲喊叫。輪（掄）拳亂打。說。我看你是那班裡的小旦。人家不要的兔子。大爺高興掛的着。你膽敢與我們撒野。說着。又撲了上來。春鴻文珮那裡支持得住。說。敵爾不過。奪門跑了。看官。說了半日。還不知這兩個人是誰。一個叫魯華。外號草裡蛇。一個叫張勝。外號過街

二續金瓶梅

第三十二回

四四〇

思無邪滙寶

鼠。二人是本地的土豪。發了些外財。都是沒良心的錢。所以眠花宿柳。聚賭窩娼。包占着韓金釧董嬌兒。非止一日。今日見春鴻文珮在此。從無見過。如何認得。故此氣得爆燥如雷。打了一架。兩個婊子嚇得面如土色。給草裡蛇過街鼠跪着說。二位老爹息怒。這禍惹得不小。二人連忙攙起。說。誰惹了什麼樣禍。婊子說。你們太歲頭上動土。吃不了要兜着走呢。還說我們膽子大。接了別人才打的那兩個人是誰。二人說。不認得。金釧嬌兒同說。他是西大官人的倖童。一個叫春鴻。一個叫文珮。誰敢惹他。草裡蛇說。坑了我了。過街鼠說。我的眼睛瞎了。要知道是二位舅舅。我們吃了熊心豹膽也不敢惹他。就是往我們家去。看見也早溜了。這可怎麼好。咱們可活不成了。越說越怕。只急得汗似蒸籠。婊子說。悔之晚矣。只可聽命由天罷。你們二位先別出去。聽一聽再作道理。二人無言。低頭嘆氣。說着。只聽外面叫門。鴇子開了門。見是四個捕快。

公差提着鐵鎖。拿着印牌。說。快叫魯華張勝出來。老爺堂上立等對詞。鴇子聞聽。魂就冒了。忙進去告訴二人。魯華張勝也馱了半晌才回過氣來。只聽差人等不得。說。不用裝死兒。滾出來罷。二人藏在門後頭。渾身打戰。公差大怒。闖進廂房。從屋裡掏出來。不容分說。鎖了去了。原來春鴻文珮被兩個光棍打了一頓。雖無重傷。嬌皮嫩肉也賺了幾塊青腫。氣悶不過。二人跑到提刑所。見了張二官。一五一十具實告了一狀。春鴻原伺候過他。又是大官人得寵的人。豈有不偏着他的。說。這兩個太可惡了。即差了捕快。詢知是魯華張勝。火上撓（澆）油。故此鎖拿到案。張二官立刻陞堂。把兩個人帶上月臺跪下。張二官說。你們就是本地土豪。有名的光棍。本官不拿你就是造化。還敢大鬧行院。無故傷人。甚實可惡。與我拉下去。先打四十板再問。青衣喊堂。不容分說。當堂按倒。每人打了四十大板。只打得皮開肉綻。口叫。青天饒命。張二官說。

二續金瓶梅

第三十二回

四四一

思無邪滙寶

麗春院是本縣的官妓。無人不往。你二人膽敢包占。不許別人出入。是何道理。草裡蛇過街鼠只是磕頭。說。知過必改。張二官又問說。本官斷後。還敢欺人不敢。二人叩頭說。再不敢了。張二官說。也無什麼問的。帶下去。把他們看兩面大枷枷號了。轅門示衆。說罷。退了堂。衙役將二人帶出。戴了長枷示衆去了。這裡春鴻文珮打了上風官司。與文珮給張二官磕了頭。回到家中。二人來到書房。對說已往之事。又是氣。又是笑。氣的是美中不足。笑的是有名的土豪叫他們治伏了。文珮說。這倒好了。明日咱們再去。管保無人惹你我。由着性兒樂罷。就只身上疼。春鴻說。我也是如此。古語云。能在花下死。做鬼也風流。二人越說越有趣。大笑了一回。覺乏了。躺在床上睡了。不在話下。這一來畢竟又當如何。再看下回分解。

第三十三回 普靜師途中點化

衆親友團拜接風

荒言莫敍。

話表西門慶在歷城縣與西門孝完了婚。過了滿月。與月娘說。大事已畢。我也該回去了。甘小姐聞知。說。公婆在上。千山萬水爲兒女到此。那有才完了事就回去的理。官人道。日子也不少了。我是官身子。難以久留。說着。西門孝退了堂。甘小姐將公婆要回去的話說了一遍。西門孝道。斷無此理。想是兒媳缺了孝道。父母如何捨得。官人道。說那裡的話。我們也是不得已而爲之。在這裡。你母親是閒人。我的事多着呢。如何住得住。西門孝說。爹爹說得是。官差要緊。留母親多住幾個月罷。慢慢的再去。月娘說。也罷。你先回去。過兩個月再來接我。官人說。就是的。商量已畢。官人定於後日起程。拜辭了雲裡守。閤城大小官員。次日。縣中

二續金瓶梅

第三十三回

四四四

思無邪滙寶

大擺筵宴。仍叫了一臺大戲。衆官都來荐（餞）行。整吃了一日酒。叫玳安王經收拾了行囊。留下進福進祿伺候月娘。雲參府送了一分路飯。四匹馬。府道也有禮物。父子整說了半夜話。不忍分離。甘小姐備了一分請安的書信。西門孝也有一分叩喜的稟帖。備了二百兩銀子。吃食路菜。整忙至四更。官人睡了。西門孝才安歇。到了次日。官人辭了。月娘甘小姐各遞了三杯酒。戀戀不捨。送官人出了暖閣。上了馬。西門孝與聶先生同行。出了城。來到十里亭。早有雲參府與閤城的官員在那裡送行。西門慶下了坐驢（騎）衆人遞了酒。父子親家灑淚而別。官人上了馬。玳安引路。王經與騾夫馱子跟隨。說慢在了。加鞭頓轡。逕撲清河縣大路而來。走了幾日。過了長蛇嶺。只覺天寒地冷。涼風撲面。少不得飢餐渴（渴）飲。曉行夜宿。往前奔走。這一日。正走中間。只見一個和尚往着官人稽首。說善哉。善哉。官人一看。認得是普靜長老。連忙下了馬。

說。師傅往那裡去。長老道。久等多時。有緊要話。特來見你。官人說。不知何事。願聞。長老說。隨我來到洞中。自然明白。官人說。洞府在那裡。長老說。不遠。過了山坡便是。於是二人上了山坡。是一片松林。出了松林。到了一個所在。好一座洞府。只見山峰疊翠。松柏叢生。隱着古洞。澗水潺潺。白雲靄靄。過了石橋。進了洞門。繞了幾個彎子。見一個大石旋。中間一個石床。床前一個石桌。桌上放着幾卷經。兩部書。一個香爐。一個木魚。別無他物。長老讓入裡面。二人在蒲團上坐下。從後出來了兩個道童。獻了茶。禪師道。並無別事。貧僧有兩套書。不知你愛看不愛看。官人說。不知什麼書。老師指教。禪師從桌上取來。說。即此書。請看。官人接來。見一部寫着參同契。一部寫着悟真篇。展開看時。兩部都是道書。道。此書何用。長老道。你那裡曉得此書玄妙。因你塵緣將滿。尚有清福。貧僧送你悟去。少不了長生之體。若不醒悟。到那時恐有性命之憂。限你五

二續金瓶梅

第三十三回

四四六

思無邪滙寶

年限。後會有期。不留坐了。看誤了正事。說罷。閉了二目。再不言語了。官人還要細問。奈長老入了定了。無奈。向上拜了四拜。自己攤着書。也無人送。出了洞門。回歸舊路。走出松林。下了山。見了玳安。王經將到了洞府。得了兩套書的話說了一遍。二人接了。也不在意。上了馱子。說。天不早了。趲路罷。官人上了馬。帶領從人上了官塘大道。話不可重敘。又走了幾日。來到清河縣的交界。投店住下。玳安說。爹不先着人回家送個信麼。官人說。你說得是。就着王經。先去問衆娘們好。說我一路平安。王經答應。前站去了。走了兩三日。來到家中。王六兒先迎出來。王經先到春娘樓上請了安。說。爹明日就到。大娘還住着呢。叫小的先來送信。衆姐妹都來了。問了大官人的起居。得知一路平安。無不歡喜。獨春鴻文珮老大的不願意。王經又問了衆僕婦丫鬟好。還帶了些土物分與衆人。都與王經接風。不在話下。到了次日。西門慶到了十里亭。早有賈守

備秋提刑張團練吳巡檢在那裡迎接。官人下了馬。敘了寒溫。接來的衙役三班磕了頭。官人說。衆位多禮。實不敢當。到城中登門謝步。說罷。上了馬。喝道鳴鑼。進了清河縣城。來到家內。衆姐妹接到儀門。都掉了幾點淚。春娘拉着官人的手進入裡面。說。昨日王經回來說今日來。也無別的。叫他們在燕喜堂備了點酒兒。叫了李桂姐吳銀兒與你接風。官人說。又生受你。說着。來到燕喜堂。藍姐屏姐黃姐金姐都與官人道了喜。衆丫鬟僕婦與官人磕了頭。楚雲遞上茶來。官人另瞅了一眼。說。我先行了禮再喝酒罷。於是先拜了祠堂。又拜了佛堂。這才入了坐。李桂姐吳銀兒與官人叩了喜。說。不是我們也接出去了。怕遇見人。我們在這裡藏着呢。上了南北碗菜。春娘先遞了酒。衆姐妹各換了盞。大家坐下。玳安說。韓主管與來興兒與爹磕頭。官人說。知道了。上了小吃點心。李桂姐吳銀兒與三個家樂彈唱起來。閣堂歡樂。官人說。我不在家。

二續金瓶梅

第三十三回

四四八

思無邪滙寶

無甚事罷。春娘說。老規舊例。有什麼事。連狗毛雞翅一樣照舊。藍姐說。娶的新媳婦好麼。官人說。娶着了。不但人物好。極好的脾氣。還陪了兩個丫鬟。我還忘了。兒子媳婦都有書札與你們叩安。正說着。玳安回報。衙門裡官員來拜。小的答應回去了。少時。吳二舅喬大戶來了。官人只得迎接。讓至書房。春鴻文珮遞了茶。又有謝希大會了常峙節。賁弟付。孫天化。祝實念。白賚光。也來與官人接風。都與西門慶道了喜。敘了寒溫。整亂了半日。大家散去。官人復到燕喜堂。才開懷暢飲。正飲中間。只見對過玩花樓上落着兩個鵲雀。望着官人連叫數聲。官人說。鵲雀噪噪。定主喜事。藍姐說。我猜着了。別應在二娘身上罷。我們算着二娘是不久的月子。與爹養個小哥兒。豈不是喜。春娘說。我也不明白了。人家帶了身子不顯眼。我這身子重得很。藍如玉說。姐姐也防着些風火事。別當兒戲。說得官人也樂了。又痛飲了一會。說了些在路風霜。又說些

月娘母子離不開不能來的話。李桂姐吳銀兒又唱了一回。拿上飯來。吃畢。天晚了。滿堂點起燈燭。西門慶說。我乏了。咱們歇了罷。說罷站起。

同春娘往樓上來。楚雲攙着官人上了樓。玉香遞了茶。也無喝。說。咱們睡覺罷。春娘說。也扎掙着些。怪實拉拉的。忙什麼。官人那裡等得。拉着春梅楚雲進了暖閣。說。咱們躺下說話兒。今日可要撈稍了。春娘瞅了一眼。三人解衣上床。遠離勝似新婚。郎才女貌。如魚似水。相親相愛。整纏至四更方睡。到了次日。同下牙床。梳洗已畢。官人惦着二姐兒。先到藍姐房中。又到各屋裡看了一回。來到書房。想起藍太監的好處。即修書一封。着來興兒雇了頭口。給了二百兩銀子。連盤費。順便販些絨線。打發上南京去了。分派已畢。叫玳安備了馬。帶了胡秀衙役三班。往各衙門拜客去了。去了半日。回家換了衣服。又到藥鋪紬緞鋪。與賁四韓二算了一回賬目。至晚回家。往藍姐房中來。秋桂接了衣裳。擺了酒。官

二續金瓶梅

第三十三回

四五〇

思無邪滙寶

人與藍姐對坐。把酒來斟。飲了一會。奶子芙蓉兒抱了二姐兒來。與官人請了安。抱在懷中。說。早晨未能細看。兩個月未見。長了許多。衣服都短了。藍姐說。俗語。孩兒好養債難還。再過十年就要錢。說着。酒到了半酣。眼瞅着兩個玉人。那裡受得。說。咱們睡覺罷。也叫秋桂跟着睡。藍姐說。這人渴急了。恐怕不夠本。於是三人共入羅幃。不免旱苗得雨。顛鸞倒鳳。枕上綢繆。被中恩愛。不必細說。話不可重敘。自西門慶到家。一夜無閒。第三夜是葛翠屏。第四夜是黃羞花。第五夜是馮金寶。按次歇宿。這日。在金寶樓上睡至日出三竿才起來。梳洗已畢。有李銘吳惠與官人叩喜。又與衆姐妹請了安。李銘說。爹的乾女兒說。無甚孝敬。明日置了一桌酒。請爹過去坐坐。叫吳大姨作陪。唱幾個新曲兒孝敬爹。官人大喜。說。又生受你們了。明日必去。留下二人吃了飯。告辭去了。到了次日。官人叫胡秀備了馬。戴上眼紗。往院裡來。鴛子與官人磕了頭。李桂

姐吳銀兒接出房來。迎門設着桌椅。讓官人上坐。二人下陪。上了五湖四海的席面。二人遞了酒。同席消飲。桂姐說。爹去了兩個月。想殺我了。無以爲敬。我們新排了幾個帶靶兒的曲兒。唱與爹聽聽。說罷。彈起琵琶來。嬌聲嫩語。每人唱了一個。果然清新美耳。把西門慶喜得眉歡眼笑。說。真排得好。編得盡情。二人見官人誇獎。益發加倍的逞能。又唱了兩個。官人說。咱們划一拳。桂姐挽起袖子。露出了雪白的胳膊。說。咱們就划。與官人划了半日。西門慶輸了。吳銀兒也挽了袖子。戴着兩個響鐲。說。我替爹擋一拳。才一伸手就輸了。官人說。喝酒罷。銀兒說。我替爹划。還是爹喝。官人無奈。喝了一盅。又划了一會。官人贏了一拳。倒輸了五拳。又叫二人多灌了幾盅。酒有八分。二人又撒嬌撒癡。百般迎奉。西門慶鎖不住心猿意馬。按納不住。將二人帶到屋中。剝了個精光。三人上了床。拿出行院的本事。異樣刁鑽。翻江攪海。狂了個本利還家。二人

二續金瓶梅

第三十三回

四五二

思無邪滙寶

要把官人買住。做出輕狂謔浪。奇巧的睡情。把官人哄得心癢難撓。整纏了半夜。樂極情濃。雲行雨施。三人才睡。次日。胡秀來接。西門慶才起來。梳洗已畢。騎了馬。回家去了。這日是喬大戶與官人接風。請了吳二舅謝希大常時節作陪。叫了對子女戲。請了衆姐妹赴席看戲。先是西門慶來了。後是衆姐妹。都是新衣繡裙。滿頭珠翠。打扮得花枝招展。帶着丫鬟過來。謝希大常時節也來了。喬大戶讓至大廳。對面搭了一個大戲臺。大戶娘子迎接衆姐妹。讓到兩廂房堂簾內坐下。三處擺了乾鮮菜品。上了南北碗菜。都是一樣筵席。把酒來斟。開了大戲。吳二舅來了。說。我來遲了。將穿上衣服。叫一個打藥的招住了。他配的是眼藥。就誤了許多工夫。我才來了。衆人讓坐。看戲飲酒。頭齣唱的是大佛陞殿。都是金臉新行頭。甚實熱鬧。帽兒唱完。美姐三元下了臺。請衆人點戲。官人點了一齣打櫻桃。大戶陪了一齣踢氣球。吳二舅點了一齣送燈。

謝希大常峙節說。咱們點一塊熱熱鬧鬧的軸子。叫他們唱鳳儀亭。又吉祥又熱鬧。好不好。官人說。很好。上了笏板。就唱這個。廳上點畢。美姐三元又到兩廂裡請衆位娘子點戲。春娘說。我們人多。也點一塊盤絲洞的軸子。大戶娘子說。很好。我陪上一齣小戲。你們加一齣胖姑學舌。堂客點完。二人回後臺去了。少時。按次扮出來。果然角色。小戲唱完。跳了加官。放了賞。上了熱吃點心。開了軸子。唱的是呂布戲貂蟬。王司徒巧定連環記。十分熱鬧。又開了盤絲洞的軸子。唱的是七個蛛（蜘蛛）蛛精洗澡。孫大聖大戰蜈蚣精。只聽得把子亂響。須臾唱畢。天晚了。大官人吳二舅謝希大常峙節都告了辭。大戶娘子留衆姐妹到臥房裡坐。還有申二姐郁大姐兩個瞎姑兒。重新擺了酒。說了兩回書。天交二鼓。官人差人拿燈籠來接。衆姐妹才回家去了。一宿無話。次日是賈守備秋提刑。張團練。張二官。李知縣。劉學官東道。也是名班大戲。整吃了一

二續金瓶梅

第三十三回

四五回

思無邪滙寶

日酒。至晚回家。愛上了胡秀。且不到各房。將他帶到學堂空房裡。趁着酒性。關上門。把小優兒按在床上。說。你想殺我了。胡秀假意推辭。說。有春鴻文珮。還稀罕我麼。官人那裡肯依。殢雨尤雲。舊情歡會。胡秀半推半就。狂了個不亦樂乎。雲收雨散。官人回後去了。話不可重敘。接連又是把兄弟置酒接風。整亂了半個月。日往月來。不覺臘盡春回。過了年。又到了元宵佳節。西門慶在玩花樓擺酒。滿樓上掛了紗燈宮燈。春娘藍姐屏姐黃姐金姐都穿着細毛皮襖。繡花皮裙。滿頭珠翠。襯着綾襪弓鞋。三個家樂也是穿紅掛綠。打扮得花枝招展。西門慶上坐。衆姐妹下陪。上了出籠的熱菜。把酒來斟。下邊三個美女吹彈歌舞。小丫頭在樓下放花炮。天氣和暖。開了樓窗往外觀看。只見滿街上遊人如蟻。花砲連聲。十分熱鬧。官人說。今年好豐阜。就只大娘不在家。不得賞月。春娘說。大姐姐也住夠了。出了月也該接去。不然倒像咱們忘了他。也不

合理。官人說。你說得是。交了二月就差人接去。也瞧瞧孝哥媳婦。好放心。正說着。丫鬟拿上元宵來。每人吃了一碗。天黑了。樓上點起各樣的燈。月光也上來了。春娘說。喝空酒什麼趣兒。咱們大家投壺耍子好不好。衆姐妹說。很好。二姐姐高興。咱們在地無閒柱。大家來。說罷。丫鬟設下壺籌。官人起頭。衆姐妹按次投起來。爭強賭勝。耍了多會。西門慶贏的多。衆人飲了住杯。復又入坐賞月。官人叫三個家樂每人唱了一個大曲兒。又點了幾隻崑腔。只見燈月交輝。真是良宵美景。又飲了一會。不覺銅壺滴漏。飲至三更。大家方散。過了幾日。西門慶上衙門開印。與張二官辦公事。簽押判斷案件。整辦了一日事。至晚回家。將至大門。只見來興兒顛着騾子到門前。下了頭口。與官人磕頭。呈上回書。說。好容易才趕進城來。險些兒關了。官人說。你倒來得快。老太監好麼。來興兒說。老太監老爺很喜歡。說叫爹惦着些小事。何勞掛心。大遠的又差人來

三續金瓶梅

第三十三回

四五六

思無邪滙寶

做什麼。還賞飯吃。帶了這封書來。官人拆書一看。與他說的大同小意。
（異）不錯。外問姪女藍姐好。西門慶說。你乏了。歇着去罷。來興兒答應。
跟着官人進了大門。見衆娘子去了。官人到藍姐房中。將書與他看過。
藍姐甚喜。丫鬟擺上酒。二人對飲。說了些家常話。又飲了一會。天交二
鼓。上床安寢。不提。畢竟後文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十四回 吳月娘歸家歡會

龐大姐雙生貴子

閒詩不錄。

却說光陰似箭。到了二月初旬。西門慶思想月娘。叫玳安王經雇了頭口。給孝哥雲裡守修書二封。拿了一百兩銀子。說。你們明日起身。上濟南府接你大娘去。見了你娘與小大官。說我回來好。大娘起了身。路上須要小心。速去快來。不得有誤。玳安答應。領了書信銀兩。與官人磕了頭。會同王經。收拾行囊。上濟南府去了。不提。再說袁碧蓮。自從進福跟了月娘去後。官人又不在家。每日茶飯懶餐。如失了魂的一樣。見官人回來。才把眉頭展放。每見無人。與官人眉來眼去。這一日。正在自己房中發默。見官人驀地走來。不覺滿心歡喜。忙向前一把拉住。說。爹。想殺我了。把官人嚇了一跳。見是碧蓮。不覺眉歡眼笑。說。我兒。你想我了麼。

二續金瓶梅

第三十四回

四五八

思無邪滙寶

怎麼倒不想進福兒。碧蓮說。一輩子不見他也不想。誰像爹去了兩個月。小媳婦爲你險些病倒。倒往人這樣說。說着。眼圈兒都紅了。西門慶一見。那裡受得。把婦人拉到屋中。抱在懷內。與他擦眼淚。說。你不要委屈。我與你整治病。明日就好了。說着。關上門。二人才上竹床。娃子就醒了。碧蓮拍了半日。白不睡。無奈。給他奶吃。官人等不得。吃着奶。躺在一傍。掀開衣衫。殢雨尤雲。巫山重會。婦人扭身迎奉。急得香汗津津。正是。

十年久旱逢甘雨。

萬里他鄉遇故知。

和尚洞房花燭夜。

老生金榜掛名時。

雲雨已畢。正在難割難捨之間。只聽窗外有人行走。官人忙拽了衣服。走出房來。見是王六兒的女兒石頭兒過去。才把心放下。大搖大擺往書房裡來。進了書房。春鴻遞了茶。官人說。有人來無有。文珮說。倒無別人。只有永福寺的和尚。遞了個善會帖。請爹三月三日拈香看戲。官人

說。又打秋風來了。臨期看空兒。坐了一會。玉香請官人吃酒。西門慶來到春娘樓上。楚雲擺了酒。三人共飲。春娘說。我請你不爲別事。只因這肚子太大了。也須備下包袱。戒子。毛衫。小枕。被褥才好。風火事。防湊手不及。官人說。這有何難。明日告訴如意兒。叫他備辦就是了。又飲了一回。西門慶睏了。撤去了殘席。三人上床安息。不必細說。到了次日。是常峙節的生日。官人備了一分禮。差劉包送去。叫胡秀備上馬。衣冠齊楚。做生日去了。這裡春鴻見官人不在家。玳安王經都上了濟南府。得便跑到春娘樓上。眼淚汪汪說。急殺我了。咱們正在高興。偏偏的爹回家來。弄得像棒打鴛鴦。一旦失散。說着。淚流滿面。春娘也無了主意。忙用手帕與他抹眼淚。說。你着什麼急。怎麼就見不着了。叫楚姐倒茶與他喝。趁爹不在家。咱們敘敘心田。春鴻才定了神坐下。楚雲拿了茶。摟着脖子給他喝。說。哥兒別哭了。瞧着媽媽罷。春鴻也笑了。說。二娘聽見了。

二續金瓶梅

第三十四回

四六〇

思無邪滙寶

麼。小楚兒益發好了。他說他是我媽。不知幾時嫁了我爹。也說得出口來。楚雲趕着打。春鴻抱住春梅說。娘。快救我。把春娘也鬧胡塗了。說。楚雲你敢來。看他碰了我的肚子。擺酒罷。於是玉香擺上酒。一個攢盒。三人坐下。楚雲斟了盅。一遞一口的消飲。敍起多日的離情。不由得長吁短嘆。春娘說。你不用着急。你爹常不在家。無事你只管來。有什麼說不了的。春鴻說。爹不在家是怎生快樂。如今又是一個天下。那夢兒做不着了。說着。連聲嘆氣。三人飲了一會。酒入歡腸。不覺得都忘了。叫楚雲唱了兩隻崑腔。自己又唱了兩個南曲兒與春娘聽。唱得樂了。酒至半酣。拉着春娘。楚雲說。爹來早呢。我告訴你們一句話。拉到屋內。不容分說。上了牙床。如魚似水。纏成一處。三塊粉團兒。錦帳中百樣的溫柔。直狂至日西時候。春娘說。看他來。你去罷。春鴻難解難分。又怕官人來。無奈撒手。下樓去了。光陰迅速。不覺又是一個月的光景。這日。西門慶在

金寶樓上坐着。遠遠的見兩匹馬跑了來。不多時。到了門首。原來是進福進祿。官人叫珍珠兒。快迎出去。想必是大娘來了。珍珠兒答應。將下了樓。果然是袁家兄弟。問了好。說。大娘來了麼。進福說。來了。早晚就到。珍珠兒跑上樓來。說。不錯。真是大娘來了。官人說。既如此。快到後邊告訴衆位娘。辦下接風酒。預備迎接。丫鬟答應。往後邊去了。西門慶下了樓。進福進祿磕了頭。問了備細。到書房等候。遲了半日不見來。官人步出大門。往外張望。不多時。月娘到來。坐着馱轎。小玉天香也是馱轎。玳安打着頂馬。王經帶着騾夫馱子在後。一齊下了馬。月娘下了馱轎。扶着小玉天香。進了大門。見了官人。道了萬福。衆姐妹在儀門接見。月娘拉着春娘說。妹妹們都好。我不在家。你可多操了心了。春梅等又與月娘道了喜。月娘說。還有喜呢。進去再說。衆僕婦丫鬟與月娘磕了頭。進入裡面。來到上房。大家坐下。官人忙問。你才說還有什麼喜。月娘說。我

二續金瓶梅

第三十四回

四六二

思無邪滙寶

定了日子要回來。忽然本城撫民州同死了。報了省樓臺。委了候補知縣署。歷城縣着小大官署了撫民州同。你道怎不是喜。官人說。有這等事。真是喜出望外。又說起路途辛苦。春光明媚。怎的孝哥與媳婦不叫來。怎的親家再四的苦留。怎的我惦着家內無人。怎的他們才應了口。一一說與衆姐妹聽了。春娘說。大姐姐也太不放心。家中有我們這些人。有什麼事。多住幾個月何妨。與他們小夫妻也好。怎能捨得。說着。丫鬟擺上酒。上了南北碗菜。衆姐妹與月娘斟了盞。大家坐下。月娘叫小玉。叫袁家哥兒倆把那要緊的兩個箱子搭進來。小玉傳出。不多時。箱子搭到。月娘叫打開。一分一分的都拿出來。二人答應。開了箱子。都是開箱的弓鞋羅襪。手帕汗巾。金銀首飾。尺頭紬緞之類。共是五分。外有一分是給小二姐的。每位娘一分。按次交代了。月娘說。這是媳婦叫帶來的。說不能親來磕頭。些微薄禮。望衆位娘笑納。還有一分是與小二

姐耍戲的。春娘道。途長路遠。又生受媳婦太多禮了。叫大姐姐○心。我們這裡謝了。說罷。叫衆丫鬟收起。又斟上酒。開懷暢飲。正飲中間。吳二舅來了。拖地一揖。說。他們姐兒倆明日來瞧。將入了坐。喬大戶差人問候。韓主管來興兒也來叩安。都回覆了。官人說。今日閤堂歡樂。不可草率了。叫三個美女。每人敬大娘一隻崑腔。我們下酒。楚雲秋桂珍珠兒答應。吹彈起來。各唱一隻。外邊玳安王經進福進祿與衆位娘行了見面禮。收進了行李。打發了騾夫。小玉天香收了月娘的什物箱子。上房裡掛上燈。鋪墊已畢。這才來巡酒。月娘說。酒夠了。咱們吃飯罷。上了羹湯點心。吃了飯。丫鬟遞上茶來。月娘說。你們坐着。我還無燒香呢。把我都鬧暈了。也到屋裡瞧瞧。於是先到祠堂行了禮。又到佛堂拈了香。衆姐妹陪到上房。官人也跟過來。大家坐下。月娘說。幾個月不在家。你們倒清靜。春娘說。把我累壞了。正應了俗言當家才知柴米貴的話。實在

二續金瓶梅

第三十四回

四六四

思無邪滙寶

不錯。那個想不到使不得。說。姐姐歇歇罷。我們看看屋子去。言罷。各自歸房去了。天晚了。點上燈。官人叫小玉又擺了酒。夫妻共飲。說了些日久離情。路途風雨。月娘不勝酒力。倦眼朦朧。官人說。你乏了。歇了罷。天香鋪了床。二人安寢。小玉放下帳幔。帶上隔扇。回房去了。次日。西門慶月娘早起。梳洗已畢。衆姐妹與月娘問了起居。大家坐下。小玉天香遞了茶。訴說西門孝之事。月娘說。好一座衙門。城池也大。街市很熱鬧。雲小姐過了門。像個官娘子。陪的兩個侍女如水葱兒一般。又聰明。又伶俐。正說着。只見春娘嚷肚子疼。坐不住。扶着楚雲回房去了。藍姐慌了手脚。說。大姐姐。快請姥姥罷。二娘別是要養了。月娘說。我打量還早呢。怎麼就臨月了。待我看看便知。說着。來到春梅樓上。見他疼得滿床打滾。月娘說。不錯。請人去罷。西門慶也來了。急叫玳安先請蔡姥姥。一面請任醫官快來。衆姐妹也來了。七嘴八舌。亂成一處。春娘疼得哭。屏姐

與他揉肚子。不多時。蔡姥姥來了。與衆娘子道了萬福。月娘說。你看看。我們二娘是要養了不是。蔡姥姥說。我一看便知。於是進了內室。見衆丫鬟圍着。春娘疼得更緊了。姥姥上前。掀起衣衫。用手一摸。說。虧我來得早。少時就晚了。用手拉下褲腳。露出兩條雪白的細腿。春娘說。快蓋上。這是什麼樣兒。姥姥笑說。這可怕不得人。月娘說。要怕人別偷嘴吃。嘔得春娘皺着眉。強笑說。我也豁出去了。由着你們擺弄罷。姥姥說。預備了小兒的毛衫被褥無有。藍姐說。都有了。草紙定心湯都備用下了。說着。任醫官到來。官人請入裡面。看了脈。醫官說。吾觀二夫人之脈不像單胎。若是雙生。得好生調養。咱們是通家。我是知道的。二夫人雖然年長。這還是頭胎。交骨要緊。若開遲了。大有妨礙。先用開骨散一服。車行五里見效。千萬要安穩。不可早坐草。達生篇說得好。一曰睡。二曰忍痛。三曰慢臨盆。再要先備下人參湯。預備下韭菜醋。防着氣虛血暈。雞

二續金瓶梅

第三十四回

四六六

思無邪滙寶

子煮得老老的。黑白糖帶茶。不可吃涼的。千萬避風。說罷。告辭去了。官人送了回來。往姥姥說。將才醫官說了。脈上像是雙胎。姥姥留神才好。蔡婆說。我也看出來了。若是單胎早養了。老爹放心。老婆子經多了。官人叫服了開骨散。春娘睡了片時。只見又一陣疼。連聲喊叫。呼天喚地。哎聲不止。蔡婆說。是時候了。忙叫王六兒抱住腰。如意兒幫扶着坐了。草。春娘又疼了一陣。蔡婆叫。扶住了。摸了摸。說。還差些。又等了等。只聽說。疼殺我了。呱拉一聲。產了一個雪白的娃子。衣胞隨着下來。蔡婆說。別鬆手。還有呢。王六兒與如意兒扶住。坐了片時。春娘的肚子又一陣疼。蔡婆說。別理他。瓜熟自落。少時。只聽春娘說。我的腰要折了。姥姥上前才一伸手。呱拉一聲。又養了一個白胖的嬰兒。衣胞也下來了。把官人喜得拍手打掌。藍姐說。還有罷。姥姥說。沒有了。一胎兩個男娃子。世上少有。還要多少。衆姐妹都喜歡。惟有金寶心中不樂。蔡婆先進了定

心湯。扶着坐了片時。神氣定了。這裡蔡婆收拾了嬰兒。說。一分被褥罷了。一件毛衫給誰穿。月娘說。我也胡塗了。叫碧蓮。快取你們的毛衫來。碧蓮說。舊了。還無洗呢。月娘說。舊的才好。若不是他有就要短了。碧蓮答應。跑了去。取了來。包裹停妥。只見春娘睜開眼又閉上了。官人說。二娘太傷了神了。把人參湯服些就好了。楚雲灌了幾匙。少時。春娘心神補起。睜開眼問說。養了個什麼。蔡婆說。二娘萬千之喜。這不是養的一對雙生。都是小官人。才包起來。春娘往床上一看。果見兩個娃娃。說。真是男娃子麼。蔡婆說。婆子怎敢說謊。春娘喜出望外。不由得精神百倍。蔡婆說。奶奶可別忘了。我婆子要大大的討賞呢。說罷。後邊洗手去了。月娘說。這兩個孩兒是天賜的。還得個好奶子才好。碧蓮忙跪下說。娘若放心。小媳婦情願看兩個哥兒。官人大喜。說。你既願意。就着你看罷。一面擺了香案。謝了天地。又到祖先堂佛堂燒了香。閤家與官人道。

二續金瓶梅

第三十四回

四六八

思無邪滙寶

了喜。衆僕婦丫鬟磕了喜頭。月娘叫碧蓮自此搬進來看哥兒。又囑咐楚雲玉香。分派已畢。帶着衆姐妹回房去了。官人也回書房歇息。有喬大戶。吳二舅。謝希大。常峙節。賁弟付。孫天化。祝實念。白賚光都來道喜。官人在書房待茶。都說天賜的雙喜臨門。少時。大戶娘子。應二娘子。大妗子。二妗子。薛姑子。王姑子也來了。齊到春娘樓上。月娘衆姐妹都來陪坐。看見兩個銀娃娃。愛如珍寶。薛姑子道。二娘才是有福的。真是螽斯衍慶。大戶娘子道。我們不白道喜。還要尋你的喜菓兒呢。說。我們不可久坐。三日再來。大妗子二妗子說。我們不去了。省得又來。大戶娘子與應二娘子兩個姑子告辭。衆人送至儀門。大妗子二妗子同月娘衆姐妹穿過大廳。回後去了。這一來畢竟如何。再看下回分解。

第三十五回 喬大戶二次聯姻 馮金寶含酸潑醋

荒言莫敍。

話說春梅一胎養了雙生。清河縣遠近皆知。無不誇獎。到了三天。官人叫在燕喜堂擺酒。叫了四個唱的與四個家樂。官客一齊到來。都有禮物。西門慶安了席。把酒來斟。下面是李桂姐。吳銀兒。董嬌兒。韓金釧。琵琶三弦。彈唱起來。堂客在春娘樓上擺酒。蔡姥姥來了。衆親眷姐妹都來添盆。洗了三。包裹起來。官人給了一疋大紅緞子。五兩銀子。衆女客都有賞賜。把個收生婆樂得眉歡眼笑。與衆人道了萬福。這才入坐。月娘斟了盅。閤堂歡慶。四個家樂都打扮得齊齊整整。嬌嬌婷婷。吹彈歌舞。十分幽雅。閤家都吃喜麵。無不歡喜。整吃了一日酒。官客先散了。堂客吃了飯。又到月娘房中。叫四個唱的唱至二更方散。次日。西門慶清

二續金瓶梅

第三十五回

四七〇

思無邪滙寶

早起來。說。幾乎忘了事。今日是蟠桃會。永福寺請我赴善會。還得去呢。叫玳安胡秀備了馬。冠帶齊整。往廟中看戲去了。話分兩頭。單表喬大戶有一妻三妾。大戶娘子只生了一個女兒。許配與官哥。因官哥只活了三歲。將女兒養到十歲。與本府洪員外結了親。十七歲出了嫁了。去歲臘月。二房娘子養了一個女兒。今歲正月。四房娘子也養了一個女兒。都才兩三個月。這日。喬大戶也往永福寺出善會。不約而同。正遇西門慶在那裡。二人坐在一處飲酒看戲。才聽了三齣。只見喬通跑了來。說。爹回去罷。大娘要分娩了。喬大戶忙告辭。官人說。無聽見怎麼就要養了。大戶道。昨日親家的喜事。原不叫他去。他說才七個月。怕什麼。誰知今日就要養了。官人說。也是有的。或者是轉胎。亦未可知。瞧瞧再來。喬大戶告辭去了。忙到家中。已是分娩了。還是個男娃子。比足月的還壯。把大戶喜了個事不有餘。正亂着。西門慶來了。大戶讓至書房。毓秀

遞了茶。茶罷。官人說。等了半日不見去。是我放心不下。特來問候。尊夫人分娩了還是不是。喬大戶陪笑說。得了一個小兒。官人道了喜。說。親家可有了靠了。大戶道。我告訴一件奇事。自那年李鐵嘴到我家看相。因提起無兒子的話。他哈哈大笑說。這有何難。他給了我一副對聯。說是呂純陽留下的。說道五更風結桃花實。二月春深燕子巢。兩句話。叫拿宋字寫了。虔誠焚香。掛在臥房。自然生子。我就從其言。如法掛了。先是二房生了一個女兒。後是四房又生了一個女兒。親家是知道的。今日拙荆又生了這個男娃子。你說信不信。官人說。也是親家虔心所感。才有這連生貴子之喜。大戶說。今日說到這裡。我有一句話。不知是不是。官人說。有什麼話請講。大戶道。預先原咱們結了親。美中不足。如今你得了一對雙生。我又添了兩個女兒。一個大一個月。一個大兩個月。我想天緣湊巧。何不你我仍續上親。豈不有趣。西門慶也樂了。連說。好。

二續金瓶梅

第三十五回

四七一

思無邪滙寶

好。這是天賜的。等我回家與他二娘商議。咱們就做了罷。喬大戶也喜歡了。叫毓秀擺酒。官人說。另日擾罷。你也忙。我還商量親事去呢。說罷。辭了大戶。來到家中。一直到春娘樓上。見了春梅。將前後話說了一遍。春娘也很願意。說。自幼連姻才親。相就做了罷。官人說。等你滿了月。大家商量妥當。他家辦百祿兒。你們都去。就勢兒放了定就完了。說着。楚雲擺了酒。三人對飲。又說了些散話。點上燈。官人說。你歇着罷。我要睡個早覺兒。於是走出外間屋內。暗暗與碧蓮睡了。這袁碧蓮自從當了奶子。白日裡看兩個哥兒。晚夕陪着官人睡。兩個人打得如同火熱。過了十二天。春娘漸漸的硬朗了。這日與官人閒談。說。這兩個孩子出長了。也該起個名字。官人說。現成。那日在玩花樓。兩個鵲雀報喜。果然一胎生了兩個孩兒。一個就叫他喜哥。一個就叫他樂哥。好不好。春娘大喜。說。好。兩個名字就這麼叫罷。於是都稱爲喜哥樂哥。不在話下。到了

三月廿五日。是春娘的滿月。官人在聚景堂擺酒。叫了對子女戲。堂客在翡翠軒備席。預扮了四個家樂。有喬大戶。吳二舅。謝希大。常峙節。賁弟付。孫寡嘴。祝麻子。白賚光。都有禮物。還有任醫官。吳道官。韓主管。和尚道堅。也來作滿月。西門慶讓至聚景堂。入了坐。堂客到了。是大妗子。二妗子。帶着鄭三姐。段大姐。應二娘子。薛姑子。王姑子。李桂姐。吳銀兒。蔡姥姥。衆姐妹都打扮着出來迎接。各獻了禮物。都是八仙壽星。鈴鐺鎖子之類。還有各衙門差人送的燒豬燒鵝。整雞整鴨。各色包子饅首。擺了幾桌。月娘安了席。把酒來斟。開了大戲。唱了三齣帽兒。點了雜齣。跳了加官。放了賞。又有磚廠黃莊薛劉二相送禮賀喜。官人都回帖致謝了。這裡開了軸子。上了割刀點心。吃着飯看戲。翡翠軒也是一樣筵席。四個家樂與生日幫場接唱。只聽得鑼鼓絲弦。好不熱鬧。衆堂客齊聲喝采。笑語喧嘩。整吃了一日酒。至晚才唱完了。煞了臺。春娘與衆親

二續金瓶梅

第三十五回

四七四

思無邪滙寶

眷道了謝。官客先散了。衆堂客來看滿月的嬰兒。一齊上了樓。碧蓮抱着喜哥。玉香抱着樂哥。大家看了一回。按次坐下。大娘子道。衆位看年成趕的。這娃子都會笑了。二娘子說。姐姐說的不錯。這一個比哥哥還詭頭。都會吃手了。衆人喜之不盡。丫鬟上了茶。又坐了一會。大家告辭回家去了。不言衆姐妹也各自回房。單說馮金寶來到自己樓上。滿心的不快活。與珍珠兒說道。你看老天不公道。咱們百計千方。連個女兒不能養。你看他二娘。不知什麼時候合了把。三搗兩搗就帶上了。養個娃子我也不惱。怎麼偏生了一對雙生。豈有此理。珍珠兒說。我也是看拉不上。想是爹才起來。誰又補了一個。金寶說。這也罷了。才養了幾天。就商量要結什麼親。保得住準活定了。可巧就有兩個孽種。他們就鬧反了。氣殺我也。藍如玉不是樣子。白是個丫頭。還疼得像鳳凰蛋。如今又有了這兩個崽子。還不當祖宗養活麼。你我熬什麼。瞅着下巴過罷。

明日楚雲也美定了。你看他不像浪六兒。每日變着法打扮。不知要怎麼哄你爹。那行貨子認假不認真。若哄轉了。他是個才開花兒的丫頭。還愁弄不出唾沫蛋來。說着。哭起來。開言大罵。珍珠兒說。不妨事。咱們想個方法。喚虎出洞。把爹襯過來。咱們也養個雙生爭口氣。金寶說。傻丫頭。還襯什麼。你看楚雲小娼婦粉頭還算不了什麼。二屋裡的三十歲的人還浪出水來。他們又是從小兒的陳賤。咱們騎着馬也趕不上。還說什麼。任（認）命罷了。越說越惱。一頭躺在床上。賭氣睡了。到了次日。月娘自回家未能歇息。又聞知金寶妯娌不和。暗中爭論幾次。看不上又難解勸。日夜憂思。釀成一個肝氣病。連日辦理喜事尙還未覺。這日吃了飯。睡了一覺。忽然心裡疼。兩肋發脹。就不好了。叫小玉攓撒心口。揉肚子。越發疼得很了。只疼得滿床摺餅。哎聲不止。衆姐妹都來了。七嘴八舌。亂成一處。說。昨日還好好的。今日就病得這樣。金寶說。人吃

二續金瓶梅

第三十五回

四七六

思無邪滙寶

五穀雜糧。那裡保得住不生病。好運不善交。否極泰來。春娘瞅了一眼。才不說了。只見月娘略疼得好些。說。你們不用害怕。把劉婆子叫了來。瞧瞧我就好了。春娘忙着人叫劉婆子。去不多時。他就來了。進門先燒香。看了看。說。大娘是撞客了。給了一道符。一包面子藥。用涼水吃了。少時。疼得更緊。抱着心。四肢冰涼。小玉慌了。告訴官人。西門慶跑來一看。心下着忙。即叫玳安。請任醫官去。看看大娘怎麼了。玳安答應去了。這裡月娘出起汗來。只是害冷。官人也無了主意。連聲嘆氣。正在着急。大夫來了。官人說。快請進來。迎至房門。醫官進了上房。與官人見了禮。說。看那一位。官人說。我家大娘不知怎麼了。求老兄看看。醫官進了內室。診了脈。問了起居。大夫說。大娘是六鬱傷肝。肺受風寒。閉澀不通。名寒火肝氣痛。此症必須急治。不然日久傳經。就作了根子。擔不起。必須五積散。再加平肝順氣的藥。方能見效。若看錯了。非同小可。官人也愣了。

說。求老兄救他才好。醫官說。不妨。脈氣有餘。就只費手。學生無不盡力。開了方子。說。吃了藥。明日再看。言罷。告辭去了。這裡玳安打了藥。小玉煎好。打發月娘吃了。睡了一覺。略見好些。次日。醫官來了。診了脈。改了方子。又吃了兩劑。雖解了肌。止了疼。只是飲食不進。四肢無力。衆姐妹說。還得吃藥。人是鐵。飯是鋼。不吃東西。着什麼調養。無法。一連又服了兩劑香砂平胃散。才漸漸的見了效。胃口大開。一日好似一日。整病了一個。月。用心調養。才大好了。西門慶親身謝了醫官。送了八疋大緞。一對元寶。才平安無事。日往月來。不覺過了兩個月。這日。喬大戶家辦百祿。月娘也大好了。衆姐妹都打扮得齊齊整整。嬾嬾婷婷。備了八隻羊。八罐酒。十疋大緞。十疋錦緞。還有小金鐲。八吉祥。鑲嵌珍珠寶石。纓絡項圈之類。帶了侍女丫鬟。也是新衣新裙。到喬大戶家作百祿。帶放插戴。大戶娘子迎接。道了生受。讓至大廳上擺酒。早備下名班大戲。只聽

二續金瓶梅

第三十五回

四七八

思無邪滙寶

得鑼鼓喧天。鼓樂齊鳴。上了南北碗菜。把酒來斟。開了大戲。先唱帽兒。後唱小戲。閣堂歡慶。飲酒中間。月娘春娘說。我們一事兩勾當。親家老爺許的親。插戴了罷。大戶娘子道。我們也議妥了。既是衆位娘們不棄嫌。親上結親。祥瑞無比。就賞了罷。春娘大喜。說。把我們媳婦抱出來。大家看看。大戶娘子說。這是自然。忙叫奶子一人抱着一個。來到席前。月娘抱了大的。春娘抱了小的。仔細觀看。雖是小兒。都穿着紮繡的衣裳。帶着孩兒髮。都是面白如玉。口似塗硃。兩雙眼如一汪秋水。四隻手似出土葱枝。好兩個女娃子。把春娘愛得動不得。忙叫楚雲遞了如意。又與小娃子各戴了四個小金鐲。說。大的是喜哥的媳婦。小的是樂哥的媳婦。是我們的人了。過了十歲再磕頭。大戶娘子大喜。說。好是好。就只太便宜了二娘。養大了。還得找給我們飯錢。說得哄堂大笑。奶子抱了小娃子去。大戶娘子與春娘換了盅。全了結親之禮。大家飲酒看戲。正

飲中間。喬通說。西門老爹來了。大戶忙整衣出迎。西門慶說。今日是女眷的事。務必要我做什麼。大戶說。雖是如此。怎麼親家倒不來呢。咱們不是外人。不可上俗套了。說罷。讓至裡面。衆姐妹都站起來與官人道了喜。西門慶與大戶娘子也道了喜。又與喬大戶對長揖。廊下東西原設兩席。東邊讓官人坐了。西邊是大戶親族陪坐。喬大戶斟了酒。上了席面。小旦下了臺。官人與堂客點了戲。按次唱起來。大戶不許跳加官。包了賞。開了軸子。上了羹湯點心。吃了飯。官人告辭。先回去了。衆姐妹又到大戶娘子臥房。與女娃子頑耍一會。看了百祿。小兒雖不足月。比足月的還壯。丫鬢遞了茶。大家坐下。才要點燈。月娘說。天晚了。我們回去罷。大戶娘子讓至再三。春娘說。這還怕不來麼。說罷。月娘帶領姐妹丫鬢回家去了。一宿晚景不提。到了次日。西門慶無事。在書房間坐。悶得了不得。叫春鴻文珮二人拿了氣球。踢了一回。十分丰采。提起興來。

二續金瓶梅

第三十五回

四八〇

思無邪滙寶

叫文珮叫了四個大丫頭來。也踢氣球。小玉楚雲答應。挽起袖子。拽起衣襟。露出紅綠汗巾。配着丁香小腳兒。踢了一回。次是秋桂珍珠兒。也挽了袖子。拽了衣襟。戴着黃澄澄的響鐲。上色膝褲。踢將起來。如萬花飛舞。早有小丫頭報與衆姐妹。春娘藍姐屏姐黃姐都來了。惟有月娘金寶無來。春娘說。你們好樂。就不叫我們（一）聲。怪行貨子。安着什麼主意。我們偏來攪你。看你怎麼着。官人也笑了。說。小油嘴。單管胡說。我坐得悶得很。叫他們耍子解悶。有什麼事。春娘說。既無事。咱們大家耍耍。我出個主意。點着名兒。叫他們拿着對踢。官人說。很好。先叫春鴻與楚雲踢。二人答應。踢了一回。果然好看。春娘說。我也要點一對。叫秋桂與文珮踢。二人答應。踢了一回。也甚可觀。官人說。又該誰了。小玉珍珠兒說。我們二人踢罷。藍姐說。小腳兒對小腳兒才好呢。二人答應。也踢了一回。珍珠兒滑倒了。蹬開了汗巾。幾乎掉了膝褲。把衆人都笑癱

了。官人說。既來之。則安之。你們既說小脚兒好。我要你們裡頭點一對。二娘有孩子。三娘不會踢。望着屏姐黃姐說。我要叫你們踢一回。可使得麼。二人說。有什麼使不得的。大家湊趣兒才熱鬧。言罷。二人拽起衣裙。天氣炎熱。都穿着漏紗膝褲。五色香絡。繡花弓鞋。踢將起來。只聽得響鐺叮咚。如蝴蝶一般。神出鬼入。遍地金蓮。風也不透。雨也不漏。官人連聲喝采。把春娘藍姐都看歎了。藍姐說。不知四娘五娘有這段武藝。明日教給我也學着踢。二人踢了半日。把氣球踢上天去。用手接住。才不踢了。官人叫人擺酒。與娘們道乏。丫鬟拿了一個攢盒。五個人在書房痛飲。酒至半酣。春娘叫春鴻文珮拿琵琶來。說。相公們別淨認得爹。今日要勞動勞動二位。唱幾個曲兒聽聽。春鴻暗笑說。二娘又犯了醋了。忙答道。娘們賞臉。敢不盡心。於是二人唱了幾摺。比尋常聲響神足了。官人也樂了。換了大杯。又飲了一會。五個人只吃得前仰後合。大醉而

二續金瓶梅

第三十五回

四八二

思無邪滙寶

歸不提。這一來畢竟又當如何。且看下部分解。

三續金瓶梅卷之八

訥音居士編輯

第三十六回 遇恩詔任轉沂州

甘小姐賣夜被盜

聞詩不錄。

話說西門慶聯姻之後。寒來暑往。不覺過了一年。這日是喜哥樂哥的一週。月娘叫丫鬟在大廳上放了八仙桌。鋪上紅氈子。擺了許多的什物。是梳抿。戥子。算盤。筆墨。曆書。如意。文玩。琴劍。元寶之類。預備抓週。衆姐妹來了。都是穿紅掛綠。着紫披藍。春娘帶着奶子碧蓮。丫鬟玉香。每人抱着一個娃子。來至大廳上。一齊坐下。丫鬟上了茶。月娘說。抱過娃子來。就抓起來看。於是碧蓮玉香把娃子抱在桌子上。衆姐妹看着抓週。月娘說。我兒愛那個就抓起來。只見喜哥先抓了曆書。樂哥後抓了

二續金瓶梅

第三十六回

四八四

思無邪滙寶

戲子。衆姐妹說。大哥兒後來必是好念書。大丫鬟們說。二哥兒後來必有錢使。又看着頑耍了一會。收起曆書。戲子來。須臾抓畢。就在大廳上擺了酒。大家暢飲。春娘與屏姐黃姐金姐說。今日咱們自己唱。也多喝盅兒。三人說。好極了。誰唱錯了。罰酒三盅。月娘藍姐說。既是四位高興。我們也出個主意。叫大丫頭跑竹馬。小丫頭跳百戲耍子。好不好。春娘說。這才有趣兒。說罷。大家彈唱起來。丫鬟們跑跳頑耍。大官人來了。說。我將趕上。打發了縣官。起了身。又有人告狀。擔誤了工夫。發放了才來的。說着。抱過兩個娃子來。問。抓了什麼了。月娘說。大的抓了曆書。小的抓了戲子。好不好。官人點頭說。吉祥如意。將娃子遞與了碧蓮。丫鬟斟上酒。趕了幾盅。又叫姐妹四人每人唱了一個曲兒。看着丫頭們跑竹馬。跳百戲。正飲着。玳安回說。謝參與常爹來了。官人出迎。二人作了揖。說。我們趕嘴來了。今日正在酒樓吃酒。遇見王經說哥今日家中與小

哥兒抓週。怎不告訴我們。特來要酒吃。官人說。小兒俗事。故此未敢驚動。既來了。酒是現成的。說着。進了書房。三人坐下。叫文珮搭了桌子。立刻擺了許多的噎飯。春鴻斟了酒。大家喝起來。官人說。我正想個人。大家坐半日。你們來得巧。咱們盡醉方休。又說起喬家續親之事。二人誇獎不絕。叫春鴻文珮唱了回南曲子。三人划拳行令。整吃了半日酒。點上燈才吃飯。又坐了一會。天交了二鼓。告辭回家。不提。話不可重敘。且說這一年是建炎十二年。宮中皇后生了太子。天下放了淨牢大赦。內外大小官員。文職揀才學好的。武職揀軍功大的。俱實加一級。軍民各有賞齋。蠲免一年地丁錢糧。天下頒了詔。雨露均沾。言不着別省之事。單說太監藍壁見聖旨一下。心中記掛女婿。奈他文才太淺。難以保奏。忽然想起西門孝來。他是科甲出身。且文章通達。現署歷城縣撫民州同。不薦舉他保誰。主意已定。次日。五鼓朝參。上了保本。薦舉了西門孝。

二續金瓶梅

第三十六回

四八六

思無邪滙寶

龍心甚喜。准了本。將西門孝實加一級。現有山東沂州府知府員缺。即着西門孝補授。欽此。部文行到濟南府。即轉到歷城縣。西門孝接了文書。見是奉旨補授沂州府的恩旨。不由得喜出望外。即排香案。望詔謝恩。閣城官員都來道喜。把甘小姐喜得眉歡眼笑。丫鬟丹鳳青鸞與小官人磕了喜頭。先差人與雲裡守道喜。參府聞知。喜之不盡。即來到衙中。與西門孝道喜。衙內大擺筵宴。衙役三班都來叩喜。西門孝叫聶雨湖修了一封報喜的家信。差人上清河縣報喜。這裡即行文書。委員署印。先拜了閣城官員。本城府道縣官。每日會酒。不上半月。委員到了。西門孝打點行囊。定於月外起身。擇吉交代印信。交割府庫錢糧。雇了馱轎。裝了箱子。整忙了十日。雲裡守特來送行。雲夫人與女兒難割難捨。送了好多的路儀。坐至二更。與甘小姐灑淚而別。到了次日。李德楊安上了馱子。扣備鞍馬。西門孝帶着家眷。坐了馱轎。官役護送。全分執事。

起了身。大小官員送至十里亭。西門孝下了馬。領了錢行酒。辭了同寅官吏。上了官塘大路。行至首站。早有雲參府在那裡等候。歷城縣預備下程。西門孝與甘小姐住了一夜。翁婿父女。不忍分離。到了次日。官差不由自身。無法。與雲裡守拜別。上了轎馬。家人在前引路。往沂州府上任去了。話分兩頭。且說西門慶這日從衙門中來。將至大門。就遇見下書的承差。下了馬。與官人叩喜。官人說。喜從何來。承差將恩詔加級。少老爺吹陞沂州府的話。細細說了一遍。官人聽了。說。這才是天錫純嘏。連忙與來人道乏。叫王經讓到學房裡坐。官人來到上房。見了月娘。學說一遍。月娘說。有這等事。可有書信。官人說。還未問他。說着。玳安進來。將書呈上。說。承差說因包馬來遲。未能面遞。問有回書無有。即刻回縣交差。官人看了書信。見上面都是文話。把春鴻叫了來。細細講了一遍。才知是重沾雨露。與父母叩喜。上了任再來省親。閤家都好。其餘不過

二續金瓶梅

第三十六回

四八八

思無邪滙寶

是吉祥話。末尾寫不肖男某叩拜。夫妻大喜。衆姐妹都來了。春娘說。咱們可好了。雙喜臨門。都與官人月娘道了喜。紛紛議論。西門慶叫玳安待來人酒飯。修書一封。又賞了二十兩路費。打發去了。這裡官人把來興兒叫了來。差往沂州府。與西門孝賀喜。一面排了香案。答謝天地。月娘在上房擺酒。請官人衆姐妹吃酒。四個家樂家常打扮。都是比甲裙衫。繫着各色汗巾。下邊彈唱。閣堂歡慶。正飲中間。賈守備。秋提刑。張團練。劉學官。張二官。李知縣。差人道喜。又有吳二舅。喬大戶來了。官人讓至書房。將坐下。謝希大。常峙節。賁弟付。二搗鬼來了。與官人道了喜。大戶道。親家今年迎着喜神了。你看一連幾件喜事。小大官三四年的光景。連陞三級。往後還不可羨（限）量呢。謝希大道。別的不以爲奇。最好的是三任未離本省。也是祖功宗德。才能光前裕後。玳安胡秀春。鴻文。珮。遞了茶。六人說。失陪了。我們還有事呢。說罷站起。官人送至儀門。有

吳典恩會了孫寡嘴祝麻子白賚光。也來道喜。西門慶讓裡面坐。四人告辭。說哥也有事。我們再來罷。說罷去了。官人回至上房。衆家丁婦女與官人叩了喜。先不吃飯。與月娘到祠堂磕了頭。又到佛堂燒了香。才吃晚飯。點上燈。越想越有趣。官人要了鼓板來。叫春娘吹笛。屏姐抓箏。自己唱了幾隻崑腔。天交二鼓。才入房安歇。不在話下。且說西門孝上了路。飢餐渴飲。曉行夜宿。走了十幾日。這日到了沂州府的交界。早有閣城的官員。滿副執事。預備着大轎。在郊外迎接。西門孝下了馬。按次接了手本。見了禮。上了大轎。一把紅傘引路。排開旗鑼傘扇。黑紅帽子。手執板棍。只聽得十三棒鑼鳴。衙役喝道。來到了關廂。早驚動了軍民百姓。人山人海。齊來觀看。不多時。進了城。只見三街六市。甚實齊整。過了幾道牌樓。來到了府衙。各門上結綵懸花。三班衙役排班伺候。大堂上拜了印。到二堂坐下。屬員齊來參見。公事已畢。掩了門。官眷到了。進

二續金瓶梅

第三十六回

四九〇

思無邪滙寶

入後堂。卸了馱子。一切箱籠。搬到裡面安放妥了。西門孝出衙。拜了同寅官吏。都有下程禮物。回到衙中。大擺筵宴。不必細說。自次日起。每日衆官擺酒唱戲。與西門孝接風。整忙了十數日。揭（謁）見了統制。告了假。擇日省親。查完了倉廩府庫。不覺過了一個多月。西門孝叫李德楊安雇了頭口。收拾行李。定於次日起程。與甘小姐告別。夫妻吃了半夜酒。次日。騾夫到齊。扣備鞍馬。將開城門就起了身。李德引路。馬夫馱子跟隨。衆官在十里亭送行。西門孝領了帖。說。回程再敘。鞭鞭打馬。逕奔清河縣省親去了。不言西門孝起程去後。且說沂州府衙中。只有甘小姐帶着青鸞丹鳳。每日悶坐衙中。這日無事。娘兒們做針指解悶。至三更方睡。都乏了。睡得人事不知。不想本府有一伙幫閒的搗子。輸急了。勾起賊心。說。新任的知府來的伙式。必有資財。咱們定一計。趁本官不在家。你我都打了臉。今夜到他家偷些衣物。大家受用。豈不是好。衆人甚

喜。主意已定。是夜。果然抹得黑煤烏嘴。帶了薰香。來到府衙的後牆。聽了聽。鴉雀無聲。衆人越牆而過。原來是座花園。轉了幾個彎子。從罩房牆上跳入後院。也無動靜。只見有一個後門。又聽了聽。俱已睡熟。衆人大悅。點着了薰香。撥開門。點起了亮子。如走無人之境。你這個話就說離了。堂堂府衙。豈無人知覺。看官。天下衙署。宅門一里爲內宅。官役不能入內。雖有侍女丫鬟。已被薰香薰住。就是英雄好漢。也敵他不住。故衆賊放心大膽。任意狂爲。閒言少敘。這些人也不進內室。將西屋收放衣物箱櫃打開。把上樣的皮棉衣服紬緞尺頭包了七八包。零星餘物丟了一地。仍歸舊路。出了後門。只聽一陣狗咬。早驚動了兩個巡更的更夫。一個拿着撓鈎。一個帶着順刀。將走至罩房後更道。見一伙人扛着大包袱。藏藏躲躲。就知有了賊了。他二人是打拳腳弄鎗棒出身。不慌不忙。隱住了身形。見臨近了。一個用撓鈎先搭住一個。這一個掄拳

二續金瓶梅

第三十六回

四九二

思無邪滙寶

亂打。一脚也踢倒一個。拔出刀來。說。往那裡跑。衆賊見勢頭不好。撂下包袱。都東竄西逃。上了牆。逃命去了。這裡二人見得了包袱。只顧尋找物件。被獲的兩個賊得便也跑了。這人說。我在這裡看着。你到裡面叫人來。大家查看。那人答應。來到宅門。叫了半日。無人答應。還是茶房的老婆子在夢中驚醒。說。不好了。怎麼都叫不應了。撥開門。進房一看。見後門大開。甘小姐與兩個丫鬟都背了氣了。大睜着眼睛。說不出話來。婆子就知是受了薰香。忙點上燈。叫起伙伴來。取了酸菜湯。給甘小姐兩個丫鬟灌將下去。半日才甦醒過來。嚇得渾身打戰。放聲大哭。說。眼瞅着十幾個人進了西屋。明燈蠟燭。開了箱櫃。把衣物都拿出來。只不能說話。也動轉不得。你們還不拿住。不然東西都丟了。婆子們說。外面報得。東西奪下。賊都跑了。甘小姐說。雖無拿住。難道饒了他不成。婆子說。先查點了衣物。再作道理。於是到宅門。叫來人將包袱交進。查明聽

信。更夫即到更道。二人將包袱交進來。丫鬟與甘小姐一一查點。一件不少。才把心放下。說。此事也不是我辦得。等小官人回來。再辦不遲。婆子們忙跪下說。求奶奶千萬不究才好。若官府知道了。閤衙的人都擔不住。就是街道廳也有不是。奶奶行好得好。開恩饒了罷。甘小姐點頭說。既如此。以後叫他們小心。我不究就是了。婆子磕了頭。到宅門說。你們放心罷。夫人施了恩了。二人大喜。回班房去了。說着。天亮了。婆子回房整理。不提。再說西門孝在路走了十幾日。這日到了清河縣交界。早有探馬報了各衙門。有賈守備。秋提刑。張二官。李知縣。張團練。吳巡檢。都到接官廳迎接。遞了手本。西門孝見了吳典恩的名字。想起了舊日的仇恨。點了點頭。一聲也無言語。下了轎。與衆官見禮。都稱叔伯。瞅了吳典恩一眼。就上了轎。進城去了。早有大官人差人來接。到了家。西門慶月娘衆姐妹都接到儀門。跟依衙役閃在一傍。西門孝下了轎。進了

二續金瓶梅

第三十六回

四九四

思無邪滙寶

大門。與官人月娘叩了安。又與衆姐妹見了禮。父子久別。不免傷心難過。拉着手進入裡面。西門孝又與官人月娘衆姐妹行了喜禮。悲喜交加。又到祖先堂磕了頭。拜了佛堂。回到上房。衆家丁婦女與小官人叩了喜。遞上茶來。父子這才敘話。問了媳婦好。說起恩詔沾恩。喜出望外。是僥倖。從人獻上土儀與甘小姐叩喜的稟帖。月娘甚喜。叫丫鬟與各房分送。說着。吳二舅喬大戶來了。官人讓至書房。道了重喜。將坐下。有賈守備。秋提刑。張團練。劉學官。張二官。李知縣來送下程。西門孝說。知道了。收下罷。又有謝希大常峙節也來道喜。一同讓至書房。敘了寒溫。與大戶二舅同坐。春鴻文珮上了茶。四人共飲。大戶道。小大官福隨貌轉。發了福了。希大道。衣錦榮歸。天倫樂事。又坐了一會。四人告辭。官人也不強留。都回去了。西門孝又到各房裡看了。家人男婦各賞銀十兩。這才擺上酒。父子月娘衆姐妹坐了一桌。上了整桌的席面。丫鬟斟了

酒。骨肉團圓。官人叫四個家樂唱了幾個吉祥曲子。又唱了幾隻喜慶崑腔。整吃了半日酒。至晚安歇。西門孝仍跟着月娘官人在春娘樓上歇了。次日一早。西門孝與大官人同到墳上祭了祖。叫張安辦理修理墳塋。西門慶先回來。西門孝後進了城。拜了各衙門官員親友。至晚回家。不必細說。第三天是喬大戶與西門孝接風。叫了名班大戲。請了官人月娘新親家衆姐妹吃酒。至晚方散。西門慶大醉而歸。話休饒舌。西門孝一連住了十天。今日這裡接風。明日那裡揮塵。一日無閒。這日西門孝要回任。月娘那裡捨得。西門孝道。爲兒的也不願去。但食君之祿。身不由己。望父母寬心保重。明日就起程了。說罷。叩辭了。又到各房告辭。都戀戀不捨。一面叫從人收拾行李。打點包裹。衆姐妹備了餞行酒。整吃了半夜。次日。拜辭了。官人月娘衆姐妹送至大門。母子灑淚而別。西門慶與吳二舅送至永福寺。衆官吏送至十里亭。只見李德打着頂

二續金瓶梅

第三十六回

四九六

思無邪滙寶

馬。西門孝穿着行衣。騎着大馬。楊安在後帶領官役馱子。前呼後擁。回任去了。畢竟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十七回 辦秋審連陞三級 過沂嶺絕處逢生

荒言莫敍。

却說西門孝省親回任。走了數日。這日到了本府交界。早有本縣帶領四衙衙役三班迎接。西門孝下了馬。大家見禮。換了大轎。全副的執事。進了城。穿街過巷。喝道鳴鑼。進了衙門。衆官參見已畢。掩了門。甘小姐帶着青鸞丹鳳接入裡面。敍了些遠別的離情。在後堂擺酒。與小官人接風。又有本道知縣來送禮物。全行收下。整吃了一日酒。至晚。夫妻入房。青鸞丹鳳伺候上床。放下帳子。久別勝似新婚。不免魚水和諧。相親相愛。不必細說。到了次日。坐了堂。辦了公事。又出衙拜了本道大小官員。至晚回衙。有本道姓徐名繼祖。是個四海人。久聞西門慶的大名。未能見面。今見西門孝本府同寅。十分愛慕。意欲換帖。差人送了一臺戲。

二續金瓶梅

第三十七回

四九八

思無邪滙寶

四個家人。門上的回了。西門孝叫戲子外邊等候。將四個人帶進來。與小官人磕了頭。舉目一看。見是兩個小童。兩個長隨。西門孝問道。小的多大了。叫什麼名字。二人答應。一個〔說〕叫侍書。十五歲了。一個答道說。叫侍硯。十六歲了。又問道。那兩個大的呢。二人答應。一個說。小的叫呂有。卅七歲。一個說。小的叫崔成。卅五歲了。又問。有家小無有。呂有說。小的女人廿五歲。崔成說。小的女人廿三歲。都願投主人。討碗飯吃。西門孝大喜。又看小的。眉清目秀。伶俐聰明。再看大的。年力精壯。善相老誠。西門孝說。好。正無人使。都留下罷。先拿帖致謝。明日會酒。面見再謝。叫戲子在戲臺上預備。客廳上擺席。遊廊上掛燈。各門上都要掛彩紬。煩聶先生寫了請帖。備下南北筵席。到了是日。先是徐道臺來了。西門孝道了謝。後是本縣教官。參府守府。千戶百戶都到齊。新來的侍書侍硯上了茶。茶罷入席。把酒來斟。開了大戲。徐道〔臺〕說。久仰大名。

幸得同府。一見如故。可見有緣多矣。欲討臉。若不棄嫌。你我何不做個兄弟。豈不親近。西門孝大喜。說。旣蒙擡愛。求之不得。於是二人敘了年齒。徐繼祖長五歲。稱爲年兄。西門孝是世弟。二人換了帖。又拜了揖。才看戲飲酒。小戲唱完。上了熱吃點心。跳了加官。放了賞。開了軸子。吃了飯。大家品茶。天晚了。煞了臺。衆官站起道了謝。一齊散去。話不可重敘。光陰似箭。不覺到了中秋。是年是大考之期。本府各縣都來考試。西門孝出了題。也是搜檢入場。沂州府十分熱鬧。各行買賣。園館居樓。是人山人海。送場的。應役的。不計其數。完了篇。交了卷子。出了場。西門孝與聶雨湖批點了。擬了次序。出了榜。大家觀看。中了的歡天喜地。落第的無精打采。不在話下。且說西門慶打發西門孝回任去後。四月廿五日。是春梅的生日。官人說。今年同不得往年。他是有功之臣。必須好好的辦一辦。叫人定下對子戲。與四個家樂合唱。在木香亭擺酒。到了是日。

二續金瓶梅

第三十七回

五〇〇

思無牙滙寶

月娘差天香兒請了春娘。衆姐妹都來了。春娘說。姐姐又多禮。年年做什麼。說着。擺上席。開了大戲。丫鬟僕婦拜了壽。春娘斟了盅。大家暢飲。春娘說。我的扇子忘了。叫玉香取了來。丫鬟答應。將走至儀門。遇見了胡秀。這小優兒想起了心事。拉住玉香。往學房裡跑。說。今日可等着你了。玉香不知是那。一葫蘆藥。胡秀說。完了事告訴你。不容分說。按在床上。巫山交會。玉香要喊。被胡秀摀住嘴。軟語溫存。百般哀告。玉香無法。只得依從。正在難解難分。不想官人解手。驀地走來。見屋內有人。進房一看。見二人正在拉拉扯扯。官人大怒。說。你們做什麼呢。胡秀跪下。哭着說。爹別生氣。小的實說。玉香未來時。原許了我。不想主人把他賣到爹家。小的投來。一爲報爹的恩。二來實是不捨玉香。說罷。只是磕頭。官人也笑了。說。既如此。何不早說。若是別人。斷乎不依。不必哭。明日把他給了你就是了。胡秀又磕了頭。官人仍回木香亭。吃了飯。聽完了戲。天

晚了。點上燈。又坐了一會。大家安歇。不提。再說西門孝到任一年。這日辦理秋審。有兩件人命重案。看着不符。即調出口供案件。細細查訪。始知前任貪了贓。屈刑拷問。勒令成招。定了死罪。西門孝稟明本道。從新會審。才將惡棍並凶徒拿究。翻了案。審出誣良爲盜。借劍殺人的冤枉。一件是無頭公案。一件是賣命替死。洗明冤枉。釋放良民。將凶犯入於情實。收監候旨。徐道臺大喜。說。若非老弟秉公勤政。險些兒屈殺了人命。可嘉之至。於是詳了臬憲。回明了按院。亦甚誇獎。將此事奉明天子。高宗皇帝龍心甚喜。先議敘了。保官藍壁奉旨。西門孝秉公辦事。慎重秋審大典。着即補山東泰安府兵備道。現在地方不靜。着查訪雜犯。欽此。欽遵。到部用了印文。按站飛遞到沂州府。把西門孝也愣了。說。我有何能。才到任年半。又調了泰安府兵備道。皇恩太重了。西門孝以何報答。即排了香案。謝了恩。閤城都來賀喜。把甘小姐喜得無可不可。西門

二續金瓶梅

第三十七回

五〇二

思無邪滙寶

孝說。這倒好了。泰安府離此不遠。容易上任。甘小姐說。幾時起身。西門孝說。新官到了任。交待了。就得收拾起程。說罷。即修書一封。差人上清河縣稟知父母。甘小姐擺酒。與小官人賀喜。夫妻痛飲。滿面春風。叫青鸞丹鳳彈唱歌舞。原來二丫鬟是自幼教師傳授排演的。有板有眼。真有繞樑之音。十分幽雅。飲至二更。酒夠了。撤去殘席。上床安歇。次日。各衙門賀喜會酒。不必細說。過了三日。甘小姐打點細軟。叫裁房做了道臺的袍襯。銀匠釘了一條藍鞞玉帶。帽匠做下三品烏紗。靴匠做了方頭朝靴。諸事已畢。等候上任。過了半月。只不見來。這日。西門孝在書房悶坐。衙役報道。新官離此不遠。接到何處。西門孝說。預備全副執事。接到官廳。我在衙門裡等。差役答應。接待去了。衙門內結彩懸花。堂上貼了上任大吉。不多時。新官到來。西門孝接至儀門。大堂上交待了印信。敘了禮。新官告辭。暫回公館。這裡小官人收拾行李。住了三天。大擺酒

席。與新知府徐道臺。閣城官員吃了一日酒。不忍分離。次早起程。前呼後擁。出了城。來到十里亭。衆官都在那裡送行。西門孝下了馬。各領了三杯酒。告了別。上馬。帶着家眷上任去了。在路行程。正遇陽和天氣。看了些青山綠水。住的是公館驛站。走了幾日。這日起得早。走至一座大山。是沂州府有名的沂嶺。天降一陣大雨。甘小姐的馱轎。邈（落）在後面。西門孝只得前進。進入山口。只見道路難行。過了幾個彎子。有兩條路。不知從那裡走。正然尋路。只聽得一棒鑼鳴。出來了無數的嘍囉。攔住去路。說。往那裡去。犯吾境界。留下買路金銀。放你過去。牙蹦半個不字。叫你目下作鬼。西門孝一見。掉下馬來。騾夫從人都跑了。嚇得渾身打戰。李德楊安跪在地下。說。我們是上任的。這是官夫。那有金銀。放我們過去罷。內中一個頭目說。上任的更走不了的。宋朝的官有什麼好人。必是賊官污吏。孩子們。與我拿上山去。嘍囉答應。不容分說。把西門

二續金瓶梅

第三十七回

五〇四

思無邪滙寶

孝鷹拿燕雀。搏上山來。嘍囉報與寨主。到剝皮亭朝上跪倒。說。啓上大王。適才巡哨。拿了三隻肥羊。乞令定奪。列公。此山叫作沂嶺。上是通泰安府的大路。山上住着個草寇。綽號黑旋風。名李鬼。手使兩把板斧。身高力大。招聚了上千的嘍兵。肖（嘯）聚山寨。只因此山出了草寇。把沂州進香的都斷了。是一個不學好的歹人。李天王聞聽來報。滿心歡喜。說。在那裡。帶進來。嘍囉答應。把西門孝推推擁擁。拿到剝皮亭朝上跪倒。只嚇得。

魂飛海外三千里。

十二重樓喚不回。

李天王問道。你是那裡來的。西門孝滿眼灰淚。說。啓上大王爺爺。小官是泰安府上任的。並無衝撞。望乞饒命。李天王大怒。說。大宋的官兒那有好的。我們不久要奪他的天下。滿朝文武全行殺盡。別說你一個狗官。也提在話下。喝令。孩子們。與我把他綁在樁上。用涼水澆頭。摘心滲

酒。嘍囉答應。將西門孝剝了衣服。五花大綁。綁在樁檟上。可憐一個文
字官。小小年紀。那裡受得。只嚇得放聲大哭。魂不附體。嘍囉跪倒說。請
大王幾時開刀。假李逵說。且住。待我問明來歷。再斬不遲。說罷。下了金
交椅。走到樁前。說。那漢子叫什麼名字。那裡人氏。西門孝大放悲聲。說。
小可是沂州府知府。名叫西門孝。東平府人氏。李鬼又問。你是上任的。
是回任的。從實說來。西門孝喘了半日。說。只因秋審大典。翻了兩條人
命重案。天子龍恩。把我補授泰安道。上任的是實。說罷。昏將過去。李天
王聞聽。半晌無言。說。住了。昨日我母親說。表兄因無頭案屈打成招。定
了死罪。虧新任知府翻了案。釋放回家。別是此人。待我再問他一問。想
罷。復又問道。那漢子果然是沂州府麼。有什麼憑據。西門孝甦醒半日。
才答道。現有箭符爲證。不敢說謊。假李逵回嗔作喜。叫嘍囉快鬆了綁。
拖地一躬。說。恩官受驚了。小人不知。多有得罪。忙叫嘍囉穿好衣服。讓

二續金瓶梅

第三十七回

五〇六

思無邪滙寶

至剝皮亭。敘禮讓坐。西門孝那裡敢坐。李天王說明緣故。方才坐下。西門孝復又站起。說。謝大王不斬之恩。李天王笑道。長官若不說明。險些兒白送了性命。若不是表兄說起。如何得知。嘍囉衝撞。小人之過。西門孝說。大王大德。感之不盡。既蒙釋放。外面還有家眷。未知存亡。就此告別。李天王還要擺酒。西門孝執意不肯。無奈。叫嘍囉護送下山。尋找家口。李天王送至寨門。西門孝得命下山。李德楊安也放出來。原來甘小姐的馱轎走至山口。聽得鑼鳴人喊。就知有了歹人。衙役頭兒說。不好。快些逃命。與呂有崔成保着馱轎。藏在一叢樹林內一座破廟中躲避。把小姐的魂都嚇冒了。青鸞丹鳳抱頭痛哭。衙役頭兒說。不可高聲。聽命由天罷。正在危急之間。只見遠遠從山口裡出來了二三十人。丫鬟說。不好了。拿咱們來了。才要跑。只聽得西門孝高聲叫道。不要怕。大王是好人。放咱們過去呢。衆人才放了心。接見官府。甘小姐復又大哭。西

門孝說。不必哭。走路要緊。尋着了騾夫。嘍囉在前引路。小姐丫鬟都上了馱轎。小官人上了馬。復入山口。嘍囉送下了沂嶺。西門孝金命水命逃出了高山。才上了官塘大道。一氣兒走了八十里。才敢歇下。又走了幾日。這日到了碧霞宮驛站打尖。有廟內道士迎接。小官人想起殷天錫之事。不由得咬牙切齒。心中發恨。也不言語。忍耐過了。打了尖。復又趙路。一日。離泰安府不遠。早有閣城的大小官員在二十里堡迎接。遞了手本。擺開全分的執事。紅傘大轎。接進城去。驚動了軍民百姓。齊來觀看。三聲大砲。喝道鳴鑼。到了衙門。下轎。祭了門。拜了印。衆官參見。家眷也到了。進了後堂。只見好一座衙署。前面東西轅門。三間大門。一座牌樓。進了大門。左邊是土地祠。右邊是獄神廟。進了儀門。東西是六大科房。大堂上有暖閣公案。過了大堂。是垂花門。門內是二堂。兩邊都有配房。二堂後是臥房。亦是東西兩廂。臥房後五間大樓。樓後是

二續金瓶梅

第三十七回

五〇八

思無邪滙寶

群房環繞。東邊是花園。西邊是書院。還有戲臺馬號。共二百餘間。從人卸了馱子。搬入裡面。各處鋪陳已畢。西門孝少歇片時。冠帶出衙。只聽得雲牌響亮。三聲大砲。全副執事。拜了大小官員。至晚回衙。過了一夜。次日。泰安府衙會酒。此人姓魏。名進爵。是個清官。惜軍愛民。西門孝長揖入坐。把酒來斟。提起地理情形。只見魏知府愁眉不展。西門孝問。貴府有何爲難。何不面講。魏進爵道。道憲才來。不好便講。奈民生緊要。不得不說。泰安府是個衝要地方。自去歲一年荒旱。軍民多不能糊口。下官竭力振（賑）飢。不過暫濟燃眉。現在將近五月。並無見個雨點。倘今年再遭荒旱。人民逃散。如何是好。西門孝聞聽。也犯酬（躊）蹰。思想多時。說。貴府所言甚是。爲官若不愛民。豈不枉食君祿。先吃酒。在下自有道理。說着。上了南北碗菜。羹湯點心。吃了飯。西門孝說。不可久坐。早些回去。還要料理民情。魏知府說。過忙了。吃了茶再去。內司獻了茶。茶罷。

西門孝告辭回衙。見了甘小姐。說。今日遇了一件爲難的事。小姐說。怎麼。小官人說。我打量此處年景也好。今日才知去歲一年未見雨。田苗都旱壞了。處處都報飢荒。人心離散。你說怎樣好。小姐說。這可難辦。快想個方法才好。西門孝急得搓手。滿屋裡亂轉。到書房與聶先生商議。也無個主意。又思想半日。說。有了。即出了一張告示。寫。本道叩天祈雨。齋戒沐浴。自此日起。吃了七日素。派了三十名道士。三十名和尚。在龍王廟設壇拜懺。焚香唸經。書符念咒。叩天祈雨。西門孝每日步行禮拜。大缸中取水。僧道執着黑旗黑旛。用柳枝亂灑。轉咒行香。求了五日。不見一塊陰雲。西門孝急了。升了一桶表。把頭都碰腫了。也是泰安府有救。虔誠所感。到第七日。忽然彤雲密佈。雷雨交加。下了三日三夜。府界之內。溝滿濠平。把西門孝喜得拍手打掌。復到龍王廟叩頭謝降。閤府歡欣。軍民人等無不感念。自此之後。人心才定了。這一來畢竟後文如

二續金瓶梅

第三十七回

五二〇

思無邪滙寶

何。且看下回分解。

閒詩不錄。

却說西門慶自二次聯姻之後。賈守備甚愛西門二姐。使陶媒與其子賈良玉求親。藍姐亦見過公子。人物清秀。十分願意。二人就割了衫襟。下了定了。光陰迅速。二姐兒年已及歲。守備府擇日要娶。少不得行茶過禮。大官人備了一分上好的粧奩。大廳上擺酒彈唱。是日。用八人大轎。大吹大打。迎娶過門。美滿姻緣。成其大禮。次日兩日酒。月娘與藍姐來上頭。二姐兒打扮得如花似玉。花枝招展。同女婿賈良玉拜堂。守備夫妻受了禮。前面開了大戲。上了廿個碟子的菓桌。月娘藍姐入席。把酒來斟。女眷們開懷暢飲。三齣帽兒戲唱完。小旦下了臺。衆人點戲。跳了加官。放了賞。上了十二海碗的席面。割刀點心。才開軸子。只見旗旛

二續金瓶梅

第三十八回

五二

思無邪滙寶

招展。鑼鼓喧天。十分熱鬧。直唱至日落西山。才吃飯。喝了茶。月娘與藍姐起身。賈夫人再三留坐。月娘說。太太大喜。我們回去了。衆親友一齊喝迎門盅。賈夫人又遞了三杯酒。攔門全禮。二人才上了大轎。丫鬟們上了小轎。衆人目送去遠了才回房。不提。四天回門後。住了對月。這日月娘春娘藍姐金姐都濃粧艷抹。送二姐兒回家。守備府留吃酒。黃姐屏姐看家。大官人上衙門中理事。家中無人。黃姐吃了飯。帶着素蘭嗑着瓜子兒。信步進了花園。繞過竹籬芙蓉亭。順着松牆。轉彎抹角。來到茶蘼架下。見石床上躺着一人。細瞧却是胡秀。夏景天。光着脊背。只穿着漏紗青褲。大紅兜肚。杏黃汗巾。腕上戴着一串香珠。一身白肉。俊眼雙合。醉得人事不知。黃姐一見。不由得心如火熱。由不得坐在石墩上發呆。素蘭站在一旁。只是搗嘴笑。黃姐說。你看這囚根子醉了。咱們耍他一耍。素蘭說。怎麼治他。黃姐說。你也不小了。你若與我一心一計。

我就不瞞你了。素蘭說。娘說那裡的話。吃何飯。抱何柱。有個奴才不抱着主子腿的理麼。黃姐大喜。說。既如此。你把汗巾解下來。連我的汗巾。把他的手腳都捆上。看他醒不醒。丫鬟答應。忙上前把胡秀的手腳都捆在石床上。並無知覺。只見他下身支起汗巾。把娘兒倆笑成一團。黃姐說。先別動他。我弄個玩藝兒你瞧。於是用瓜子兒一個兒一個兒的打那汗巾。說。這叫作亂箭攢蘇烈。素蘭大聲一笑。把胡秀驚醒。見黃姐在石墩上坐着。嚇得不敢言語。見把他捆在石床上。不知是那一片蘆藥。又見黃姐只是笑。才說。五娘。饒了我罷。小的失禮。再不敢了。說了半日。黃姐啐了一口。說。把他解下來。我問他話。素蘭答應。放起了胡秀。抓衣要跑。黃姐說。你敢動。我問你話。說了又不言語。把胡秀急得要不得。只見婦人雙腮紅暈。杏眼乜斜。小猴子才醒了腔。心中亂跳。又不敢造次。半晌。見佳人說。你過來。拉他在石床上坐。胡秀不敢。只見婦人似醉

二續金瓶梅

第三十八回

五四

思無邪滙寶

如癡。拉拉扯扯不撒手。胡秀才放開膽說。五娘要怎麼着。看有人來。於是叫素蘭看着門。二人上床。鋪着衣服。鬆了鈕扣。露出了酥胸。胡秀只是端詳婦人的脚。說。四（五）娘好俊。小小繡鞋。十分週正。佳人一伏身。躺在他身上。半推半就。由着他殢兩尤雲。狂了個不亦樂乎。婦人說。我早愛你。不好意思。今日天緣湊巧。千萬別告訴人。胡秀說。我不是傻子。還要娘別忘了我。正在難解難分。只聽素蘭說。四娘從那裡來。胡秀即撒了手。從藏春塢山洞裡一溜煙跑了。屏姐走來。笑着說。我吃了飯。一陣暈。睡了一覺。才到前邊找你。見房中無人。想你掐花兒來了。果然在此。黃姐老着臉。說。可不是麼。我愛這茶蘼花。要掐幾枝插瓶兒。才走得熱了。在這裡歇歇。妹妹來得好。大家掐些耍子。叫素蘭取了茶來。二人品茶。才要掐花。只聽得小丫頭嚷。衆位娘回來了。二人即過前邊來。迎至了儀門。只見月娘春娘藍姐金姐都下了轎。小玉楚雲秋桂珍珠兒

攙扶四人。進了上房。月娘藍姐說。累二位妹妹看家。我們到了那裡。親家母好生過意不去。整吃了一日酒。還有兩個瞎姑兒。怎的二姐兒捨不得。怎的女婿再三不教來。拉脫了胳膊。好容易才放開手。黃姐說。姐姐就該住下。忙什麼。月娘說。家中無人。打狼似的一大群。糟擾人家作什麼。說着。丫鬟上了茶。又說了些散話。月娘說。天晚了。各自回房。大家歇了罷。暑往寒來。又過了幾個月。不覺到了長至節。西門慶正分派在聚景堂擺酒。設家宴。吃頭腦。衆姐妹都打扮得花枝招展。帶着四個女樂。預備着過節。忽有玳安報到。小官人差人下書。官人說。又是什麼事。拆書一看。見是稟知父母。因功調補泰安府兵備道。並候閣家同喜的家報。官人說。錦上添花。果有此事。又見後面有幾行小字。說於某月某日起程。路過沂嶺。遇見強盜。絕處逢生。幸而人口平安。現今已到任所。看到此處。又嚇了一跳。說。好運不善交。否極泰來。月娘說。你說的是什

三續金瓶梅

第三十八回

五二六

思無邪滙寶

麼。官人將書遞與月娘看了。又驚又喜。衆姐妹喜之不盡。人人稱奇。都說。墳上有了風水了。官人叫丫鬟排了香案。謝了恩。又到祠堂佛堂行了禮。見了來人。問了備細。命玳安在書房款待。賞了路費。打發去了。這裡都與官人道了喜。閤堂歡慶。少時。親友聞知。吳二舅喬大戶衆官員都來賀喜。官人說。衆位別走。今日大節下。就勢兒樂一天。立刻叫了對子戲來。叫人接了大妗子二妗子大戶娘子來。謝希大帶着會中兄弟也來了。開了大戲。上了許多的嘎飯。衆人吃頭腦。飲酒。衆堂客在兩廂裡飲酒看戲。也吃頭腦。大小丫鬟都上了後臺。看扮戲打臉包頭穿七寸子。美姐三元下場斟酒。衆客點戲。官人叫四個家樂上了臺。幫了兩齣崑腔。衆客連聲喝采。說。這可是新樣兒。姑娘們比班裡的還好呢。說着。薛姑子王姑子帶着妙鳳妙趣來了。與官人道了喜。兩個姑子帶着徒弟過廂房裡去了。這裡上了熱吃點心。開了軸子。大吹大打。鑼鼓喧

天好不熱鬧。再說西門慶一向未出門。今日見了美姐。如何受得。往胡秀呶了個嘴。大官人瞅空溜到藏春塢。少時。胡秀帶了美姐來見了官人。滿臉陪笑。一屁股坐在懷裡。說。爹叫我做什麼。官人說。你猜。美姐裝不知道。官人說。叫你看看我這山洞兒。還有話說。叫胡秀關上門。我告訴你。胡秀關上門。說。你招呼着罷。說罷。過前邊去了。於是官人說。今日倒不冷。咱們任意耍耍。把美姐按在床上。魚水和諧。相親相愛。正在妙處。忽然一陣大風。刮得滿屋裡冰冷。二人美中不足。拽了衣衫。過前邊來。衆客早散了。飲了幾盞熱酒。才化過來。這裡大戶娘子要聽曲兒。衆姐妹叫四個家樂唱了一回。至晚方散。且不言西門慶之事。再表西門孝到任。過了幾個月。忽然得了一角公文。是高宗皇帝廣開言路。着天下可奏事的官。各遞條款的上諭。西門孝心中大喜。想起殷天錫吳典恩之事。越想越惱。說。父母養兒女。爲的是爭氣。此二人與我有凌父欺

二續金瓶梅

第三十八回

五一八

思無邪滙寶

母之仇。若不報。非人類也。趁此朝中大開言路。不可錯過。他們都是本省之人。若不早參。恐其漏網。想罷。燈下修本一道。密差兩個幹員。次日在大堂上彌封了。貼了印花。行大禮。拜了本。放了九聲大砲。開了大門。一個引馬。一人背了本。上南京去了。驚動了軍民百姓。不知什麼事。議論紛紛。不上一月。到了南京。在通政寺掛了號。遞到黃門官處。正值天子駕設早朝。只聽得鐘鳴鼓響。皇王陞殿。淨鞭三下。文武朝參。黃門官遞上各省的本章。放在龍書案上。高宗按次御覽。看到山東泰安府兵備道西門孝本。參本府□□殷天錫橫行霸道。搶虜婦女。又有東平府巡檢吳典恩私動非刑。賣法貪贓二款。龍心大怒。硃批。此案交三法司。速提人犯。嚴刑審問。定擬具奏。聖旨一下。立刻拿人。奉差的不上十日。先將殷天錫拿到。飛簽火票。半月工夫。把吳典恩也拿到了。三法司正卿立刻陞堂。把殷天錫吳典恩帶到堂前。二人跪下說。我們無犯王法。

口叫。冤枉。三法司大怒。不容分說。每人先打了四十大板。這才審問。說。你們在光天化日之下。不思報本。膽敢貪贓受賄。硬搶婦女。從實招來。二人叩首。說。我們奉公守法。並無此事。正卿說。量你也不肯實說。叫左右。與我枷起來。只聽得下面喊堂。如狼似虎。將二人上了大刑。昏將過去。上面問。招不招。二人甦醒。口叫。冤枉。只見正卿把一桶簽倒在地。說。好囚徒。狠刑不招。與我把他上了腦箍。再加幾十鐓。這才罷了。殷天錫吳典恩二人都昏了。衙役用水噴過來。說。招了。招了。只求饒命。上面說。暫鬆一分。二人受刑不過。始末緣由。一件件的招了。稿房寫了口供。把二人送到南牢監禁。退了堂。寫本去了。次日早朝。奏明天子。龍顏大怒。奉旨。殷天錫膽敢橫行。硬強（搶）婦女。吳典恩私動非刑。貪贓受賄。二人革去官職。發往煙障充軍。永不許用。欽此。欽遵。可憐殷天錫吳典恩二人。出了三法司的牢門。心中後悔。帶着毛連大鎖。手扭腳鐐。項戴

長枷。一癩一點。四個解子跟隨。開言大罵。說。你們可惡貫滿了。叫你樂樂。也不給車輛。二人步行。瞧看的人上千上萬。軍民百姓無村搗素。無不吐罵。將至大街。就走不動了。四個公差舉棍亂打。二人無奈。忍痛低頭。出了臨安城門。按站遞解。往煙障發配。永遠充軍去了。有詩爲證。

湛湛青天不可欺。

未曾舉意吾先知。

善惡到頭終有報。

只證（爭）來早與來遲。

且說西門慶聞得小官人上了一本。參倒了殷天錫。又拿了吳典恩。二人都革了職。發往煙障充軍。雖解了心頭之恨。想到二人的苦楚。說。名利二字。依似浮雲。看他們即是樣子。就是妻財子祿。更不是久長之計。眼看着烈烈烘烘。不知將來是何結果。想到此處。不由得心恢（灰）意懶。忽然想起普靜禪師賜的書。總未得看。叫文珮取了來。放在桌上。點了一炷香。先把悟真篇打開。看了一回。都是參禪悟性之法。又把參同

契打開。看了一遍。見是煉丹養氣的道理。心中甚喜。說。要學此法。必須看破紅塵。除却名韁利鎖。收住心猿意馬。戒酒除葷。才能長生不老。但此法最難。不可太急了。只須慢慢的退步。先學吃素坐功。把這道法一節一節的參悟。得了法自然就有好處。主意已定。來到上房。與月娘坐下。小玉遞了茶。西門慶說。我告訴你一句話。月娘說。有話請講。官人說。咱們目今家成業就。兒女成雙。論財一世足用不了。論官也作了五品前程。還有什麼不足之處。我也不小了。也當遠慮才好。若淨貪戀繁華。一旦草枯花謝。悔之晚矣。月娘也愣了。口中不言。腹內自思。說。他從不是這樣人。如何今日講起道來。想罷。說。你雖如此說。怕的是口是心非。不能由己。官人說。主意已定。牢不可破。明日是我的壽日。後日是我的生日。閤家歡樂。我還吃兩日葷。自八月初一日起。大家說明了。我每日只吃素飯。我搬到學房裡住。一個人不許進去。有事在書房裡辦理。我

二續金瓶梅

第三十八回

五三二

思無邪滙寶

要養靜了。正說着。衆姐妹來看月娘。月娘說。來得好。我告訴你們一件奇事。春娘說。怎麼個奇事。月娘將官人說的話。告訴衆人一遍。衆人也詫異。春娘說。若說別人。還是有之。這行貨子要悟道。竟是放屁。官人說。是真話。春娘說。越真越好。倒要瞧你坐個樣兒。大姐姐別攔他。他是無得幹了。叫他受幾日罪。求咱們還俗的日子在後頭呢。今年他整五十歲。明日咱們大家好好的給他做個生日。喝個盡醉方休。誰有工夫管這些閒事。我說個理與姐姐聽。人家和尚道士修行。在廟裡還養老婆。輸小和尚。他每日守着丫頭老婆一大群。還有哥兒姐兒不算。吃着碗裡看着鍋裡的人要講道。三歲的娃子也不信。問姐姐。明日怎麼辦法。請人不請。月娘說。怎麼能不請人。明日在大廳上擺酒。叫一臺名班大戲。叫兩個說書的。熱鬧兩天。咱們大家湊銀子。與他辦的冠袍帶履也取了來。你們各備一分禮物。多備幾桌筵席就是了。各門上掛彩子。大

廳上掛燈。堂中設下十二扇圍屏。掛上福祿壽三星。桌上設下香爐燭臺。圍桌椅被都使新的。堂客來了。在兩廂裡坐。掛上堂簾字畫。着一人收禮物。不可亂了。商議已定。叫玳安王經進福進祿下了帖。都有壽禮先來了。到了次日。戲子來得早。掛了臺帳。吹了臺。先是吳二舅喬大戶來了。次是賈守備。秋提刑。張團練。劉學官。李知縣。張二官來了。衆人都與官人拿酒。西門慶不肯受。衆人都向三星圖行了禮。大家入席。又有謝希大。常峙節。賁弟付。孫天化。祝實念。白賴（賚）光也來祝壽。都行了禮。開了大戲。唱的是八仙慶壽。正唱着。吳道官和尚道堅來了。讓了坐。另有素席。胡秀報道。堂客到了。衆姐妹迎接。先是大戶娘子。應二娘子。大妗子。二妗子來了。讓至廂房。將坐下。有薛姑子。王姑子。李桂姐。吳銀兒。蔡姥姥。鄭媽媽。薛嫂。文嫂都來了。一齊讓入廂房。入了席。兩個姑子亦是素席。把酒來斟。上了菜。西門慶穿着新做的冠袍帶履。按次安了

二續金瓶梅

第三十八回

五二四

思無邪滙寶

席帽兒唱完。小旦下了臺。衆人點戲。按次唱完。跳了加官。放了賞。歇臺的空兒。是申二姐郁大姐說書。春鴻文珮玳安胡秀巡了酒。開了軸子。唱的是永慶遐齡。上了割刀點心。吃了飯。戲唱完了。大家告辭。一齊散去。女客都住下了。衆姐妹與官人拿了酒。家人男婦拜了壽。安頓了女眷。衆姐妹歸房。不提。次日。一樣擺酒。衆客仍舊都來了。又開了戲。大家入席。開懷暢飲。喬大戶往官人說。親家。叫他們把小女婿請出來。我們看看。官人忙叫碧蓮芙蓉兒每人帶着一個。衆人觀瞧見好兩個俊秀娃娃。帶着孩兒髮。穿着紮繡衣裳。按次拜揖。看了一回。奶子帶去。衆人復飲菓酒。兩廂裡堂客吃得半醉。見碧蓮芙蓉兒帶了娃子來與衆娘子拜揖。大戶娘子忙站起。說。這兩嬌嬌才福相。明日我們姐兒大了。也像二姐姐那樣聘嫁。過一年就要抱外甥了。月娘說。親家太太好急性。金簪掉在井裡。有只是有。春娘說。聽戲罷。兒女事忙不得。愁不作老娘。

麼。說着。小戲唱完。開了軸子。上了羹湯點心。吃了飯。天晚了。才煞臺。點上燈燭。衆官客都散了。衆女客也回去了。月娘留下兩個姑子說因果。唱佛曲兒。坐至起更。衆姐妹回房歇息。西門慶同月娘在上房安寢。月娘乏了。睡至三更。忽然間做了一夢。夢見同春娘藍姐屏姐四人。走至一個所在。甚實幽雅。四人進入裡面。才要細看。只見滿園的樹葉都落了。一道曲河。綠水潺潺。轉眼水都乾了。月娘與屏姐正然發怔。只聽得響亮一聲。又是一陣黑風。把四人嚇得往回裡就跑。門檻子絆了一跤。把月娘一嘴牙都跌掉了。屏姐的一枝玉簪敲爲兩段。嚇了月娘一身冷汗。驚醒了。却是南柯一夢。聽了聽。天交三鼓。月娘叫小玉點上燈。悶坐思量不祥之兆。天明了。梳洗已畢。春娘先來問安。茶罷。月娘將夢景細說一番。春娘說。雖然夢是心頭想。此夢大主不祥。不知應在何時。大家都要小心才好。說着。也就過去了。過了一日。到了八月初一日。西門

二續金瓶梅

第三十八回

五二六

思無邪滙寶

慶一心悟道。叫玳安把鋪蓋搬到學房裡去。不許一個人進去。自此忌了葷酒。上了床。點了一爐香。打開參同契。悟真篇。細細參悟。一連坐了七天。覺得身輕氣爽。白日裡有時也到後邊走走。有日（時）也到書房分派事務。除此之外。再不近婦女。一滴酒也不喝了。閤家稱奇。衆姐妹也無了主意。日月如梭。不覺又坐了兩個七日。官人正然輪睛扣齒。覺似河車轉動。只聽得響亮一聲。滿屋裡長蛇亂竄。說着。上身上來。官人知是魔障。也不理他。少頃。都不見了。又坐到五七上。忽然一陣大風。裹着一個怪物。巨口獠（獠）牙。二目如燈。往着官人亂跳。忽進忽退。要搶道書。西門慶雙手握住。說。見怪不怪。其怪自壞。只見怪物打一個滾。踪影全無。只覺得滿口清香。一個露珠兒滾在腹內。立刻精神百倍。身子就輕了。把官人喜得自言自語。仍就（舊）打坐。畢竟後文如何。再看下回分解。

校記

❶「西門慶」原作「西大官」，據書前目錄改。

第三十九回 散資財日配三姻 大悟覺功成了道

荒言莫敍。

却說西門慶這日下了床。到了上房。與月娘說。這幾日無來看你。我悟得有了效驗了。說着。藍姐屏姐看月娘。大家坐下。官人說。你來得好。別人不懂得。你等大娘還明白這個道理。自古道。苦海無邊。回頭是岸。想人生如同一夢。好夢榮華惡夢貧。若是癡迷不悟。到了那臥病着床。晦（悔）之晚矣。就是你們婦人。也要一心向善。不可失了本來面目。吳月娘好善。自然明白。幾句話把藍姐屏姐醒悟了。說。爹說得不錯。明日我們學行好了。以免一生之罪。官人甚喜。小玉遞上茶來。官人說。他已配了玳安。還有三個大丫頭。今日趁我有工夫。給他們匹配姻緣。也不枉跟我一場。叫天香。請衆位娘說話。把大丫頭都帶了來。天香答應。不多

二續金瓶梅

第三十九回

五三〇

思無邪滙寶

時。衆姐妹都到來。春娘說。叫我們做什麼。官人說。我今悟了性了。丫頭們都大了。不可誤了他們的青春。天有好生之德。配了人。生下子女。也是你們的。我要把楚雲配與春鴻。把秋桂配了文珮。把珍珠兒配了王經。好不好。丫鬟都愣了。惟有春梅倒很願意。說。你說得是。物從主便。挑個日子。叫他們圓了房就是了。官人說。既如此。把他們也叫了來。少時。三人都來了。官人說。我今日作媒。先叫春鴻。把楚雲給了你。又叫文珮。把秋桂給了你。又叫王經。說。把珍珠兒給了你。你們願意麼。三人喜出望外。連忙磕了頭。三個大丫頭心中暗喜。官人叫拿曆書來看。看了。後日上吉完婚。又往春梅說。你把樓上存貯的金銀。叫他們搬了來。我瞧。春娘說。都有賬。看他做什麼。官人說。不必管。自有用處。春娘無奈。叫四個大丫頭同四個小丫頭到樓上開了銀櫃。一封一封的都搬了來。擺了一地。外有金條金葉子。連元寶碎銀子。共有銀二百四十封。金子共一

千二百兩。官人說。拿賬來。楚雲遞上賬目。分毫不錯。官人又說。把金條子留下。金葉子不要。銀子留下一百封。餘銀收回庫內。丫鬟答應。一包一包的收回去了。西門慶說。既要爲善。先要把財帛看如瓦礫。方見真心。這金銀我要濟貧施捨了。免我的罪。餘下的留着你們用度。衆人都傻了。滿心裡捨不得。又不敢言語。只得答應。官人分了些與衆親友。又分出幾分與把兄弟。又分了些捨在玉皇廟永福寺與兩個姑子。餘者的叫玳安到衙門裡要了清河縣花名冊。揀貧苦鰥寡孤獨的。按次勻分了。衆人都來磕頭。又打聽什麼緣故。官人也不見面。說一概不知。諸事已畢。說我要入定去了。頭也不回。揚長往學房裡去了。這裡衆人紛紛議論。都說。咱們爹要瘋了。參不成禪。要鬧個冰消瓦解。月娘說。別扭他。先與丫頭們做鋪蓋衣服首飾。叫他們圓了房好開臉。春娘說。只好如此。也無了法了。把群房收拾三處。叫他們糞崽子。於是春梅承辦。每

二續金瓶梅

第三十九回

五三二

思無邪滙寶

人換了新衣新裙。做了鋪蓋。糊裱洞房。到了第三日。春鴻文珮王經都與衆娘磕了頭。衆僕婦都有分資。小丫頭各有人事。也擺了個小小的酒席。韓二。來興兒。玳安。進福。進祿。周老。劉包。胡秀都來吃酒。還有蔡姥姥。劉婆子。薛嫂。文嫂也來道喜。吃了一日酒。至晚散了。鄭媽媽王六兒如意兒三人打發楚雲秋桂珍珠兒入洞房。小丫頭都來鬧房。也是合盃坐帳。子孫饽饽。長壽麵。諸事已畢。把三個小伙兒關到屋裡。成其夫婦。都是輕車熟路。百樣溫柔。不必細說。次早。仍是三個婦人伏侍三個新人。上了頭。開了臉。打扮得百媚千嬌。另一番春色。與月娘衆姐妹磕了頭。拜了天地。又拜了衆伙伴。衆姐妹賞了拜錢。看着三對小夫妻。粉粧玉砌。倒有趣。月娘點點頭說。這也是月老註定的。非人力所爲。說罷。三對新人回房。不提。單說春鴻楚雲跟了春娘來到樓上。春娘看着眼熱。說。你們可大喜了。二人復又磕頭。春娘叫玉香擺了酒。說。我們也借

個光兒。三人坐下。楚雲與春娘斟了盅。春鴻說。天從人願。若把別人給了我。咱娘兒們就難對坐了。春娘說。好是好。就只你這囚根子不配我們楚姐。我養得水葱兒一般。你這小兔崽子是那裡的造化。我囑咐你一句話。不可壞了良心。忘了我。春鴻說。娘放心。我要壞了良心。天打雷劈。不得好死。春娘大喜。於是放蕩形骸。開懷暢飲。春娘樂了。彈着琵琶。三人對唱。吃得酩酊大醉。率由舊章。三人進房。上了床。脫了衣服。趁着酒興說。我看着你們圓房兒。春鴻答應說。別饞傻了。於是二人顛鸞倒鳳。大作一回。把春娘看呆了。如癡似醉。咬牙忍耐。春鴻裝看不見。春娘急了。把楚雲推開。二人殢雨尤雲。翻江攪海。狂了個不亦樂乎。雲行雨施。自早至未方散。不提。且說西門慶自日配三姻大捨資財之後。又坐了一七。將出了定。只見從天上來了一個仙女。百媚千嬌。異香撲鼻。笑着身邊坐下。也不言語。滿身亂摸。官人那裡按納得住。才要伸手說話。

二續金瓶梅

第三十九回

五三四

思無邪滙寶

忽然心血來潮。不敢動了。少時。不見了女子。只覺六根清淨。二目有了黃光。坐到七七四十九日。覺得身輕體健。心如鐵石。每日存神運氣。內丹已成。覺坐不住了。心中只想名山洞府。海外雲遊。一心無二。萬慮皆空。恐衆人攔擋。把兩套道書包好。揣了些乾糧。到天黑了。悄悄的溜出學房。趁門上無人。走出大門。暗暗繞過大街。來到城門。早已關閉。藏在一個空院破房內。坐了一夜。天明了。才開城門。就混出去。無人知覺。信步由行。撲了正西。飄然而去。走了半日。也不知是那裡。遇見一隻猛虎。嚇得無命的飛跑。跑到天黑。才不見了。有一座破廟。暫且棲身。心中後悔。又不能回去。無奈。拜了佛。渾衣而臥。到了次日。只得又走。只覺寒風透體。凍得渾身打戰。進了一座大山。見有人在那裡烤火。西門慶上前拜揖。也蹲在人叢中向火。有人問道。你往那裡去。官人說。貧道雲遊天下。無一定的去處。那人也不介意。官人向了回火。身上不冷了。拜辭衆

人。又往前走。進了山溝。遍地荒草。只見一條大蟒盤在樹上。嚇了一身冷汗。強行幾步。過了樹林。只聽一陣風響。這大蟒順着草尖飛來。西門慶說。吾命休矣。往前一跑。就掉在一個大坑裡。跌得昏迷不醒。即至甦醒過來。天已黑了。聽了聽。無有動靜。只得在坑內凍了一夜。進退兩難。淚流滿面。天亮了。出了坑。無法。只得又走。走了半日。才出了山。前面一條大河攔住去路。有一個獨木橋長得很。看着害怕。不敢過去。遲疑半晌。說。既要出家。那裡怕得許多。乍着膽子。上了獨木橋。未行數步。失了脚。翻身掉在河內。水深浪湧。手脚扎煞。眼看着命在旦夕。只見上溜（流）來了一隻船。上面一個和尚。把西門慶救上船來。甦醒半日。睜眼一看。不是別人。正是普靜長老。說。善哉。善哉。貧僧久等多時。果然來了。也是你靈根不昧。塵緣已滿。才能逢凶化吉。脫了輪迴。不必久留。跟貧僧上四川峨眉山修真去罷。說罷。上了岸。西門慶拜了老僧爲師。曬乾

二續金瓶梅

第三十九回

五三六

思無邪滙寶

了衣服。二人奔四川的大路。飄然而去。到了次日。春鴻文珮與官人送飯。進了學房。不見了官人。二人慌了手脚。忙來報與月娘衆姐妹。都嚇了一跳。忙到學房裡四下找尋。並無踪影。月娘衆姐妹放聲大哭。都說。可意人兒那裡去了。叫家人前後找了一回。又在外面親友各處找尋。並無下落。驚動了閤城。齊來盤問。都說奇哉怪哉。又在花園內找了一遍。都說無有。春鴻猛擡頭。見牆上貼着個字帖。上前一看。上寫着塵緣已滿歸真去也八個大字。春鴻說。有了。不必找了。春娘說。在那裡。春鴻說。這不是。春娘一看。放聲大哭。說。姐姐。他捨了咱們了。找什麼。月娘說。我看看。揭下來。大家一看。月娘先跌倒了。把藍姐屏姐哭得死去活來。惟黃羞花馮金寶是隨班唱喏。衆人哭了半日。月娘說。事已至此。哭也無益。且回房再作道理。言罷。都到上房。彼此解勸。大丫頭也哭得動不得。定了一會。一日都無吃飯。白日還好。夜晚胡夢顛倒。過了幾日。才略

好些。這日。金寶來看黃姐。二人坐下。金寶說。你可好些了。黃姐說。有什麼不好的。說着。眼圈兒紅了。金寶說。傻妹子。還想他做什麼。他拋了你。我是無良心的人。你我嫁他。原爲一心一計。誰知他口是心非。他既不仁。誰還有義。難道咱們守活寡不成。我勸你另打個主意。黃姐說。依姐。姐有什麼高見。金寶說。咱們最好。論妯娌。你大我小。論歲數。我大你兩歲。才敢多說。俗語說。將軍不下馬。各自奔前程。明人不做暗事。我已有主意。過了這亂張日子。我與大娘說明。仍回院裡去。破着工夫。若接着財主。從了良。就有了靠了。黃羞花說。我比不得你。舉眼無親。可往那裡去。金寶說。死店活人開。難道說你這花朵般的人。愁無個主兒。一句話。把黃氏說動了。說。姐姐真與我好。此話如撥雲見日。在這裡也不是長法。他走了。我才明白了。不用忙。慢慢的再作道理。叫素蘭擺了酒。二人對飲。得意洋洋。越說越有趣。直飲至日西方散。走至半路。遇見文珮。

二續金瓶梅

第三十九回

五三八

思無邪滙寶

說。你往那裡去。文珮說。大娘叫我媳婦做生活。叫我叫他去。金寶笑着唾了一口。說。□殺我了。才娶了幾天。就媳婦長媳婦短。好肉麻。他不是我的丫頭。給了你。就忘了我了。說着。伸手把文珮的耳朵揪住。說。小兔崽子。跟着我走。饒了你這囚根子。就饒了蝎子。文珮只得跟着走。來到樓上。金寶說。許久的不見你。我要問你個底兒掉。你打量有爹在家護着你。他今出了家。你就是失了群的野貓。無了孤老的姐兒。還不哄着我。秋桂與你算了親人了。說得文珮也笑了。說。他算什麼。娘親在前。他親在後。難道爹走了。娘倒忘了我了。一句話。把金寶說動了。說。這小子倒有良心。不枉我疼你。坐下罷。於是叫丫鬟擺了酒。同珍珠兒三人坐下。斟上酒。一遞一口的消飲。文珮坐在金寶懷裡。說。娘想我不想。金寶說。我也不知道。又飲了幾盅。金寶說。這樣喝沒意思。叫丫鬟裡問屋裡在床沿下放一小桌。把菓子擺上。我們躺着吃酒。說罷。三人上了床。脫

了個精光。鑽在被內。復又斟上酒。腿壓腿。一面喝。一面唱。飲至半酣。先是文珮與金寶頑耍。次是珍珠兒倒搬槳。三人纏成一處。如漆似膠。非止一次。文珮乏了。朦朧睡去。金寶那裡肯依。把文珮混醒了。又一大陣。把小伙子治得告了饒。二人還不放手。鬧了個一床雲霧。香汗淋漓。一夜無眠。直狂至東方大亮。三人才起來。梳洗已畢。鄭婆子做了水合雞蛋湯來。每人吃了半碗。才開了門。放了文珮。大搖大擺回家去了。這一來畢竟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四十回 完宿債藍屏爲尼

赴任所團圓重會

閒詩不錄。

話表文嫂聞知大官人出了家。來看月娘。道了萬福。月娘說。叫你惦着。家門不幸。才有這樣異事。文嫂說。大娘怎麼這樣說。小媳婦不會講話。我瞧着倒是好事。常言說。一子出家。九祖昇天。咱老爹出了家。自有好處。月娘說。好是好。就只心太狠了。坐了一會。文嫂說。我還要看看衆位娘去。說罷。到各屋裡請了安。說勸一番。來到黃姐房中。說起官人出家的事。黃氏掉下淚來。說。別人還好。拋得我無倚無靠。後來可怎麼樣。文嫂說。哭也無益了。只好想個萬全之策。黃姐說。我又無有親人。有什麼主意。文嫂說。娘子若不願在此。我倒有個議論。現有個好機會。黃氏說。有什麼機會。文嫂說。你家王三官自從娘子出了門。好不後悔。時常往

二續金瓶梅

第四十回

五四二

思無邪滙寶

我說他想得了不得。至今尙未續弦。前日因歲數大了。無有兒子。託我找個美貌娘子養兒子。我找遍了清河縣。那裡有合適的。娘子若肯回去。你二人破鏡重圓。豈不兩全其美。黃氏說。他如何肯要我。見了我。眼都黑了。文嫂說。他那時出在年輕。如今上了歲數。不像先了。此事交給。我。憑我三寸不爛之舌。管保必成。黃姐說。當真麼。文嫂說。我幾時撒過謊。黃氏說。既如此。就求你了。文嫂說。今日就去。說罷。辭了黃姐。來見王三官。到了招宣府。見了禮。道了萬福。三官說。我託你的事怎麼樣了。文嫂說。我闔城找遍了。無有合適的。不是醜漏。(陋)就是歲數大的。王三官着急說。這可怎樣好。文嫂說。倒有個現成的。怕你不願意。三官說。是誰家的。文嫂說。這個人熟得很。你連骨頭都認得。三官說。是誰。文嫂說。不是別人。是你的小夫人。自從你不要了。他嫁到西大官人家。雖住了幾年。時常往我哭。想你不能見面。病了幾場。如今大官人出了家。拋得

娘子無倚無靠。尋死覓活。你若不忘舊。把他接了來。豈不比別人強。這是我看顧你。還不知他肯來不肯。三官聽了。打動舊情。連說道。好是好。怕他不肯來。列公。王三官若是個有牙爪的人。自然不能點頭。他是個酒色之徒。那裡講什麼禮義。一聞此話。早有二十分願意。說。這件事倒兩全其美。當初原是我的錯。他又無不是。一時酒興不好。輾（攢）了他。至今後悔無及。你若說妥了。重重謝你。文嫂說。你雖願意。說着瞧。於是別了三官。又來見黃氏。笑嘻嘻將一切話說了一遍。黃姐大喜。說。既如此。叫他定日子接罷。文嫂又回覆王三官。說。事雖成了。費了我好少的話。他那裡肯來。叫我將今比古。好容易才點了頭。說這一回要你好生待他。稍有不到。他就往你散了。三官說。不勞囑咐。知過必改。賞了文嫂五兩銀子。不在話下。且說黃氏有了去處。來到金寶樓上。說。姐姐。前日說的。我也有了主意。長安雖好。不是久戀之家。只可從權答便。金寶說。

二續金瓶梅

第四十回

五四四

思無邪滙寶

你往那裡去。黃姐把文嫂作媒一切。細細說了一遍。金寶說。妹妹倒是有主意的。事不宜遲。咱們往大姐姐說明。你先跟了我住幾日。等他來接。叫人家瞧着也好看。咱們就收拾細軟。明日就告辭了罷。主意已定。二人來見月娘。與春娘藍姐屏姐說。他爹出了家。我們都在年輕。守不住。求大娘放了我們。各投生路。感之不盡。衆人都愣了。月娘也無得說。半晌道。此話是真麼。二人說。也是情出無奈。明日就告辭了。春娘說。大姐姐不必爲難他們。二位既然商議定了。咱們也攔不得。就如此辦罷。月娘點了頭。二人道了謝。回房收拾去了。到了次日。春娘叫擺了酒。請了黃姐金姐來與二人餞行。姐妹們痛飲一番。二人要把丫鬟帶出去。月娘攔阻了。叫家人擡出箱籠鋪蓋去。雇了兩乘小轎。二人假捨不得。灑淚而別。後來黃羞花二進招宣府。果然生了兒子。與王三官倒和氣無事。馮金寶自回到院裡。仍做起買賣來。朝接暮送。想要從良。總無一

個合適的。未滿一年。不意得了一個吃血癆症。下部生瘡。肉蟲內蝕。痛癢難當。步履艱難。腥臭難聞。延醫調治。時止時發。做不成買賣了。餘資花盡。才算好了。奈身不由己。氣惱填胸。慾火如焚。把二目急瞎了。成了一個費（廢）人。這是他惡貫滿盈。現世現報。不提。且說月娘送了二人。回來與春娘商議。說。官人出了家。黃氏馮氏鄭媽媽都出去了。現在家無正主。叫人把花園門鎖了。你搬到五娘房裡來。大家才有照應。買賣也收了罷。還開什麼綉緞店。藥鋪也不用開了。把文珮兩口子分給三娘。春鴻你留着使。素蘭分給四娘。珍珠兒我留着。叫口（六）兒王經仍管廚房。胡秀分給四娘代管茶房。你說好不好。春娘說。好極了。我想着也要這等辦法。於是叫玳安來。收起買賣。算清賬目。回話。玳安答應去了。又叫衆家人。把我所有樓上金銀什物。都搬到西廂房裡來。鎖了花園門。一切鋪墊都拿上來。素蘭珍珠兒各歸新主。諸事已畢。各自回房。

二續金瓶梅

第四十回

五四六

思無邪滙寶

再說吳二舅二搗鬼賁弟付來興兒收了鋪子。交割賬目。貨物倒完。本利算清。共合銀二千六百兩。韓二來興兒每人拽了二百兩。共交銀二千二百兩。就勢兒韓二來興兒劉包王經叫玳安回明了春娘月娘。要帶了家小辭出去。月娘說。收了買賣。他們要出去也合理。就只白便宜了王經一個媳婦。叫如意兒王六兒珍珠兒石頭兒都跟了去罷。四個人假捨不得。流了幾點淚。收拾了衣物。與月娘春娘藍姐屏姐磕了頭。跟了二搗鬼來興兒與劉包王經去了。自此倒無事。月娘每日拜佛。春娘藍姐屏姐安居度日。光陰迅速。不覺過了半年。這日。薛姑子王姑子來了。到了上房。與月娘稽首。藍姐屏姐跟了來。月娘說。你們從何處來。二人說。特來與娘們請安。四人坐下。天香紫燕遞了茶。說了些閒話。又講起因果來。才說到三皇姑出家的故事。只見佛堂內海燈亂迸。藍姐屏姐都說。好頭疼。越疼得緊了。小玉紫燕扶不住。坐在地下。二姑子也

忙了。說。想是心不虔。衝撞了神佛。見了怪了。近來我們娘娘最靈。到廟裡燒股香。禱告禱告就好了。月娘說。既如此。快去燒香。與他們念一卷經。自他出了家。我們缺了香火。神佛見了怪。也是有的。二姑子答應。去了半日。復返回來。說。這事奇怪。我們燒的都是蓮花香。從無見過冒黑煙的。定有緣故。你們自己看看求求才好。藍姐也着了忙。叫玳安。快雇轎子。我往廟裡去。屏姐說。三姐姐帶了我去。大家燒股香才好。月娘說。很好。雇上四乘罷。說罷。二人穿了衣服。帶了秋桂紫燕。拿着香。兩個姑子先去了。二人忍着疼。上了轎子。出了城。不多時來到廟前。怎見得。這毘盧庵原是大唐火山王楊滾所建。靠山倚水。是一個古刹名庵。年深日久。霉朽了。東平府捐資重修。公立香火地。立了旗杆。三層大殿見新。東西配殿。鐘鼓二樓。塔院方丈。修理齊整。還有菓園菜園。古柏蒼松。甚是威嚴。兩個姑子帶着徒弟在此焚修。好一個寺院。閒言少敘。藍姐屏

姐下了轎。進入廟內。禪堂裡坐下。淨了手。大殿上拈香。果然不住的冒黑煙。姐妹都無了主意。說。這事真奇怪。無奈拜了佛。見桌上擺着籤筒。藍姐說。香煙不止。未知吉凶。你我何不求隻籤指引指引。屏姐說。姐姐說得是。於是二人跪在神前。手擎籤筒。搖了一會。藍姐求了隻中平籤。屏〔姐〕也求了隻中平籤。籤簿上四句言詞。先看藍姐是何言語。批曰。

夫妻分離日。

出家剃度時。

凡夫如不信。

性命在今夕。

藍姐看了。嚇得目瞪口呆。毛髮悚然。無了主意。又看屏姐求的籤是什麼樣的言詞。批曰。

出門可由己。

回首路途迷。

若問歸何處。

削髮便爲尼。

屏姐看了。心中亂跳。說。這事奇了。此籤明是不叫回去。就此爲尼的話。可怎麼了。藍姐說。天數已定。萬不可扭。我已醒悟了。不知妹妹如何。屏姐說。我也明白了。這是神差鬼使。就此出了家罷。二姑子說。我說必有顯應。果然不錯。且到方丈吃茶。慢慢商議。二人說。還商議什麼。就剃度了罷。二姑子道。也得回明了那二位娘。誰敢作主。藍姐也不言語。滿屋裡細瞧。見床上有把剪子。把心一橫。抓起來先把頭髮鉸了。屏姐說。我要出家。非止一年。今日方遂了心願。奪過剪子來。把頭髮也鉸了。叫玳安胡秀。你們把丫頭們帶回去。說我們出了家。不回去了。都不要。只把鋪蓋念珠送了來。秋桂紫燕那裡捨得。放聲大哭。藍姐說。此乃天定。只當我們死了。哭也無益。快回去罷。不然。我就碰死了。丫鬟說。爹娘都出了家。我們可靠誰。說着。淚如雨下。屏姐說。我們都鉸了頭髮。難道還回去不成。不必多說。回家去罷。二人無奈。眼淚汪汪。跟着玳安胡秀回家。

二續金瓶梅

第四十回

五五〇

思無邪滙寶

去了。四人跑到上房。見了大娘春娘。說了不得了。三娘四娘往毘盧庵燒香。求了兩隻籤。不知什麼緣故。把頭髮都鉸了。出了家。不回來了。月娘春娘聞知。好似涼水澆頭。木雕泥塑。半晌說。此話真麼。丫鬟說。誰敢說謊。二人聽了。掉下淚來。說。四娘還猶可。三妹妹出了家。夢想不到。說着。放聲大哭。楚雲小玉勸解半日。才住了聲。月娘說。快雇轎子。咱們瞧瞧去。玳安說。三娘四娘說了。什麼也不要。叫把鋪蓋念珠送了去。春娘說。如此說。也難勉強了。叫楚雲拿廿封銀子。二位娘應用的衣服。我們帶了去。說着。轎子來了。丫鬟們都要跟了去。月娘說。叫他們見見也好。二人坐了轎子。往毘盧庵來。不一時。到了廟裡。下了轎。丫鬟侍女跟入裡面。就看見藍姐屏姐。月娘春娘抱頭痛哭。二人也無了主意。二姑子勸了半日。才住了聲。說。妹妹好狠心。怎麼三不知就捨了我們了。藍姐說。非出本心。此乃天定。也是無奈。春娘說。都出了家。我們靠誰。不成世

界了。大家坐下。見二人把頭髮鉸了個精光。事無挽轉。叫丫鬟每人奉上十封銀子。以作香資。二人不收。說至再四。方才收下。又說了些戀戀不捨的話。藍姐說。你們回去罷。只當我死了。月娘春娘那裡捨得。大放悲聲。衆丫鬟都哭起來。屏姐說。你們不走。我立刻碰死。衆人無奈。橫了心。說。我們去了。屏姐藍姐灑淚而別。後來藍姐屏姐苦修一世。壽活九十。坐化了。成了正果。不提。月娘春娘來到家中。發了半日怔。月娘說。咱們此處住不得了。依我說。先差人報與小大官。你我投他去罷。春娘說。好主意。即差了進福進祿。修書一封。領了路費。上泰安府去了。這裡月娘請了喬大戶來。將房產鋪戶送了親家。說了備細。大戶也愣了半晌。說。辦得好。我也不推辭。他們都出了家。二位有個倚靠。我也放心。看看曆書。定日子罷。春娘看了。定於本月廿日起程。又說。東西不少。得多少馱子。幾乘轎。大戶說。不用費心。交給我。說罷。告辭去了。親友聞知。都來

二續金瓶梅

第四十回

五五二

思無邪滙寶

瞧看。吳二舅差大妗子二妗子送禮。說。原要請過去。不方便。着我們瞧來了。春娘道了謝。兩個妗子要回去。月娘苦留不住。回去了。又有謝希大常峙節湊了分資。買禮差人送來。都收下。道了謝。過了兩日。喬大戶辦妥了馱轎馱子。親身來請月娘春娘吃酒。春娘說。太多禮了。我們還要去呢。於是大戶先回了家。月娘春娘帶着丫鬟往大戶家來。大戶娘子迎進上房。搭了桌子。大家坐下。上了南北碗菜。把酒來斟。大戶娘子道。今日同不得往日。二位親家一去。不知幾年才見。可要多吃幾杯。二人先道了謝。說。我們是不得已而爲之。他們出了家。我們也過不來。只可投到任所才像事。說着。又巡了酒。敘說三娘四娘出家的話。嘆息一會。拿上飯來。上了羹湯點心。吃了飯。春娘說。我們要告辭了。日子近。事情多。到任再寫書信罷。大戶娘子苦留不住。二人回家去了。一宿無話。次日。春娘叫家人收拾衣物細軟。打了包。請了神主佛像。裝了木匣。餘

物裝了四十幾箱。一切鋪墊被褥。不計其數。查明白了。月娘春娘坐了轎子。帶着丫鬟來辭藍姐屏姐。到了毘盧庵。見了藍姐屏姐。都是僧衣僧帽。不由得掉下淚來。到禪堂坐下。妙鳳妙趣獻了茶。春娘說。二位娘出了家。我們此處住不得了。我們商量着投了小大官去。今日看看二位娘。後日就起身了。有什麼帶的信。我們帶了去。藍姐說。我們出了家。還有何貪戀。不過替說出家的緣故。叫丫頭好生過罷。說着。淚流滿面。屏姐也哭了。月娘春娘都哭起來。二姑子再三解勸。說。二位娘只管放心。三娘四娘有我們呢。萬不能受累。那些不到。聽見了。叫小官人追了我們的度牒。春娘說。如此我們才放心。就只實難割捨。說着。天黑了。二人只是坐着。藍姐說。你們要起身。也不能送你。就拜別了罷。二人無法。眼淚汪汪。與藍姐屏姐對行了禮。灑淚而別。回到家中安寢。不提。到了廿日。閤家忙亂。家人僕婦一齊動手。上了馱子。扣備鞍馬。月娘春娘帶

二續金瓶梅

第四十回

五五四

思無邪滙寶

着兩個娃子上了馱轎。丫鬟僕婦上了馱轎。家人安童上了馬。圍隨着出了城。到了永福寺。有堂客在那裡送行。戀戀不捨而別。又走了幾里。到了十里亭。衆親友久等多時。領了酒。月娘說。後會有期。趕路了。一齊上了轎馬。玳安引路。前呼後擁。赴任去了。後來西門孝探母。月娘受了封誥。春梅受福。喬大戶攀親。二人撫養幼子成名。不表。一部三續金瓶梅完結。全始全終。有詩爲證。

夙緣了却萬慮空。

向善回心在卷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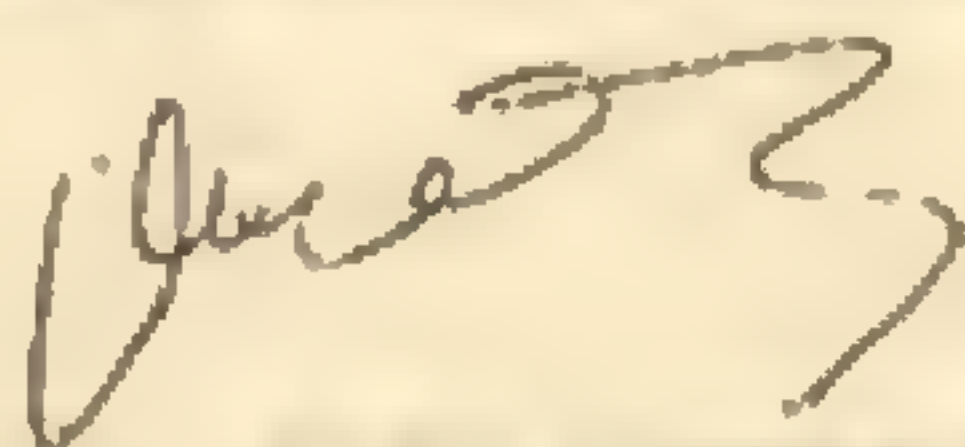
二降塵寰人不識。

倏然悔過便超昇。

AUTORISATION DE PUBLICATION

Je soussigné, Michel CARTIER, responsable de l'URA 1067 ("Études historiques et littéraires chinoises") du CNRS (Centre National de la Recherche Scientifique)-FRANCE-, déclare autoriser, Taiwan Encyclopædia Britannica Books Co., LTD, à publier la collection de romans érotiques des Ming et des Qing (cinquante titres), dont le travail de compilation et le travail d'édition ont été réalisés par M. CHAN Hing-ho, chercheur au CNRS, et membre de l'URA.

S'agissant des conditions d'édition, elles seront définies par contrat.



Michel CARTIER Res
A Paris, le 19 Septembre 1994

授權書

本人以法國國家科研中心中國文史研究組(l'URA1067--C.N.R.S.)負責人名義，授權臺灣大英百科股份有限公司，出版由本研究組成員，法國國家科研中心研究員陳慶浩先生所主持編纂之《明清艷情小說叢書》(計五十種)。出版問題，依合約規定辦理。

法國國家科研中心中國文史研究組
(l'URA 1067-C.N.R.S.)

負責人

賈永吉

1994年9月19日

思無邪滙寶

編輯顧問／

杜德橋 Glen Dudbridge (英) 牛津大學中文系講座教授
韓南 Patrick Hanan (美) 哈佛大學東亞系講座教授
侯思孟 Donald Holzman (法) 法國漢學研究中心前主任
夏志清 C.T. Hsia (美) 哥倫比亞大學榮譽教授
伊維德 W. L. Idema (荷) 萊登大學漢學研究所教授
雷威安 André Lévy (法) 波多大學中文系教授
劉世德 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文學研究所研究員
龍彼得 P. van der Loon (英) 牛津大學榮譽講座教授
馬幼垣 Y. W. Ma (美) 夏威夷大學東亞系教授
班文干 Jacques Pimpaneau (法) 國立東方語文學院教授
蒲安迪 Andrew Plaks (美) 普林斯頓大學東亞系教授
李福清 Boris Riftin (俄) 俄國國家科學院通訊院士
波多野太郎 Hatano Tarō (日) 橫濱大學榮譽教授

吳曉鈴

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文學研究所研究員

主編／

陳慶浩 法國巴黎大學博士
法國國家科學研究中心研究員
王秋桂 英國劍橋大學博士
清華大學社人所·歷史所教授

校閱／

王三慶 成功大學中文系教授兼文學院院長
王國良 東吳大學中文系教授兼主任
沈津 哈佛大學燕京圖書館善本書室主任
李豐楙 中央研究院文哲研究所研究員
林明德 輔仁大學中文系教授
胡萬川 清華大學中語系教授
鄺阿財 中正大學中文系教授

執行編輯／

陳益源 中國文化大學中文系副教授

三續金瓶梅 八卷四十回／（清）訥音居士編.--
初版.--臺北市：臺灣大英百科，1995 [民84]
冊： 公分.--(思無邪滙寶；34-35)
ISBN 957-8592-46-9(上册：精裝).--ISBN
957-8592-47-7(下册：精裝)

857.48

84011432

思無邪滙寶（叁拾伍）

三續金瓶梅（下）

發行人／葉貴英

總經理／葉松田

主編／陳慶浩・王秋桂

執行編輯／陳益源

編輯／吳秀梅・羅文翠

美編／孫秀琴

校對／李美黛・薛淑敏

封面製作／里安工作室

編輯製作／成易圖書公司

出版發行／台灣大英百科股份有限公司

巨英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台北市復興北路2號A棟14F

電話／(02)7730868

傳真／(02)7764299

排版／正豐電腦排版有限公司

印刷／印匠企劃設計有限公司

裝訂／偉仁裝訂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律顧問／台英國際商務法律事務所・羅明通律師

登記證／行政院新聞局局版臺業字第141號

初版／1996年1月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全套定價：41200元

ISBN957-8592-12-4(一套：精裝)

ISBN957-8592-47-7(單冊：精裝)

思無邪滙寶。思無邪滙寶。思無邪滙寶。思無邪滙寶。思無邪滙寶。
思無邪滙寶。思無邪滙寶。思無邪滙寶。思無邪滙寶。思無邪滙寶。
思無邪滙寶。思無邪滙寶。思無邪滙寶。思無邪滙寶。思無邪滙寶。
思無邪滙寶。思無邪滙寶。思無邪滙寶。思無邪滙寶。思無邪滙寶。
思無邪滙寶。思無邪滙寶。思無邪滙寶。思無邪滙寶。思無邪滙寶。

[illegible]

